

黔东南 绘画

杨越山，男，侗族，生于七十年代初，贵州天柱人，出身绘画世家，自幼师从父亲杨念一（全国著名少数民族画家，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绘画。九十年代毕业于高等院校美术系油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黔东南州文联工作至今。

1、一九九一年美术作品《家乡》在黔东南首届职工青年文化艺术节中荣获美术组三等奖。

2、一九九四年油画作品《苗女》参加黔东南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中荣获三等奖。

3、一九九七年油画作品《世界》在黔东南州迎香港回归祖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荣获一等奖。

4、同年该作品参加贵州省迎香港回归祖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荣获三等奖。（该作品被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收藏）

5、二〇〇二年油画作品《阿婢出嫁》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二届民族文艺创作奖评比中荣获三等奖。

美术作品多次在州内、省内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



《远方》

杨越山

ISBN 978-7-5126-5647-5



9 787512 656475 >

定价：10.00元

杉乡文学

二〇一九年

第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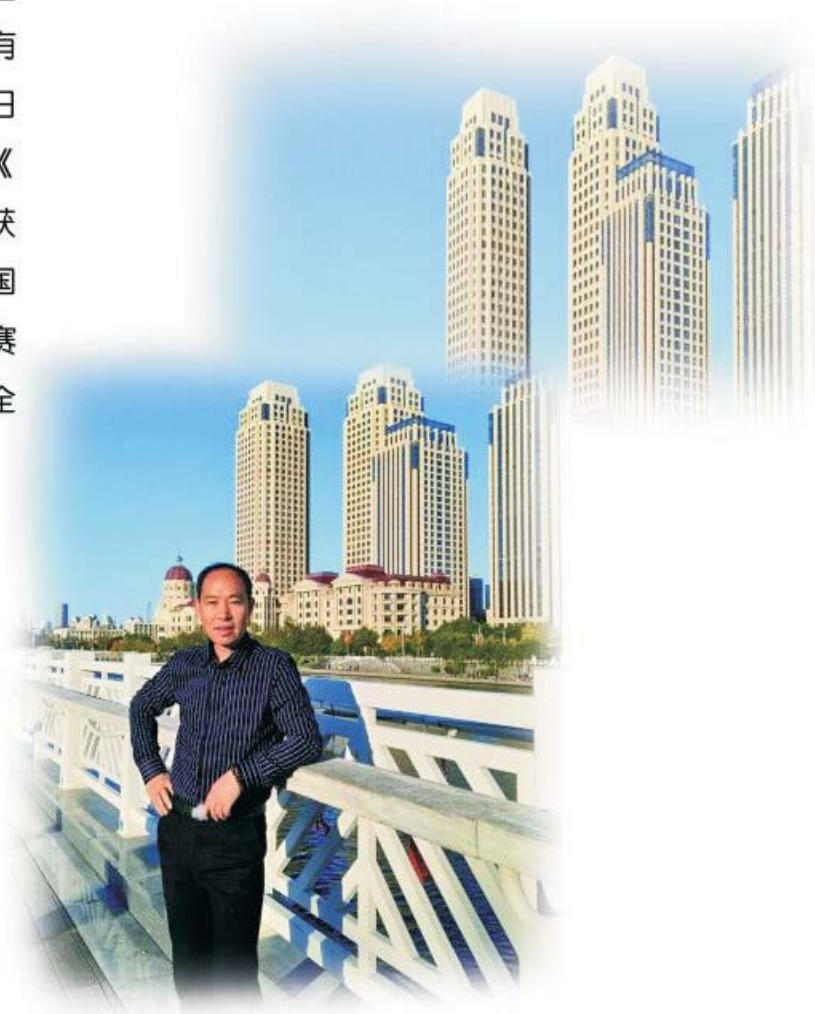
- 邱力 斗鸡的父亲
- 巴文燕 巴文燕的诗
- 李家禄 菜园子生长的美好生活
- 杨芳兰 起舞的雪（外一篇）

杉乡文学

2019.10

黔东南 作家

杨正发笔名牧村、西村，男，壮族，锦屏人，现居凯里市，州作协会员，九十年代开始写诗并获全国性诗歌大赛奖。有作品发表于《贵州日报》《贵州诗人》《杉乡文学》等，获2018年盈科杯“中国天眼”全国诗歌大赛三等奖，诗歌入选全国各种诗歌选本。



我州三作家出席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本刊讯 10月14日，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姚瑶、石庆慧、陈永忠3位作家出席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自1980年以来，先后召开了五次，本次会议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姚瑶、石庆慧、陈永忠3人分别由中国电力作家协会、贵州省作家协会及鲁迅文学院推荐。近年来，三位作家非常勤奋，创作成果丰硕，作品颇具实力。

姚瑶，侗族，贵州天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目前就职于凯里供电局，著有《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侗箫与笙歌：一个侗族人的诗意生活》等多部，多件作品发表于《诗刊》《民族文学》《山花》《光明日报》等，获贵州省尹珍诗歌奖等奖项，有作品入选《新

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等多个选本。2007年出席第六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

石庆慧，笔名庆子。女，侗族，贵州黎平人，当过老师、乡镇干部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期少数民族班学员，2018年出席第八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朔方》《青海湖》等杂志。有作品收录《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等多个选本。出版小说集《村庄之下》。

陈永忠，侗族，贵州三穗人，贵州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和第三十七届高研班学员。有文学作品发表《民族文学》《广西文学》《西藏文学》《绿洲》《厦门文学》等刊物。（蔡兴文）



陈永忠（左）、石庆慧（中）、姚瑶（右）3人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会场合影留念。



杉乡文学

主 办：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 办：黔东南州文联作家协会

2019年第10期

文学顾问(刊名题字) 叶 辛

名誉主任 潘玉凤

主 任 李文明

副 主 任 周忠良 王绍帅

白 芬 龙 辉

陈明春 孙红莺

黄万鑫

编 委 陈 亮 杨秀刚

杨 村 欧阳克俭

余 敏 姚 瑶

李家禄 石新民

龙 艳 莫子北

潘兴盛 杨子建

王先明

栏目编辑邮箱

小说(莫子北):460505876@qq.com

诗歌(陈 亮):470687516@qq.com

散文(潘兴盛):394119247@qq.com

非虚构关注、评论、封一到封四(王先明):

3248422157@qq.com

目 录

非虚构关注

080 盛世阅兵砺初心 / 吴泰江

小说之门

004 斗鸡的父亲 / 邱力

013 清莲浊染 / 石庆慧

024 过山谣 / 姚治彪

039 小城阿哥四题 / 罗安圣

诗歌手册

044 巴文燕的诗 / 巴文燕

047 鲁海的诗 / 鲁海

049 杨正发的诗 / 杨正发

052 曙光之城(组诗) / 姚瑶

散文经纬

- 056 菜园子生长的美好生活 / 李家禄
063 老屋 / 文晓东
068 加榜秋行 / 伍名槐
070 光影里的父亲 / 张晓华
074 高东在时光中的背影 / 杨秀灼
078 瓮水长歌(组章) / 向迅

杉乡作家三人行

- 086 起舞的雪(外一篇) / 杨芳兰
090 师弟刘燕成 / 杨桂梅
092 山村野菌 / 杨蕾

理论空间

- 094 深重的乡土家国情怀 / 罗义群

封二 黔东南作家 杨正发

封三 我州三作家出席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 / 蔡兴文

封四 《远方》 / 杨越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据数

杉乡文学 / 黔东南州文联主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11

(秋思雅韵 / 邓秀琼主编)

ISBN 978-7-5126-5647-5

I. ①杉… II. ①黔… III. ①中国

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IV. ①I218.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17)第 257874 号

主 编 陈 亮

执行副主编 王先明

副主编 莫子北

主办 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 黔东南州文联作家协会

邮发代号 66-161

订阅发行电话 15870225516

0855-8231871

广告经营许可证 5226000405-010

邮政编码 556000

地 址 贵州省凯里市环城北路 54 号

印刷单位 贵州省圣鹏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10 元

斗鸡的父亲

■ 邱力

父亲出来后,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几乎把他忘记了。有一天晚上,几个在母亲的夜市摊吃喝的熟人,借着酒意胡吹乱侃。其中一个叫李春的,冲母亲嬉笑着说道:“月娥妹子,姜哥已经回来了,听说在养斗鸡哩。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现在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吗?”母亲把一条正在炭火上烧烤的鲤鱼翻得噼啪作响,头也不抬地说:“别跟我提这个陈世美,他是死是活,关我屁事?”可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一个电话就打到我上班的镇郊印刷厂,说你爸回来了,你就不去看看他是死是活啊?好歹他也是你爸。要我无论如何回家一趟。我只好向厂里请了假,搭班车回家。

算起来,加上父亲入狱的三年时间,我们竟然有八年没有和父亲见面了。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和我们,这辈子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谁也别指望谁过日子。很久以前,我记得父亲每个月还给我和妹妹汇生活费。一共 2000 块钱。月初按时打到母亲的农村信合卡上。有时候,父亲会委托熟人

捎带给我们。比如李春。李春一直是父亲的跟班。先前在镇上办厂开公司,李春都唯父亲马首是瞻,跑前跑后地忙活。父亲后来去县城拓展市场,李春也跟着去了。凭父亲的能耐,不到两年时间,就把市场拓展壮大了。不知怎么的,李春却被父亲辞退,一个人灰溜溜地回到了小镇。让镇上人刮目相看的是,我和妹妹还有母亲的命运和李春一样,不久也被父亲“辞退”了。所有人都知道,父亲去县城后当上了陈世美,有了自己崭新的家庭。母亲硬气,在财产分割条款上只要了镇上的老宅,至于父亲在县城的财产一概不问。我和妹妹由母亲抚养,父亲每月支付我们的生活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完字,母亲说:“姜自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辈子我们缘份了啦。”大概母亲没有想到,八年后,父亲会一败涂地的重回故里。父亲的失败八年前其实就有了征兆。那时,我读初三,成天想的就是初中一毕业就去广东浙江一带闯荡。因为父亲的缘故,我浑身都憋着一股劲,梦想一旦闯荡出点名堂后,马上杀回县城找父亲。站在这个所谓父亲的男人家里,历数这个男人的种种罪状。然后转身将一个骄傲的背影留给这个男人和他的老婆儿子。我在教室里梦游时,没想到父亲打给我们的生活费忽然会短斤少两。刚开始少了1000元。又过了几个月,才打来800元。母亲急了,去问李春咋回事。母亲一直没要父亲的电话,更别说添加微信之类的了。当初母亲是嫌看到父亲的姓名恶心,现在好了,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更是给自己增添了烦恼。李春说是父亲的公司运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还面临一系列的官司。但这也不至于克扣我们的生活费啊,起码我们也是这个男人亲生的吧。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费彻底没影了。李春说,父亲的官司输了,判了三年。三年来,我们一次也没去探过监。父亲之前本来就像不存在似的,现在,生活费这根连接我们之间的纽带断了,父亲就更加不存在了。因此,当母亲突然心急火燎地要我回家,

命令我立马去夕街老城区找到父亲,看他过得如何,顺便要回我和妹妹的生活费时。我感到不解和别扭。母亲怎么会知道父亲住在夕街呢?看母亲那神情,倒像是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甚至想亲自赶到夕街一样。

二

事情就是这样,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只得带着妹妹前往夕街,去看望阔别八年的父亲。说看望是假话,之所以去夕街,其实是想当面质问这个名叫姜自力的男人。八年前,他为何不辞而别,独自跑到县城去享福。我对被父亲狠心抛弃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心中充满恨意。

夕街像条被人甩掉的臭虫,瘫倒在镇南边一角。狭窄的街道两侧排列着灰扑扑的房屋。菜摊摆在了人行道上,行人走在马路边上,呼喝声鸣笛声响成一片。夕街两旁围墙破败,墙头狗尾巴草长势凶猛。这里的原住民,大多到外面买了新房,将老房出租或出售。租客南来北往的都有,走马灯似的换。母亲打听到的消息是,父亲租了红砖楼房的一楼,楼外有扇歪斜的铁门,门锁锈蚀。我和妹妹在街尾寻找到了这栋装有铁门的红砖房子。进入大铁门后,就听到鸡叫声,嗓音沙哑干涩,不像普通下蛋的母鸡和打鸣的公鸡。鸡叫声中还夹杂着一个人低沉的吼声,似乎是在训斥什么。再往里走,就见最后一个楼房单元的院子里围了一圈一米多高的铁丝网,一个身穿迷彩服的矮瘦男人正在张开双臂追撵五六只斗鸡。斗鸡的腿上绑着沙袋,自胸脯以上裸露着红而粗糙的皮肤,小眼精光四射,一副脸红脖子粗谁都想扑上去咬上几口的凶狠样。

我问那个撵斗鸡的男人:“姜自力在吗?”男人一顿,扭脸望着我,“哟,是小波小燕。咋找到这儿来了?”我有点儿不认识父亲了。父亲以前齐刷刷的板寸头现在乱成了鸡窝,以前嘴唇上那道像隶书一字的胡子现在成了一团乱麻。一

阵风吹来,身上那件不知从哪儿找来的迷彩服,空空荡荡,像披着麻袋片。“进屋坐坐?”这句本是邀请我和妹妹的话,说出来却充满了迟疑。屋里没什么好坐的。所有东西都是旧的,大概是房东留下来的吧。“快拿着,尝尝。”父亲抓了几个干瘪的椪柑硬塞在我和妹妹手上。他的手指和椪柑一样干瘪,又像年老体弱的鸡爪子。妹妹的嘴撇了撇,悄悄拽了下我的衣襟。我不是来畅叙父子情的,是来要我们的生活费。我于是将椪柑放在桌上,没好气地说:“是妈要我们来的。要生活费。我的不用给了,小燕读初二,你得给。”父亲愣了下神,转身到里屋去。一会儿,捏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出来,递给我,顺势轻轻抚摸了一把妹妹的头,“先拿这点儿,不晓得今天你们会来。我才出来,以后会多给点的……啊。”父亲最后这个“啊”既像是给我们一个承诺,又像是安慰自己。我瞥了一眼那几张钞票,最多也就600块钱。看来他真是今非昔比了。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父亲的重逢,每次都是冲着他大吵大骂一通,然后拔腿就走。现在父亲真的站在我面前,我的双腿沉重,抬不起来,跟着鼻子忽然一酸。父亲递支蓝黄给我。这种烟5元一包,味冲。我兜里的烟是磨砂黄,12块一包。想了想,我掏出烟,递一支给他。我们互换着抽。

“工作了吗?小波。”

“算是吧。”

“就在镇上?”

“镇郊的印刷厂,十里坡。”

“不走远也好,多接触下社会……也好。小燕都初二了,真快啊。”

“你养斗鸡?”

“帮人养的,顺带帮着训练。”

“还以为你重操旧业呢?”

“……你妈还好吧?”

“还行。就是累多了头发晕,晕倒过几回了。”

“那要注意了。年龄不饶人啊……”

我不再作声,将烟摁灭。对父亲现在的状况,我心里发软。一想到过去那么多年,他在我们的生活里形同虚设,又硬了心肠。这个名叫姜自力的中年男人,稀疏的眉毛末端支棱着几根长寿眉,眼袋悬吊,整个皮囊又干又松往下垮,唯有望着我的目光是湿润的。都说我跟父亲长得像,但我不敢想象,若干年后,我会长成这么一副模样。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不觉就到了正午。父亲搓着双手,执意要请我和妹妹去下馆子。“不远,出院子往左几步就到了。反正你们回去也要吃饭。啊。”刚才说了那么多话,坐了那么久,已经违背来时的初衷。现在要走,有点儿不尽人情。我在满屋浓烈的烟雾中闷头想了想,答应了父亲。出门时,父亲将院子里的两只斗鸡带到另一间房内,一只放进一个直径约80公分的铁笼子里,一只放在笼外。地上铺着层细沙,边上有水和食物。关上房门出来,父亲说:“这两只过段时间要比赛,让它们先跑跑笼。”

父亲喜欢玩斗鸡我是从小就耳闻目睹的,但他落到如今这种田地还在玩斗鸡,就有点儿奇怪了。在鸭镇,曾经风靡一时的斗鸡让这个偏僻小镇名声大振。那时候,家中男人饲养几只拿得出手的斗鸡,如同女人衣柜里备有几套能穿得上街赴宴的名牌服装。斗鸡的斗性赋予了鸭镇男人们身上的血性,鸭镇男人除了喜欢斗鸡,还尚武成风,好勇斗狠。传到父亲们这一辈,鸡种更优良,排场更大。在原有的斗性血性上又推陈出新,浓墨重彩地增添了赌性。老早就耳闻谁家玩斗鸡输了一栋房子,谁家玩斗鸡又输了一个老婆。玩斗鸡的人下注越下越凶,两只眼睛比斗鸡还血红。斗鸡赌博流传至今,已进入“地下”,听说大佛山赌风最盛。政府部门多次下文取缔斗鸡赌博,但屡禁屡赌。只是从原先下明注变成下“暗花”,就是原先朝场子里扔现金变成用砖瓦石来代替现金。砖瓦石的价码与万千百相当,一块砖等于一万元,一片瓦等于一千元,一粒石子等于一百元。你若是在大佛山上看斗

鸡,看到一些人面前摆着砖瓦石千万别去乱动,那可是人家下的“暗花”。小时候,见过父亲在家中院坝训练几只斗鸡,撵得斗鸡张牙舞爪地满院坝疯跑。那些斗鸡甚至比我和妹妹还要得父亲宠爱。家中的鸡蛋、牛肉和钙片等,父亲首先考虑的是宝贝斗鸡,其次才是我们。母亲管不了,任随父亲耍。镇上每月都要举办“斗鸡王”争夺赛,以鸡会友。选拔出来的“斗鸡王”会四乡八寨地巡回比赛。每每比赛的消息即时传达到镇上,整个镇子的人们都跟着热血沸腾。要知道,鸡镇男人莫不以拥有一只“斗鸡王”为荣。鸡道即人道。人以鸡贵。一旦在斗鸡比赛中独占鳌头,那饲养斗鸡的男人走起路来就像只斗鸡王趾高气昂。年复一年,父亲一直东游西逛地以鸡会友。就在大家都认为父亲会以斗鸡作为自己奋斗终身的事业时,他却突然改弦易辙,经营起了镇上第一家砖瓦厂。然后又经营门窗、室内外装修。父亲带着人马去县城打拼时,留给镇上人的是一个前程远大的男人背影。父亲人生的转折以及他的发迹,对于镇上人和我,始终是个谜。也许母亲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她多年来一直守口如瓶,这和她凡事喜欢到处广播的个性截然相反。

初中毕业后,我跟随一伙前往深圳打工的同龄人,准备拿自己的青春赌一把虚无缥缈的明天。母亲带着妹妹跑到火车站,在隆隆驶来的火车声中,一把夺过背包,将我拦截下来。看着母亲哀求的眼神,我只得留下,到镇郊十里坡一家印刷厂干活。母亲说:“艺不压身。与其在外面晃荡,不如在家里学点东西把饭碗端稳。别捡根捡种的像你那个王八蛋爹!”我答应了母亲,但脑后的反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找个机会,逃离这个整天弥漫着刺鼻油墨味和机器噪声的地方。十里坡位于镇郊,这些年,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厂雨后春笋一般生长出来。我呆的这家印刷厂老板有点门道,脑袋瓜子灵光。接的活儿不断档,有盗版北京海淀区学生教辅资料、有“庄稼

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氮肥包装袋、有“全民动员,消灭蟑螂”的爱卫运动宣传报。机器每天都能吃个饱。可我们就累得半死了,逢机器故障或完成任务,好不容易空闲下来,我就和工友们把抽烟喝酒锻炼得颇为可观。在附近闲逛时,无意中发现有村民玩斗鸡。一下子,我像是找到了知音,从伙食费里省下钱,买了两只斗鸡,在厂区食堂边养着。学小时候父亲的样子,照葫芦画瓢地训练。觉得差不多了,就找人比试。输赢不大,多是一包磨沙黄一瓶青醇,现金最多二三十块钱。大概我血脉里继承了父辈们喜爱斗鸡的基因吧,每次比试,都赢多输少,兜里便有几文零敲碎打的闲钱,在十里坡玩斗鸡的圈子里,也算是浪得虚名。这些年,幸亏有斗鸡陪伴,要不这日子不知如何挨得下去。这样混着,先前梦想去外面闯荡的雄心也渐渐灰淡了。因为成天这样混,女朋友谈一个吹一个。本来就是谈着要的,干脆不谈了,省得麻烦。

午饭在夕街口一家“江西瓦罐汤”吃。父亲看来是常客,落座后和老板打招呼,老板瞟了我一眼,说:“一看就是你儿子。”父亲向老板竖起大拇指。我们要了几个炒菜,回锅肉、酸菜豆米、肉沫茄子、蒜泥白菜等。炒好,父亲全部倒在一锅里,说这样搞成一锅香,比火锅便宜。啤酒要了四瓶。我和父亲各自拿了一次性塑料杯倒酒,先闷头干掉一瓶。再看父亲,眼神比刚见到时要灵动许多。相互望望,倒满一杯,捏着杯子碰。碰不出半点声音,仰头干了。又倒满一杯,挟口菜,再次举杯相碰,啤酒沫溢出来,仍然碰不出半点声音。这餐饭吃得七荤八素,又要了两瓶,我说:“你在帮谁养斗鸡呢?”父亲说:“李春,你应该认识。”我说:“李春?不是以前跟你跑腿那个?现在他开个公司,人模狗样的了。”父亲说:“以前他是条狗,现在还是。”我说:“狗也好,人也好。你还不是给人家养斗鸡?”父亲说:“别提他了。只是暂时的,来,喝酒。”后来就找了些无关痛痒的话来说,听上去很奇怪,似乎是别人在说话,

瞬间便被馆子里嘈杂的人声淹没。

回家时，天近傍晚。看见母亲正在准备摆夜市摊。镇上摆夜市摊的小贩里，数母亲摆得最早，收得最晚。当初母亲离婚所得的唯一财产，那所老房子，现在改成了一间临街门面。两年前，我们家这所老房子，曾经是镇上最热闹的麻将馆，母亲是全镇最受牌友喜欢的“麻婆”。她的馆子每天晚上有一顿吊人胃口的夜宵。夜宵花样颇多，有甜酒糯米粑、肉沫榨菜面、排骨汤米粉。牌友们在桌上鏖战半夜，嘴里早就淡出鸟味来了。这时候，来一碗母亲刚刚煮熟的夜宵。光是闻着那碗上蒸腾而起的香气，就足以赌兴大发，下半夜赌运保准亨通。在麻将馆，庄家抽“茶水钱”，还有卖夜宵的收入，母亲靠一己之力支撑起了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后来，从省城到县城再到镇上，都掀起精神文明建设热潮。不允许开麻将馆。这股热潮来势凶猛，很快将母亲希望能蒙混过关的美梦摧毁。一伙牌友建议母亲，你搞的夜宵香了一条街，不如改行摆夜市摊算了。将就原先的门面，向外拓展出一个摊位，配备齐全若干家什，母亲的夜市摊就摆起来了。慢慢地，鸭镇夜市街“月娥绝味烧烤大排档”的招牌就亮堂堂热火了。

三

光顾母亲夜市摊的回头客中，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人是李春。

李春这个人，怎么说呢？先前一直是父亲的左右手，不到半年就回到镇上。也不找正经事情做，老爱往母亲的麻将馆钻。他倒是不白来，经常吆五喝六地带些牌友来捧场。母亲后来摆夜市摊就是他出的主意，工商执照啊卫生许可证啊这些手续都是他跑下来的。按理说，李春是个热心肠，感谢还来不及哩。可我和妹妹就是瞧他不顺眼。远的不说，就说现在吧。现在李春是一副正走在小康路上的嘴脸。他的腋下夹着个老

板手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开着辆黑色商务别克。我想不明白的是，父亲怎么会沦落到帮李春养斗鸡的地步？

这天晚上，李春又来了。

“月娥妹子，去看姜哥了吗？”李春眉开眼笑的，好像父亲现在过的日子让他很开心。

“问小波，他才看回来。”母亲埋头在摊子上，忙着摆放烧烤的肉串蔬菜一大堆东西。

“哟，小波今天在家啊。来，和叔喝两杯。”跟李春一起来的几个人拉凳子邀我过去。

我想了想，坐下来。

天一黑尽，夜市街就被摊主的吆喝以及食客的喧哗照亮了。整条街面全是大红帆布扎成的摊位，像人造的一组蒙古包布景。这些大红的“蒙古包”是一簇簇燃烧的野火，把黑沉沉的夜晚烧得彤红。今天例外，母亲没有要我站在摊位前和其他人一样扯着嗓子喊客，那样子真像是个要饭的。有几次被我的几个女同学撞见，简直让我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她默许我跟李春一伙平起平坐开始吃喝。酒过三巡，我问李春，“叔，姜自力那几只斗鸡是帮你养的？”李春一笑，轻轻拍了下我的头，“没大没小，连爸都不会叫了。是我请你爸帮忙养着玩的。”我说：“你现在也玩斗鸡？”李春又一笑，“镇上男人谁不在玩啊？再怎么玩，也玩不赢你爸。”我说：“他？都日落西山了，还玩个毬？”一桌人都点头，同意我的说法。李春嗤了一声，满脸不屑，趁着酒兴，滔滔不绝地说了前不久的一件事。

几个月前，李春和人约好在大佛山玩斗鸡。那人是他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两人明争暗斗多年。明摆着的，这次是想把桌面上的输赢用玩斗鸡来分个胜负。玩三局，输家在“聚福楼”摆十桌。赌的不是钱，是气。输了，气就泄了。以后在街上碰面，输家都得低头绕着赢家走。李春带着自己训养的三只斗鸡上山，等了半天，不见那人来。催那人，手机里的声音像含着棉花，支支吾吾的。人和鸡的斗志随着日头偏西，逐渐变得萎

顿。李春气极，跺了跺脚，要下山。那人却带着几个手下抱着斗鸡，满脸歉意地赶来了，见面就赔礼道歉。李春正要可以说可以开始了吧，见那人的三只中原斗鸡，比起自己的泰国斗鸡要高出大半个头。那眼神和走姿一看就是杀手级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还没开打，李春和他的斗鸡就气馁三分。正犹豫不决，茫然四顾，忽然发现父亲独自在山上转悠。父亲脚步散乱无章，像是无所事事，目光却四外逡巡，像是寻找什么。阳光透过树杈枝叶间照射在父亲身上，变得稀薄。父亲的身影因此有些模糊潦草。牢狱之灾让人颓废，要想重振旗鼓谈何容易。父亲内心似乎藏着许多无法言说的苦闷。在元气尚未恢复时，父亲每日在夕街静坐，坐久了，出来溜达，此时正溜到山背的斗鸡场。李春早就听说父亲先前在镇上玩斗鸡玩得风生水起。盛传父亲玩得最大的一盘是赢了一个名叫欧阳峰的砖瓦厂。欧阳峰输得很惨，妻离子散后就“跑路”了。欧阳峰走的时候托人给父亲撂下狠话，你姜自力吃进去的东西总有一天要加倍吐出来。父亲在接管厂子后开始转运，不再痴迷于斗鸡，仿佛从此开窍一般，铆足了劲朝建筑业、房地产开发方面发展。

“姜哥，回来也不说一声啊。”李春喊住了父亲。

父亲眯着眼睛看了看李春，又看了看熟悉而陌生的斗鸡场，停住脚步。“姜哥，帮兄弟个忙。我心里虚。”李春上前给父亲敬了根“和天下”。“我不玩这个了。”父亲说。“你动动嘴就成。输了是我的，赢了你有红钱。”说着，李春就把几只斗鸡朝父亲跟前赶。不知是父亲缺钱得紧，还是那种久违的氛围触发了父亲的斗鸡欲。父亲当即俯下身子，逐一抱起李春的斗鸡察看，再放下来逗弄拍打一番，又远远地观望那人的斗鸡。父亲说：“听我的，有八成胜算。”李春笑了，“你说了算，姜哥。”这三场比赛，父亲先让李春用平头鸡对那人的第一只高头鸡，输了。再用擅长锁脖的鸡对那人第二只高头鸡，赢了。最后一场，

用穿裆鸡和那人第三只高头鸡一决高下，只见穿裆鸡施展“凌波微步”游走穿梭，让对方徒有一副雄壮的身躯无从下口，拼到后来，又赢了。李春三战两胜，那人掉脸走出场子，向场外的父亲躬身抱抱拳，下山准备饭局去了。至始至终，父亲都站在外围，离场子有十米远，场子里的打闹叫嚣仿佛与他毫不相干。李春按规矩给父亲一份红钱，希望父亲能继续帮他玩斗鸡。父亲只答应帮他训养，不参与比赛。训养费按这个行当的价位算。

“你爸做得很，我知道他心里瞧不起我。有些事情是误会，都过了这么久了嘛。”李春舌头喝大了，醉眼迷离地向母亲招手，“月娥妹子，我说得没错吧。”

母亲抢过一杯啤酒，一口干掉，“你们这些臭男人，就喜欢鸡。我以前说过的，这辈子，姜自力早晚输在鸡身上。进城开公司，不就是找了个城里鸡吗？！每天抱个婊子睡觉就以为回家了啊？！还不是落得个卷铺盖滚蛋的下场！”

四

之后，我常去夕街。

父亲饲养的斗鸡越来越多。毕竟在住宅区养鸡不方便，他另外又在夕街附近租了个废弃的仓库。父亲的迷彩服上粘满了鸡毛鸡屎，样子狼狈不堪，但一站在群鸡中间，那神情俨然就是个指挥千军万马的“鸡司令”。他仍然和李春合作，帮李春训养斗鸡，但从不去斗鸡场参赌，每场按胜负次数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他自己也养了十来只，养到三斤多就去菜场卖。有两只单独笼养的斗鸡，是中原斗鸡和泰国斗鸡杂交品种。嘴啄、翅打、爪蹬都有很强的攻击力，见血后斗性更猛，有善战不降，卧而不走，宁死不屈，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战斗到底的特点。父亲说这才是真正的斗鸡。这两只斗鸡已经连赢了九场，是鸡友们公认的“斗鸡王”。父亲常常给这两只

斗鸡王按摩跌打药酒,喂食钙片,还定期提供羽翼光鲜体态丰盈的母鸡和它们同室共寝,让它们迅速恢复战斗力。李春想高价收买,父亲一直避而不谈。妹妹每月1000元生活费,上县城一中5000元的择校费,这些钱都是从鸡嘴里抠出来的。当然,还有父亲的烟酒钱。父亲现在抽得起12块一包的磨沙黄了。留我下来吃饭的语气也坚定很多,大概是兜里有了钱。钱是个好东西啊,父亲之前飘散的精神气似乎又重新聚拢来了。有一次,父亲豪爽地向江西老板给我点了盅鸽子汤,说是我加班辛苦,大补一下。我偶一瞥眼,正好瞅见那江西老板的媳妇用刚给儿子换尿布的手端汤上来,就推辞不喝。父亲态度坚决,说这玩意儿要得,不喝可惜。我只得喝了几口,剩下的他一口气喝了。我们父子间的交流以斗鸡为媒,话题围绕斗鸡展开。父亲一说起斗鸡就神情亢奋。什么斗鸡的毛色要“只喂青、红、紫、皂,不喂白、柿、花毛”;体型要“小头大身架,细腰线爬爪”。训练要得法,内功练一口气,五脏六腑充满精气,外功练筋骨皮,斗鸡浑身上下变成钢筋铁骨。我听完跃跃欲试,回到厂里照本宣科地调教我那两只西双版纳“红三冠”鸡。我暗自在想,等哪天将父亲那两只斗鸡王带到外面去,赢他个千儿八百的,那才叫痛快——这也是我常去夕街的主要原因。

父亲来十里坡看我那天,雨仍在下。他搭了辆摩的,一路上他用手按着随时会被大风吹翻的草帽,雨水顺着花白的胡子滴嗒,解放鞋上裤腿上沾满了稀泥。我中午和大家一块喝了点儿米酒,后劲发作让我头昏,就顺势歪倒在废纸堆里睡,睡姿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那些天,我们整天连轴转,机器也超负荷运转。有人在恍惚中被滚筒扎断了手指,有人另谋他路。我也打退堂鼓,可不知何去何从,只好继续混。在日复一日的无望中,经常和人玩斗鸡,玩得两眼像斗鸡一样血红,但赌运开始走背字。父亲来看我时,我已欠了别人近千元赌债。车间组长把我推

醒,“快起来,门口有个老头说是你爸。”我起身,看见车间大门站着父亲。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副局促的样子。我走过去,说:“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这么长时间了。”父亲说。车间组长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摇了摇头,走出门去。“就睡这儿啊?”父亲指着我才歪倒的废纸堆,那儿仍旧保持着一个被压迫出来的模糊人形。我没吭声,从墙上拿张毛巾给父亲擦脸。在车间冰冷的机器包围中,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话说。一会儿,工友们陆续进来,机器轰鸣,人声嘈杂,紧张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父亲这次来,总共呆了三十多分钟,我们之间总共说了五六句话。三天后,我的债主们说我欠的赌债父亲已替我还清。我去问父亲,他不提赌债,只说我养的那两只“红三冠”斗鸡,表面凶狠,一碰就咯咯乱叫,炸着翅要拼命,算不上斗鸡,是菜鸡,只配做菜吃。父亲放出笼中一只斗鸡王,用木棍拨弄,鼓掌驱逐,斗鸡王只是恶狠狠地瞪着小眼,无动于衷。父亲说:“它不斗,不进攻,是因为知道这不是真正在比赛。”我似懂非懂。父亲叹了口气:“年轻时候,一味求胜求快感,赢了许多也输了许多。伤人害己啊。喜欢斗鸡玩玩可以,沾不得赌。”

五

那天凌晨两点,母亲收拾摊子时,突然一跤跌倒,鼻血直冒,神志不清。李春将母亲送到县医院,父亲随后赶到。医生诊断是中风前兆,要静养,手上的活儿必须全部放下。母亲苏醒后,口角歪斜,无助地望着左右两边站着的父亲和李春,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清楚。父亲说:“啥都别说了。这里有我哩。”一辈子都在劳碌着的母亲,现在终于可以躺下来静养了。但这静养是需要经济来维持的,夜市摊摆不成,我那点儿微薄的工资又入不敷出。父亲连续好几天去菜市场卖斗鸡。父亲蹲在菜市场鸡鸭鱼摊档边上,

戴顶印有“北京”字样的草帽，面前排列着几个装着斗鸡的竹笼。笼中斗鸡一副傲视群雄的神情，每只标着500元，一口价。父亲低着头不看人，不说话，路过的人都觉得奇怪，嘀咕这乡下老头肯定有病，谁会买他这么贵的斗鸡呢？可更奇怪的是，父亲的斗鸡每天都会被人全部买走，现金一分不少地交给父亲。父亲捏着钱，赶往医院，一分不少地交给前来查房的管床医生。父亲饲养的斗鸡很快卖完，母亲的中风症状却不见好转。这样子是回不了家的。父亲看见管床医生拿着账单进来就怕，只好抱了那两只单独饲养的斗鸡王，找到李春，开口就是一只一万元的价。李春去街边银行的柜员机取了两万元塞给父亲，“姜哥，钱算你借我的，鸡我不能要。月娥妹子病好了，知道我趁人之危的话，要骂死我的。”父亲说：“好，李春，有借有还。”

我没有心思再上班。那点儿工资，那个破厂，关键时刻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已经长大，是这个家里的男人。父亲卖鸡救母的举动刺激着我。我想我也应该行动起来，做点儿像模像样的事情。

我三天两头往大佛山跑。

斗鸡场这个隐秘又公开的场所，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每天都吸引着一伙鸡友聚赌。空气中弥漫着压抑而扭曲的巨大快乐。看到场子里投下的砖瓦石，我看到的仿佛是一堆堆钞票。经过几天的观察，我盯上了一个黑瘦高大的男人。男人穿着件灰色的旧西装，脸上有条显眼的刀疤。这条狭长的刀疤从左眉梢斜刺而下，像条暗红色蜈蚣，蜿蜒爬行到左耳根。左耳垂却不见，看上去，好像是被这条饥饿丑陋的蜈蚣一口咬掉了一样。刀疤男人下注狠，出手潇洒，千儿八百的往场子里砸，眼都不眨，那条暗红色刀疤每隔一会就神经质地抽搐。奇怪的是，刀疤男人似乎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朝我轮上一眼，我心中会莫名其妙地一颤。他带来的越南鬼子鸡的确厉害，镇上许多鸡友不服气，抱着斗鸡上场，交

手后，撑不到后盘，前盘就已经见分晓。刀疤男人面前堆放的砖瓦石像小山丘。那是一座诱人开采的金矿啊。

我知道我应该出手一搏了。

星期三下午，我从镇上坐班车到县城。在医院，看见父亲陪护在母亲病床边。母亲昏睡着，一丝涎水挂在嘴角，父亲用毛巾轻轻揩拭。沉默着坐了一会儿，趁父亲去卫生间的当儿，我从母亲的枕头下抽出一本存折，揣进兜里。父亲进来后，我找个托辞出门。我知道存折密码是父亲的生日。在信合银行，支取出存折上所有的钱，8500元。加上我自己存的钱，可以凑足一万元。然后，赶往客车站，搭乘班车返回镇上。在夕街，我拿着父亲之前配给我的钥匙，开门抱出一只斗鸡王，朝大佛山兴冲冲地跑去。如果顺利，只需三十分钟便能结束战斗。我将怀揣赢来的钱，在太阳落坡前，出现在县医院，把钱交到父亲手上，自豪地说：“瞧，姜自力，这是斗鸡赢的钱，以后妈的医疗费有着落了。”

跑到斗鸡场，背上出了一厚层汗。向庄家报名时，我感到那个刀疤男人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狠狠心，下了一万的大注。人群哄的一声，把树上的麻雀蓬地惊飞了。刀疤男人抱着越南鬼子鸡走上前来，朝我点了点头，“后生崽，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啊？不怕吞不下被噎着？”我说：“怕就不来了。”刀疤男人双手一托，鬼子鸡投下了场子，“下场无悔，那就和后生崽耍哈。”我也把斗鸡王投下场子。以前在十里坡玩斗鸡，是抱着一种纯粹娱乐的心态，不在乎那点输赢。现在才发现，大佛山斗鸡场的氛围完全是另一种天地，我紧张得手脚冒汗。再看那只斗鸡王，不愧是父亲训养出来的，很快就进入角色，和鬼子鸡斗得难分难解。鬼子鸡腿上功夫了得，常常弹跳起来向斗鸡王蹬出势大力沉的一腿。很快，双方的头部和颈部都流出了血。斗鸡王输在后盘，被鬼子鸡当胸一个飞腿踢倒在地，鬼子鸡乘胜扑上去猛啄，直到斗鸡王动弹不得。和我预计的一样，整

个过程三十分钟就结束了，但这三十分钟不属于我，属于刀疤男人。我蹲在地上，站不起来，四周的树林在摇晃，众人的脸庞在扭曲。我的一万块钱就这么完了。刀疤男人走过来，用脚踢了下我，“起来，问你个事？”我有点儿冷，身子被掏空一般。“你是姜自力的儿子？”刀疤男人说。我犹豫了一下，说：“嗯。”刀疤男人脸上的那条蜈蚣抽搐一下，“这样算了，你给我磕三个响头，再喊我三声爸，一万块钱你揣走。”事情变化得让我摸不着头脑，心中盘算，照刀疤男人说的做，不亏。脑中刚闪过这个念头，膝盖处便先就软了。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我面向刀疤男人，膝盖慢慢弯下去，弯下去。就在这时，一双有力的手从身后直插入我的双腋，使一股暗劲把我扶直。我一扭头，看见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斗鸡场，身边站着李春，怀中抱着另一只斗鸡王。父亲仍然穿着那件脏兮兮的迷彩服，目光比平时清亮，向那个刀疤男人一拱手，“欧阳峰，当年我们有过节，不管谁对谁错，今天你要小波这样做，是有点过分了！”这个叫欧阳峰的刀疤男人一笑，“过分？看来几年牢也没让你服。要不我俩今天再来一盘？”欧阳峰用脚扫了扫地下的一堆砖瓦石，“我晓得你也拿不出几个钱来玩，你输了，当着众人面给我下跪，说我错了。我输了，面前这些东西全部归你。”父亲说：“好，就玩一盘。”

大佛山上许多溜达的人，唱歌的人见斗鸡场人越聚越多，不知发生什么事，也过来凑热闹。斗鸡场的人圈愈加厚实，层层叠叠，却出奇的安静。一阵风吹过，我感到身上的汗水变得冰冷。天色逐渐变暗。树林上空，日头正在西沉。我说：“爸，小心鬼子鸡的腿功。”父亲一愣，拍拍我的肩膀，就走到场内。这一比，我才明白我跟父亲的差距。欧阳峰的越南鬼子鸡血统正基因强，实战经验丰富，除了腿功厉害，嘴啄、爪蹬、翅扑都很全面。父亲的斗鸡王一抽一打，一勾一挂，没有多余的废招，每一招都有效精准。最神奇的是，斗鸡王似乎听得懂场外父亲的喊话。用贴身

紧逼和压脖推靠的招式，让鬼子鸡的腿功施展不开。战到残盘，两只斗鸡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是血，放弃了所有的绝招，只互相用铁一样的喙和钢一般的爪进行最后的简单攻击。看得出，鬼子鸡颈部受的啄伤比较严重，脖子软奄奄的勉力支撑。而斗鸡王的体力仍然充满后劲，一招一式尽往鬼子鸡的受伤部位招呼。鬼子鸡又支撑了几分钟，最终不敌斗鸡王，狼狈逃蹿。欧阳峰脸上那条蜈蚣抽搐着，一时说不出话。父亲抱起斗鸡王说：“东西我不要了，我儿欠你的，算抵了。”

然后，父亲把斗鸡王塞到李春怀里，说：“我当着孩子面和你说清楚了，我再不会玩斗鸡了，也不再帮别人养斗鸡了。”李春一脸尴尬。我羞得低下了头。

父亲说完，走出人群。

我紧紧跟了上去。

不觉间，天已黄昏。山下星星点点的亮起了万家灯火。

清莲浊染

石庆慧

1

所有东西都装上车之后,满弟拍了张照,发了条朋友圈:孔子搬家尽是书!后面还附了个大汗淋漓的表情符。那几袋书装得有点大有点满,着实让几个来帮忙的兄弟受了些罪。你一样家具都没要,尽管那些家具全都是你亲手置办。你想,房子都不要了,要家具做什么。当初他要把房子给你,你也是这样想,家都没了,要房子做什么。

你母亲恨铁不成钢,最常骂你的一句话就是,“你呀,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务实!”

你总是轻描淡写地笑着,好像母亲的话从未落进你心里。

这一次,母亲又狠狠数落你,“你呀,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什么时候才能务实些,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日子越过越糊涂!”

母亲说完,眼圈就红了。

你不想母亲难过,扮了个鬼脸,说,“这次我不就务实了一回嘛,把工作都调回来了,今后就守在你和我爸身边,再也不分开。”

你知道母亲的观念和你完全不同,她不可能理解你,所以任她怎么数落,你也没生气。

“不要你走的时候你拼死要走,不想你回来的时候偏又回来,你这是务的哪门子实!”

母亲说完才意识到话有些重,怕你多心,捏了捏你的手,声音哽咽起来,“你们闹腾的那些日子,我肠子都想烂完……”

“嘿,嘿,”你及时制止母亲,“是我要离的,我都不难过,你难过嚷子嘛!”

你搂住母亲,将脸靠着她,亲昵地搓了搓,一副终获自由心情好极的样子。这是你的铄手锏。每次只要你一撒娇,母亲就会败下阵来。

其实,只要你一撒娇,业楠也会败下阵来。女人一撒娇,男人就哈腰,这点你很清楚。何况你都不用撒娇,你只要对他放下姿态,就如同给他扔下了救命的绳索,而把你当成心里头的宝。可你不愿再做他的宝,你想再美的东西,摔碎了,粘起来也是丑的,你总是故意用客气拉远着你们的距离。

母亲再开口,语气果然缓和了许多。她推开你,一边帮你整理物件,一边悄声问业楠拿了多少钱给你。你笑笑说,没、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嘛?”

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结婚这七、八年,买房、还贷,生养孩子,生活刚好能勉强过得下来,哪有什么积蓄。最初,徐业楠为牵制你,把你们婚前“谁提离婚谁净身出户”的口约抬出来。你忍气吞声,不争不闹,只加紧跑着工作调动。工作调成后,你只要孩子抚养权。徐业楠说谁要孩子谁自己养,你养,我不会出一分抚养费,我养,也不要你出抚养费。你依旧

坚持只要孩子抚养权。孩子从生下来就没离开过你,在最伤心最难过最绝望的日子,你都没让孩子受过半点委屈。徐业楠也清楚,孩子是你的命,他争抢不得。当离婚已成定局,徐业楠倒是要把房子给你的,他说租也好卖也好,由你处置。可你嫌麻烦,没要。

“你就那么着急地想撇清一切吗?”

他本打算净身出户,你却偏不成全他,要让他遭受世人戳脊梁骨,他不由发起怒来。你不想吵架,你想和和气气地走。你笑着,放了根手指在嘴边嘘了下,说轻点,孩子刚睡着。然后,你没了话,忙着自己的事,连多一句解释或者唠叨都不肯。

他两手揪着头发,痛苦地往后撻,又不甘心地说了一句,就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重新开始么?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你都当没听见。见你许久没有回话,他又恨恨地丢出一句,说,是你自己硬要走的,你不要房子,那我也没什么能给你的,你可别怨我。

所有的积蓄不到两万块,刚好够这边一年的房租。实情相告,母亲肯定会骂你,甚至是打你,然后再去找徐业楠大闹一通。报虚的吧,又怕母亲有什么打算,问你要钱,你拿不出来,到时反觉得是你不肯给。其实,你早就料到母亲会有此一问,你也事先想了很多对策,可一到嘴边又总觉得不妥。

见你欲说说不出的样子,母亲有些不高兴了。母亲说,我是个直人,我们又是母女,没什么好拐弯抹角的。我的意思是,不管他给了你多少,先借二十万给你满弟装修房子,房子装好了,在你买房之前,你就跟满弟他们住着,也可免了房租。

你也觉得母亲这打算是极好的。只要满弟和弟媳能容得下,你没什么可说的,你本就是极随和易相处的人,除个别事爱钻牛角尖外,很少计较。你打算去贷款给满弟装修房子,你想,利息就当是付的房租。

你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又在租屋附近找了家幼儿园，中餐在学校吃，晚餐下班后接上女儿奔父母兄弟那吃，有早课或晚自习时，孩子就直接扔给外公外婆管看。孩子有了着落，你便少了份焦虑。

终于远离了所有的烦心事。终于又是一个人。从围城里出来，尤其是在围城里苦闷挣扎之后重新走出来，你感觉到了一个人的天空格外的纯静与自由。

换上搁置已久的裙装，你有种回归少女时代的惬意感。甚至，下了课，拿着书本走在校园里，看那些蓬勃的草木，看学生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你就有些恍惚，好像那些不堪的记忆全都不存在了，你忘了你已结过婚又离了婚，觉得自己仿佛是刚大学毕业就来到这所学校教书的女子，既“灿如春华，皎若秋月”，又“豁达通透，成熟知性”。

走过那一排水渠边上的柳树时，你觉得自己是袅娜的；在荷花亭上倚栏朗读，你觉得自己是婉约的；就连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备课，你也让自己尽量显得气若兰芷。课堂上的你激情飞扬，才华尽显，学生们的目光很是热切，仿佛你把他们内心某种沉寂的东西给点燃了。你很享受那样的目光。你在那些目光里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当然，这份精致与画妆无关，与姹紫嫣红无关，而是心情，是状态。讲诗词，你穿一袭飘逸的长裙，讲现代文，你穿成职业白领，讲小说，你就尽可能展示你的多变性。

在这环境优美的校园里，你觉得自己始终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情态，你渴望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你并不希望追求你的男士排成长队，那多俗气。就是在教书这件事上，你也不想去讨好谁，只要有那么三五个学生着迷，你便觉得是成功的。而在情爱上，你更不想被多数人喜欢，你不想做薛宝钗，更不

想做袭人，就连林徽因也不是你羡慕的。你喜欢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尊重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相持相偕，也敬佩金岳霖对林徽因的默默守护。但徐志摩的死，你又恨着林徽因。你觉得，纵然她才情万端，却不够敢爱敢恨，不够干脆利落，那样的爱，未必不是对人对己的一种折磨。

你想要的，是那种轰轰烈烈，“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我也会背叛全世界来爱你”的彼此都是唯一的爱恋。你也知道这太理想主义，太脱离现实，是琼瑶式的，是金庸、古龙式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这个年代，女人又不是非得依靠男人才能存活，做做梦，有何不可呢。”这是你的处世哲学。你在新的环境里，认真地生活，努力地工作，并摆出超然的耐心，怀着少女般的憧憬，期待着一个懂你的人出现。

可是，还会有那样的人出现吗？这世上真的有那样的人存在吗？当往事的阴影像云一样浮上心头，你又忍不住消极地想。一个朋友说，爱情就像彩虹，美丽而又短暂。你很赞同。可是，他也说，爱情还可以像彩虹，消逝又重现，只要再次出现阳光、雨滴和恰当的角度。你想，你的人生，一次又一次与彩虹失之交臂的人生，还会再次出现阳光、雨滴和恰当的角度吗？你总这样，老喜欢在这些虚渺的语言里患得患失，对生活怀抱着一份天真的浪漫。

直到有一天，母亲托人给你介绍了个对象，逼着你去相亲，你才逐渐窥见了生活本来的面目。其实在这之前，你就受到了一些小小的打击。

那天，你到教务处去问些事情，见一个胖胖的女人坐在电脑桌前，你问，“大姐，我们自己出的考卷是在这里签字付印么？”

女人没回答，抬头看了你一眼，说，“我89年的，你是哪一年呢？”

语气里有一种受伤的敌意。

气氛立刻尴尬了,你的脸红起来。你本来没想这样称呼,在称呼人上你向来是谨慎的。学校里,大家都互称老师,但那是在知道姓氏的前提下。没有姓氏单喊一句老师,有点像学生的喊法。你担心这位女同志是个勤杂工,你喊她老师,她不高兴地回一句,我哪敢当呀,你才是老师!你看她个不高,又肥胖,皮肤也黑黑的,脸上满是斑点,完全的中年妇女的神态,你就喊了声大姐,没成想还是喊错了。

你细细看了看她,发现她的脖颈和眼角果然显着年龄的稚嫩,尤其那声音,嫩得如孩童一般,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是从那肥胖的身体里发出来的。你只好一个劲地抱歉,说自己眼拙,没留意看,一听声音可不就听出来了么,完全是年轻姑娘的声音,你肯定是小妹妹,我八十年代初,你八十年代尾,差不多大你一圈呢,你以后就叫我大姐姐,要不喊我阿姨也成。

这一翻说道,胖姑娘笑了。她说不怨你,你也不是第一个喊错,她说她以前也不这样,完全是刚生完孩子的缘故,也不知将来还能不能恢复。你于是安慰她,说生孩子、奶孩子是女人的炼狱,淌过了那个过程,女人就会越来越好。你说你刚生完孩子那会,比她还胖还糟糕,怀孕五个月挤公交没人让座,请完产假去上班,刚一上车就有人给你让座了,后来也没刻意做什么,断了奶就自然而然地瘦下来了。胖姑娘很开心,把你的事办得妥妥的,还把你当作了朋友。

回到家,你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你想的是你把胖姑娘年龄弄错情有可原,而她凭什么一眼就断定你比她大呢?单就形象上看,你比她不知要青春靓丽多少倍的,那些跟你搭讪的男人,哪个不说你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人家都不相信你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

你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身材也还是苗条的,但是是那种熟透了的丰满的苗条。脸部没有了以前的婴儿肥,显得更精致了。皮肤光滑,

眼角、额头也还没什么皱纹。衣着应该是比以往更得体的,那时穿的都是地摊上的便宜货,遇着什么穿什么,虽然现在你也没条件穿名牌,但至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穿。应该说你整个人看上去比十几二十几的时候更美了,是那种盛放的美。你望着镜子里盛放的自己,忽然想到那些盛放的花,花一旦开盛就会显出颓势来。你比人家大着七八岁,人家初看老态,那只是她目前的生活状态,细看却还是稚嫩的,而你虽打扮得年轻,容颜却在不可救药地老去。

你曾在学校门口遇到几个搞推销的大学见习生,你以为她们会叫你老师或者姐姐,可是,她们偏偏喊你阿姨,喊得极为热情,热情得你差点以为她们是故意来气你的。叫你阿姨,说明你在她们心里和她们的母亲是一辈的。可不是么,若在农村,十五六岁的年纪嫁人,十七八岁的时候生娃,孩子到现在不也大学毕业了么。而你却一直在别人的语言里活得飘飘然,以为自己始终是那个驻在心里的少女呢。

3

来相亲的,是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男人,初见你的那一刻,你看到他眼里放出一道光。不过,男人似乎习惯了内敛,坐下来后,聊得并不多,你还看到他不时地看着腕上的表,不知是习惯,还是他确实很忙。

你对男人没兴趣。倒不是因为男人挺着个大肚子,而是他一开口而出的官腔。

“你好,是小杨吧?”

他说。然后伸出手来,好像是要跟你握手,但那手又不太靠近你,更靠近坐位,似乎仅是在示意你坐。你不自觉地拘谨起来。

“小杨是今年才调过来的吧?”

你有些不习惯,许久都没能确定他口中的小杨是向着你来的。这之前,从来没人这样称

呼你,三十几岁了,倒被人小杨小杨地叫起来。你有些想笑,却又是不能笑的。你好奇地想,人这一生会有多少称谓呢。你一般被人叫做杨老师,相熟的不相熟的,几乎都那样叫你,因为你的职业是教师。亲昵些的,喊你名字。而徐业楠,从恋爱到婚后,一直喊你丫头。丫头,丫头。起初,这称谓总叫得你心里甜滋滋的,不知后来怎么一争吵竟变成了,“你这丫——”多恶毒呀,你不敢往深里想。你觉得还是在村子里,那些和善的老人们的称呼暖心。带着孩子时,他们叫你妹子,你一个人时,他们叫你姑娘,干净、明朗、而又温暖。

他说,“年初常委会讨论跨县调动名单,对你名字有几分印象。”

你回了些感谢的话。

你原本设想,你们的交谈应该会从你的名字说开去,剧里、书里不往那样的么,何况你有一个极好的名字,清莲。是的,清莲,农村父母给起的,若在乡里人口里叫着,或许有几分土气,但你是语文老师,很文艺的形象,稍稍联想一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意境,岂不就美得不可方物了么。

你期待他说到你名字后,会讲些诗词歌赋方面的话。可是没有。你的希望便落空了,失了约会的热情。

你们调查户口般互相了解彼此的情况后,空气就凝住了。不熟悉的人之间,哪怕一分钟的静默也让你觉得难堪。你见他频频看表,便说,李主任一定很忙,我也还有事,不如哪时得闲了再聊。李主任站起来,说抱歉,确实有点急事。你们于是散了。从进去到喝完一杯饮料出来,十来分钟的样子,你却觉得仿佛走过了人生中一段漫长而又尴尬的旅程。你走到一个无人的地方,长舒了一口气。

回到正常生活,你很快就把什么主任给抛诸脑后了。当时他匆匆离席,你以为他没有买

单,要去付款,才得知你到之前他就已买过单了。你想这是什么人,哪有头一次约会就这样吝啬时间的,如果是真的忙,又何必选在这个时候约。你心里很不痛快,本想将他电话、微信悉数拉黑。但你终究抱着几分好奇,想看他对第一次约会的怠慢作何解释。你甚至考虑过,他若日后联系你,你如何与他周旋,如何措词回绝,如何在他面前表现得既清高又优雅,你想你得用你的傲慢好好杀一杀他的官气。可是,他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你,一连十几天,既没来过电话也没任何信息,你所有的准备都派不上用场。你于是把他拉黑了,也很快忘了这茬事。你想,本就不喜欢的人,相安无事,最好。可你母亲,不时打听你们的进展,说那个人境况如何如何好,让你莫挑剔。你才又想起那回事来。想起来之后,心绪又有些不平了。你明明看到他初见你时,眼里放出光芒,却不明白为何匆匆一瞥就没了音讯。你回想着你们见面的整个过程,想难道是哪里招惹了他?还是他自恃领导而不把你个无名小辈放在眼里?不想则已,一想,你便感觉无端的受了伤害。

就在快淡忘了那份伤害的时候,你接到一条陌生的短消息,短信上说他很满意你的情况,他有个刚上初中的儿子,你有个快读小学的女儿,若两个家庭组合,孩子们的学业有你辅导,而经济方面有他支撑,只是他工作比较忙,希望能把关系尽快确定下来,感情可以入住他家后慢慢培养。

收到这信息,你先是感到莫名其妙,过虑了一遍可能发这信息的人,确定是李主任后,你有些哭笑不得,权当笑话讲给亲戚朋友们听。母亲批评你不识好歹,朋友也觉得你不尊重人。母亲说人家那么实诚,说的全是实在话,过日子不就是要找这样的人吗。朋友说,不管你接不接受,起码人家是真诚的,这年头谁会轻易让你住到家里去,玩死你你还不知道人家到底几个窝。你想,“这哪跟哪啊,他尊重过我

吗,不见面不打电话,一条信息决定终身大事,他是有多忙,还是没勇气,或是婚姻在他心里不过是场合作,我不过是件工具?如果仅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当初我又何苦离婚?”你感到悲哀,也有些激愤,不顾母亲的苦口婆心,断然回绝了他,还特意发了一长段信息将他嘲讽一番。你想,总算有机会出了当初那口恶气。

4

你调离榕城的第二年,徐业楠又结婚了。对象不是当初跟他闹出绯闻的那个女人,而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大学生,比徐业楠小了整整十二岁。

其实,不管人家传言新娘如何年轻貌美,你想,那都不关你的事。你好奇的是,他们是如何跨越代沟,有勇气步入婚姻殿堂的。但好奇归好奇,你不可能真跑去问他们。可是,徐业楠偏偏给你发来了请柬。请柬也不是发给你的,是发给你们女儿的。他附言说,希望女儿能够见证她父亲的重生。

呵,重生!这话似乎有些故意气你的意思。这让你很为难。女儿总是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要离开爸爸来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你不知如何解释,只说,因为外公外婆越来越老了,我们能陪伴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要先过来陪外公外婆。女儿很高兴,说那是不是陪外公外婆一阵子后,又可以回去陪爸爸。你说,妈妈工作忙,爸爸工作也忙,难得聚在一起,等你长大了就自己去看爸爸,好吗?女儿于是急切地盼着长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妈妈我是不是又长大一点了,得到肯定答复后就会雀跃般开心。

他当初出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生了个女儿。那时国家还没开放二胎政策,几代单传到他这里却生了个女儿,若一时难以接受你也是理解的,可他万不该做出对不起你和孩子

的事。虽然后来他也懊悔不已,百般讨好你们以弥补过错,可这样的事又岂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得知他背叛你的那一刻,你觉得所有关于美好的想象全都破碎了,当他解释是因为迫于你们生了个女儿的压力时,你更加瞧他如污秽,身子再也不肯让他碰一下,跟他越过越疏远,越过越陌生。在那地狱一般的日子里,唯有女儿是你的天使,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女儿。然而女儿不知世事,她很喜欢爸爸,你也不希望她将来活在仇恨之中,从未在她面前念叨过他爸爸的不好,总是尽可能让她们父女愉快地相处。每当看她与她爸爸相处甚欢的样子,你也曾犹豫,也曾想为了她,就那样痛苦地活着。但最终你逃离了,与他冷战了几年之后,你带女儿离开了生养她的胞衣之地,将她与她父亲强行剥离。你觉得你不顾女儿的感受于她是残忍的,是有愧的,你想你无权再剥夺他们父女间难得的相处,你也不想女儿长大后恨你。然而现在,女儿还没有长大,还不能自己去看爸爸,而她从小就没离开过你,你也不忍心把她单独扔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于是,你出现在你前夫的婚礼上,成为了别人议论的焦点。

朋友心疼你,说你该找个比徐业楠更优秀的男人陪着去。你笑笑,说放下了,他便只是孩子她爸,是孩子的亲人,与自己无关。争斗,较劲,只能证明你还在乎。朋友说你这样想,别人可不这样想,别人把你当笑话。笑话就笑话呗,别人不理解,何苦费唇舌。你这样不怨不争的态度,朋友气,母亲急。

母亲一着急的后果,就是不断在你耳旁念叨,不断托人给你物色对象。事实上,这一年多来,你身边并不热闹,与你最初的料想大不相同。母亲和朋友们为你物色的那些对象,多半是还未见面便已流产。原因是在见面之前,双方联络员都是反复打听对方情况,先是打听为何离婚,然后打听双方家庭情况,身体情况,前

夫前妻情况,子女情况,诸如此类,正面侧面多方面地问来问去。在两人见面有感觉之前,你不想透露太多个人信息,可是离婚后重组家庭,却总是先凭着别人口传的信息去琢磨适不适合在一起,好像两个人的感情成了最不紧要的东西。你对这样的相亲深恶痛绝,自然便没了见面的欲望。

偶尔也有人跟你聊微信,但都止于打打招呼,占些口头上的便宜,陌生感退去后,你便觉出那些人的无趣。其实你这个年龄段单身的男女并不少,或许是因为受过伤害,大家似乎都更加敏感、谨慎,谁都不容易敞开心门。自然也有一些放得开的,三天两头约着聚会、出游,莺歌燕舞,把酒言欢,醉生梦死。你受邀参加过那样的聚会,聚会中的男女似乎谁跟谁都可以亲近,他们互相倾诉苦难,互相拥抱安慰,看似抱团取暖,实则混乱不堪。你参加过一次活动,便赶紧退出了那些群。

你想,只要自己把日子过好了,就不愁遇不上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有心灵鸡汤说,“活得漂亮的女人,从不会把一个人的幸福与快乐,押在两个人才能拥有的爱情上,她们会先经营好自己。你来,自是锦上添花,你走,也绝非山穷水尽。”你已经有了女儿,你所求的,不过是那锦上添花之人。

5

你好好经营着自己,认真工作,用心带女儿,闲时看书写文,你自我感觉舒爽惬意。可周围的人不那样看你,小城里的人们追求的是一种面上的圆满,你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到了哪,人们都用同情的目光打量你。母亲也总是逢人就说,“唉,可怜她,一个人要工作又要带娃,才调过来,也还没个住处,我不帮她谁帮?只是我也帮不了一辈子,不晓得哪时才又能得个人来跟她作伴,我也好落心。”母亲的忧心让

你在别人眼里瞬时就矮了下去,你的光鲜,你的自信不过是你孤单落魄的掩饰。

房子租期满后,你搬到了满弟的新居。满弟的房子在城南,大兄弟家的房子在城北。为方便接送孩子,父母周一至周五住满弟家,周末和节假日住大兄弟家。满弟家的儿子比你女儿仅小几个月,两个孩子在一起成长,相互陪伴,本是件难得的美事。只是五、六岁的孩子正是憨皮的时候,凑一起又格外吵闹,只要有孩子在,整个家便处于喧闹不堪的状态。大概是人多心易烦吧,弟媳与满弟间不断产生矛盾,三天两头斗气甩脸子,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虽然这些矛盾看似与你毫不相干,他们对你也依旧客气,但你却越来越不想回那个家,越来越觉得无处可去,无处可逃。

你的身边其实不缺献殷勤的男人,但都是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花男,没有人愿意耐心地深入你的内心。在中学的校园里,你不想闹出什么绯闻来损害你为人师表的形象,对那些人自是敬而远之。每有男人背了家室讨你欢心,你便想起徐业楠来。想到徐业楠,你心里就布满了嫌恶与仇恨,逮着机会你总是要让这些男人陷入尴尬或吃吃苦头。久而久之,男人们对你也望而生畏了,你也便如同那清池里的莲,给人一种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高冷感觉。

靠近你的男人更少了,连朋友同事都淡了搭桥牵线的热心,只有母亲的担心日复一日地浓烈,唠叨也日复一日地繁盛。有时,你的身体也会提出抗议。肥沃的土地,你硬让她空无一物,她自是有所不甘。杂草不断疯长,你需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除去。这些压力逼得你日渐焦躁,你感觉日子过得越来越艰涩了。你想,难道过了恋爱的少女时光,真的就只剩下赤裸裸的生活了么?你的要求并不高,你所求的也不多,你只不过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怎么就那么难呢?

你的心有些急切了。你想,已经不是那个

矜持的少女时代,或许有些事,你自己该主动一些。你们学校有个未婚的老男人,他是家中满仔,人也高大俊朗,却不知为何年过四十迟迟未婚。据说他的家人为他的婚事着急得不得了,到处托人给他物色对象,只有他始终沉稳如泰山,不急不躁。有人说他是太挑剔,挑着挑着就过了时光。有人说他年轻时遭过打击,对婚姻怀有恐惧。也有传言说他那方面有问题,只想谈恋爱不敢论婚嫁,所以谈了很多个都没谈成,最后干脆恋爱也懒得谈了。你想,那些都不过是传言,谁也不知真假,也许他与你一样,宁缺毋滥,在再等一份至情至性的真爱呢。

这样想之后,你对他的好感莫名加深了,你开始动起一些小心思。他教体育,户外的时间多,你便有意无意地在他能看得见的地方读诗看书。你的第一招,是要把自己变成他眼里的一道风景。在经过他身旁时,你故意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然后假装错过,再回眸嫣然一笑,补上一声招呼。你想,在成为他眼里惯常的风景后,再安排这样美丽的邂逅,他不可能一点不动心。有他在的场合,你假装与同事欢快地聊天,并有意无意透露你的个人信息和想法。你总是让自己美美地出现在他身边,并想当然他会被你的举止所吸引。在你制造了无数次巧合之后,你们终于加了微信,成为了可以私聊的朋友。

让你想不到的是,第一次私聊,他便向你介绍他女朋友。他发她的照片过来,说是让你帮忙参考参考。女孩也是学体育的,相貌看上去有些生硬,是另一所学校的体育老师。他说前不久刚经人介绍认识的,人不算漂亮,不过人家年轻,最主要的是还是个黄花姑娘。

你顿时无话可说,感觉自己就像那开屏的孔雀,本以为风情万种,人家却只瞧见了屁股。以为自己做得水波不兴,其实心思早就被人看穿。你感觉如同被拔光衣服的小丑,满世界都是羞辱的目光,灼得你浑身疼痛,你却不敢有

半点呻吟。

唉,本该是“花开堪折直须折”,却奈何“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6

难道真印证了那句俗语,“男人二婚仍是宝,女人离婚败如草”?你有时也想,管它的,什么爱情,什么贞洁,通通见鬼去吧,俗世如此,我又何须较劲?再有男人打情骂俏,只管跟他上床便是,若有男人愿意结婚,管他高矮美丑,只管结了再说。

那样的念头闪过,你又恨起自己来。你想,这和破罐子破摔有什么两样。如果选择这样的生活,如何对得起女儿,如果选择这样的生活,当初又何苦离婚?当初你若肯睁只眼闭只眼,你若权当意外吞下只恶心的苍蝇,漱漱口便没事,一桌的美食不都还是你的么,幸福的日子不还是可以继续的么。因而,当真有这样的事情临近,你又矜持起来。

回黎城的第四个年头,恰逢你们初中同学二十年聚会。相识二十年,保持联系的其实很少。调回黎城后,你参加过部分高中同学聚会,却很少与初中同学联系,因为当时玩得好的几个都不在黎城。初中毕业,大多数同学都选择读中专中师,考不上中专中师的也多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读高中上大学的很少。你想,都是许久未曾联系,大家都不熟悉各自的生活圈,能聊些什么呢。可时下流行同学聚会,话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同学友谊最是割不断的情”,何况这是你们分别十七年后第一次大聚会,有人从州府赶来,有人从省城赶来,更多从乡镇赶来,你就在黎城,不参加说不过去。

二十几人,围了一张大圆桌,你到的时候,能来的老师同学差不多齐了。与你要好的伍小梅旁边有张空位,你想定是她留给你的,便想也没想坐了过去。远来的专程赶聚会,都早早

到了,他们已经PK过其他项目,已相互熟悉。你刚到,他们便起哄让你辨认满桌的同学,说是要考考当年的学习委员还能报出几个人名字,还说认错几人罚酒几杯。你说甘愿自罚三杯,大家还是各自介绍下自己的情况。同学们却不肯饶你,你只好硬着头皮,从女同学开始。还好,女同学基本上都能叫出名字来。认完女同学,你扫了一下在坐的男士,除当年的班干和后来还有过联系的几个男同学有点儿印象外,好几人你觉得像从未见过面般陌生。你便笑着说,男同学认不出来也怪不着我,谁让那时大家都还是蒙昧未开化的孩子,不懂得异性相吸。

坐你右边的小梅说,“其他男同学不认不打紧,你左边那位必须认一认。”

你于是打量你左边的男同学,个头不高,圆滚滚的大肚子,头几乎直接连着肩膀,鼻梁高挺,双眉浓密,眼睛却被挤成了一条线。你把所有能想起来的男同学的名字都虑了一遍,实在看不出此人是何方神圣。

你笑着问,“你们确定他是我们班同学?”

同学们也都笑起来。

伍小梅说,“自然是,不仅是,还是与你有关的人。”

你的心“咚”地一下,脸顿时红起来。你再看他眉眼,果真有几分熟悉。

“呵呵,有故事有故事!”

同学们边吃喝边撺掇伍小梅摆一摆你们之间的故事。

其实,当年的事大多数同学都是知晓的,只不过非当事人,大概年长月久就给忘了。你来之前,就想探听他是否也来参加聚会,扫视满桌同学,不见他的身影,你有几分失落。但你真不敢相信坐你旁边的这个人竟然是他。曾经那么迷恋的人,有一天怎么会变得让你找不到一点印象?

他端起酒杯,弥勒佛般乐呵呵地说,“这酒

该罚我,我认罚,都是我的错,大家越长越正,谁叫我越长越歪呢哈。”说完一饮而尽,放杯之前,还不忘打趣,“岁月这把杀猪刀,怎么刀刀都捅我身上,对你们女生咋就那么怜香惜玉嘞?”说完,目光不自觉地往你身上瞟。

你想,他一定是有些讶异于你的美的,谁能想到当年土里土气的灰姑娘女大十八变,竟也出落得落落大方。

当时你们班是全县唯一一个免学费有补助的民族班,招收的是各乡镇考第一、二名的学生。全县三十几个乡镇,交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均衡,这样的不均衡造就了你们班同学从家庭条件到成绩到年龄都参差不齐。他是休学复学后插班到你们班来的城关生。那时,大多数同学都还是毛没长开的雏鸟,他在你们中间有如鹤立鸡群,不仅玉树临风,而且多才多艺。他长着一张国字脸,高挺的鼻梁,浓密的眉毛,如炬的大眼,脸上浅浅的酒窝正好消解了国字脸的板正,透着一股子艺术气息。尤其冬天喜欢穿一袭黑色长款风衣,仿佛天王黎明来到了你们中间。他嗓音极好,获得过校园十佳歌手称号,下晚自习后,你们组团跟他学歌。他有一台单反相机,并掌握了当时黎城没几人了解的多重投影技术,给班上好多同学拍过这种多重投影的照片。他最有才的是能画一手好画和写得一手好字,他答应过要送你一幅画的,不过后来不了了之。他的不足之处,是他文化课成绩不好,又不老实学,经常旷课,不受管束,老师们都不太喜欢他,常遭到班主任的打击。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女生们对他的好感。你觉得你从小就一直被家庭、被经济条件、被种种的观念与道德束缚,未能活成你喜欢的样子,而他的存在,无疑是给你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提供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形象。大概是初二第二个学期,你开始写双份日记,一份是交给语文老师检查的练习册,一份则偷偷记录着你

的心事,到了初三已是厚厚的一本。那本日记有一天被伍小梅翻到了,她是个大咧咧的人,想也没想就拿着你的日记到讲台上大声宣读,班上的同学于是都知道了你暗恋着他。这本来也没什么,暗恋他的女生应该也不只你一个。要命的是事情曝光后,他不愿再教你们唱歌,也不再给你们画画,见了你的面绕路走,你便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你鼓起勇气给他写过几封信,表白你并无什么想法,更不会有任何要求,只不过是默默喜欢,希望他不要当回事。他没有任何回应,你却更加不可自拔,深陷了好多年。后来你读高中上大学,据说他初中毕业就跑深圳打工去了,你们再无联系。

渴望借同学聚会能再次见他,你也说不清到底出于何种心理。近年人们热衷同学聚会,并戏言“同学聚会,拆散一对是一对”,你发誓你决无这样的心思,只是有些东西,始终像谜一样诱惑着你。

7

然而,当谜一样的诱惑变成赤裸裸的欲望,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与落寞,好像又一种理想式的东西给摧毁了。

聚会回来,你的老同学何子琪对你展开了狂热的追求。那天他得知你单身,就对你频献殷勤,而同学们也都帮着他,好像你若不跟他在一起,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整个聚会几乎是他唱着主角。从大家的言语中,你得知他在深圳打拼多年,混得很不错,在那里有自己的公司。最近又响应县里招商引资的号召,回家乡来创业,正打算投建一家大型装修公司。

即便这样又如何。你想。你都不清楚他的个人情况,是一直单身?不太可能。还是已经离婚?或是有着家室只想玩玩而已?这样一想,你又觉得想得远了些,似乎有些自作多情,脸红起来。你脸一红,同学们起哄得更加起劲了,好

像你们已经默认了某种关系似的。

他先是三天两头找机会约你们老同学吃饭,每次都是不同的同学约的你,回回有着让你不容拒绝的理由,而每次聚,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地把你们当作一对儿。这有点被绑架的感觉,你很不喜欢,后来任谁约你,你都不再露面。

约不到你,他就隔三差五将一大束鲜花或礼物送到你的学校或住宅小区。你拒绝,他并不气馁,他关注了你的QQ和朋友圈,并不时给你留言。他说以前是他不懂爱情,所以老天惩罚他,换他偿一偿暗恋的痛苦。

你笑,说,你哪懂什么是暗恋。

他说,你可以嘲笑我,但你不能嘲笑我重新燃起的爱的感觉。这么多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只会工作的机器,再次见到你,回想那些年少的时光,我才仿佛又逐渐感受到我血肉之躯的回归。

他的话给了你触动,只是你不能确定,你的血肉之躯是否在他的热情里正逐渐回归。这些年胡碰乱撞,你也觉得似乎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越来越弄不懂什么是爱的感觉了。重新跟何子琪熟悉之后,你觉得他似乎又高了些,胖得也不是那般离谱,仿佛又找回了些当年的俊朗帅气,何况人到中年,容貌已不那般重要,要接受这个人,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真要跟他在一起,不弄清他的个人状况,你心里又有一道跨不过去的坎。你向同学们打听他的家庭情况,却没人能将信息透露给你,也不知是真没人知道,还是不愿意说。

“事都还没成,考虑那么多干嘛。”伍小梅说。

在他们眼里,好像这些并不重要。可这对你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你受过伤害,又单身了这么多年,你不想再盲目地投入,你已经输不起了。你忽然发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已经不是那个敢爱敢恨的人了。也许是确实过

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你也有了种种顾虑，像个标准的二婚女相亲前的户口调查。

他似乎觉察了你的顾虑，主动约你的家人吃饭，耐心地跟你女儿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将你介绍给他的朋友，把你带在他身边，不避讳任何场合，哪怕是跟他的一双儿女视频。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你是有些感动的，你知道他是在用行动表明他想跟你建立的是一种长期的关系，而不只是暂时玩玩。

要命的是，在你还没能判定他的单身是真是假时，你已经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兜兜转转，居然能与年少时的初恋再相逢、相知，再续未了情缘，你觉得这是上天对你这么多年坚守的垂怜与眷顾。你想你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相信情到深处，他自然会为你铺平一切道路。你向他完全敞开了心扉。你们相处得特别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经历了这些年择偶的磨砺，再与男人相处，你少了年轻时的刁钻与执拗，变得更加温柔、大度。

满弟和弟媳的矛盾越来越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那天两孩子一起做作业，为一块橡皮擦推搡起来。你正要寻问怎么回事，弟媳一把抢过那枚橡皮擦扔进垃圾桶里，两孩子愣了一下，你女儿就“哇”地哭起来。弟媳气急败坏地抓过她儿子，朝着屁股就是几大板，边打孩子边吼道，“我让你皮，我让你闹，做个作业都不老实，还让不让人活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惹妈妈发这样大的火，也委屈地哇哇大哭。满弟拉过孩子，吼她，“你发什么癫，又拿孩子撒什么气。”“好，我教育孩子，你说我是撒气，这日子没法过了！”于是，孩子之间的小打闹迅速转为一场大人之间的战争。

这是你这两年的生活常态。你知道，她这样闹，都是闹给你看呢，你早就想从那个家搬出来，去租房子住，提了几次，满弟不让，说你非要搬出去就是在逼着他还钱。本来你用住房

公积金按揭一套小户型房是不成问题的，但贷款没还清，住房公积金就用不了，你也只好一天天忍着。

就在我越来越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何子琪把一套新房子钥匙交到你手上。握着钥匙，你却犹豫起来，好几天都心神不宁。新居的装饰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卧室里挂着一幅画，画上是十五六岁的你扎着马尾坐在教室里回眸而笑的青涩模样。这幅画太让你惊异了，你不知道是他新近画的，还是他以前画的。那画看上去旧旧的，但你记得你没有女孩身上的着装，女孩脸上的气质也与现在的你更接近些。你问他，是以前画的，还是才画的。他诡秘地笑着，说，你猜。就像每当你问起他的个人情况，他也总是那样诡秘地笑。

你觉得，他先给你的，不该是一串钥匙，而是一枚婚戒。然而留是退，你却捉摸不定。你感觉你似乎正在滑向你曾经所不耻的角色，而要抽身，却如陷在沼泽地里一般，越用力，越深陷。

终于有一天，你在大街上走着，先是感到有人在你后边指指点点，你回过头去，忽然一股东西泼向你，你本能地用包包挡住，但还是感觉手上、头上一阵烈火灼烧般疼痛，你哇哇大叫起来。看不清是些什么人，你只感觉一些人跑远了，一些人又拥围过来，在嘈杂的人声里，你仿佛听到徐业楠的声音穿越时空而来，“你以为你离了，还能找着更如意的吗？我怎么这么倒霉，娶了你这么个有洁癖的女人……”

过山谣

姚冶彪

喧闹的广州富达电子厂,第六车间流水线上突然响起手机来电音乐:“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身边……”女工李山红掏出手机一看,这是个陌生号码,来电地址显示是贵州省黔东南,是家乡来电,有谁千里迢迢打来电话呢?对于遥远的故乡青峰岭,山红心中始终有一根刺,这根刺时时提醒她发生在青峰岭的往事。李山红今年40岁,她温柔而贤惠,冷淡而矜持,善于把自己隐藏起来,像一只冬天的刺猬,有着长长的刺毛,一有风吹草动就立起刺毛,包裹着自己软弱的身躯。李山红把熟人的电话号码都设置有名字,陌生电话一律不接。

那个打电话的人很有耐心,一次挂断后,继续来一次,不紧不慢,仿佛钓鱼的高手,耐心地把钓钩

一次次抛进河里。于是《好人一生平安》这首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车间里响了五次，流水线的拉长曾亚丽实在听不下去了，她会唱这首歌，熟悉的音乐响起，她就有一种想跟着唱的冲动，像小孩一听到嘘嘘声就要尿尿一样。曾亚丽是四川妹，四川妹子比较泼辣冲动。曾亚丽说：“李山红，你手机一直在响呢，好人一生平安，你接哈嘛，接哈我又没扣你工资。”拉长发话了，山红实在躲不过去，她叹口气，手指头滑过接听键：“喂——”

电话那头一个年轻的声音又清又脆，像炒黄豆：“请问你是青峰岭村的李山红吗？”

“我是——”山红踌躇着，看看对面曾亚丽一张似笑非笑的脸：“你是哪位？我在上班，有点忙，没事我就挂了？”

“别别，千万别挂电话，你这个电话好难打进来的。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是青峰岭村的驻村帮扶干部李天富，从王登支书那里了解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希望你回老家一趟。当然，具体事情等你下班再和你沟通，请你把我的手机号记下。好了，你忙吧，拜拜。”

真是莫名其妙，先前急捞捞地要求山红不挂电话，后面自己倒先挂了。山红心中怅然若失，觉得自己上了一回当。她看看对面，曾亚丽笑着：“什么好事？给大家说说分享一下？”

山红晃晃脑袋，手托着下巴：“一个帮扶干部，说要跟我沟通沟通。”

曾亚丽眼睛放光：“哎哟，你摊上好事了。帮扶干部好啊，我们四川那边在搞脱贫攻坚，帮扶干部进村问寒问暖做实事，我的老母亲上个月生急病，打电话给我。我这么远哪个赶得回去喽，结果是我们村的驻村帮扶小黄半夜把我老娘送到县医院。我老娘病好了，电话里把我骂个狗血淋头，说养了一堆儿女，临有事还不如一个驻村干部。”

山红说：“真的那么好？”

曾亚丽说：“现在全国一盘棋搞脱贫攻坚，

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贵州的干部都一样的哈，你好好和这个李天富沟通沟通，了解家乡有什么变化没？你该回家去看看，好多年没回家了？”

“2002年，2003年……2018年，哎哟，你不问我还不算年头，都十六年没回家了。”山红右手五个手指摊开，清点年头，一个年头蜷曲一个手指，每个手指蜷曲了三遍，大拇指还多一遍。她揉揉眼睛：“回去也没什么看头，抬头就看见半块馒头石，那晚上我也是命大，和两个孩子睡东房，老铁睡西房，哪个晓得半夜飞来一块石头，把老铁砸死了。村里嚼舌根的都说我命不好，克夫命。说老天有报应呢，石头砸得那么准，全寨老少三百多人，偏偏砸死张铁。我回去，又等着他们笑话吗？”

曾亚丽怂恿着她：“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燕子还有个旧泥窠呢，你回去看一下老屋，看看死鬼丈夫的坟墓，看一下田土菜园有什么嘛？你不回家，老屋场让人卖了都不晓得？你儿子张青山要回去不？女儿张桃花要回去不？”

山红出来打工后，一直努力挣钱送两个孩子读书。儿子叫张青山，女儿叫张桃花，都是带着青峰岭泥土味的名字。出来的时候，张青山才三岁，张桃花两岁，现在孩子都是十七八岁的大人了。好在娃娃都很争气，一个读高三，一个读高二，高中生花钱比较多，山红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娃娃身上了。张青山和打工的舅舅回过两次老家青峰岭，回来就抱怨，说老家要走老长老长的山路，还没地方洗澡。山红爱问家里的一切事情，问话很细，一丝一毫也不放过。问那个坡那个岭，说当年在这个坡上放过牛，那个坡上砍过竹子。张青山答不上来，就说：“妈，你自己回去看一下哈，爹的坟上黄茅草都老高老高了。”山红哪里不想青峰岭呢？日里想，夜里想，一做梦，那遥远的连绵的青山就钻进梦里来。可是她不愿回去，回去就会看见那破败的瓦屋，屋顶黑色的豁口提醒着

她发生的悲剧。

真的就不回去吗？山红暗想。2002年山红走出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她山红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脚下踩的是别人的地，头上顶的是别人的天，山红浑身不自在。她见到谁都卑微地笑，怀揣着内心的不安，小声地问路，路人翻着白眼，不耐烦地看着这名说着难懂方言的妇女。她牵着张青山，背着张桃花，无力地走着。南方的太阳如此炎热，娃娃“哇哇”地哭着，让她感到那样的无助和孤单，她听到自己心脏爆裂的声音。她坐在路边炽热的花坛台阶上，不可抑止地嚎啕大哭起来，张铁死后的所有委屈，似乎只有在遥远的异乡才能痛快地哭出来。那天广州火车站西500米远的步行街，人来人往，没有人知道这个妇女在哭什么。山红就这样哭泣着，她的两个孩子反倒不哭了，他们偎依着母亲，呆呆地不敢声响，看着哭泣的母亲。山红泪眼婆娑中，一个矿泉水瓶递到眼前，一位捡垃圾的老太太看着山红。山红抹抹眼睛，想起了那些关于异乡的可怕传说：一些人贩子把迷药灌在矿泉水瓶里给人喝，人昏迷后就带人带走。山红惊惶地抱住张青山和张桃花，张青山大叫：“妈，妈，有水。”垃圾婆看看山红，麻木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她打开瓶盖，自己先喝了两口，再把瓶子递给山红。山红接过瓶子，“咕噜噜”地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口对准张桃花的小嘴。喝过水后，山红缓过气来，她抬眼看去，垃圾婆佝偻着腰，已经在很远的的一个垃圾桶边翻捡起来。

山红后来找到在广州金福来餐馆打工的妹妹山紫，山紫看到蓬头垢面的姐姐和两个孩子，大吃一惊：“大姐，哪有像你这样来广州打工的，还带着两个小把戏，这样去任何一个工厂人家老板都不会要的。”山红一脸坚毅：“不要就不要呗，我总不能丢下青山和桃花一个人去工厂。”山紫两手一摊：“那你怎么活？”山红说：“最差莫过于讨饭，大不了我们娘仨去讨

饭。”

关于垃圾婆给救命矿泉水的事情，山红谁也没有说。她觉得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冥冥中上天来给她指点了一条生路，这是天意，老天要她活下来。

下班后，山红吃了晚饭，先打了个电话给老支书王登，青峰岭最值得信任的人是老支书了。老支书在电话里会告诉山红嫂很多家乡的事情，2004年，老支书说电网改造，也给李山红家新安了一个电表，说青山回来上学，晚上读书不会变近视眼。2006年，老支书声音激动，说天大的好事呢，中央出政策了，给农民免皇粮，山红，你的农业税不用缴了，你好好在外打工，莫担心缴农业税的事情了，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把这几年的粮食秤给你。2008年，老支书说四川发生地震了，我们这里也晃动一下，我们把全村老少都叫出村来，生怕那半块馒头石掉下来。2012年，老支书说村里沿着山道修了一条马路，用去炸药若干，特别是过鬼鼻子岩，那里全是石头，挖掘机都挖不过去，全村老少齐上阵，用炸药炸，用撬头刨，硬生生在岩壁上开出一条路来。现在回家可方便了，马车、拖拉机、面包车、摩托车都可以进来。不过是挂壁公路，一组的张三毛夜里开摩托，一个不小心栽出去，悬挂在半山老松树上，成了全村的笑话。2014年，老支书说全国在搞精准扶贫了，村里在开会评精准贫困户，征求外出务工人员意见呢。2016年，老支书说马路用水泥砌上了，又宽又平，水、电、通讯都搞好了，山里能用手机视频聊天，老支书随后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老支书拿着大喇叭喊：“今天这个院坝会，是对精准贫困户再核实，再梳理。习总书记强调，要拿出绣花精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今天，王登的声音依然洪亮：“山红啊，我先说个好事啊，我们村的土地你晓得闲置了蛮多，现在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发展产业种桑养蚕，我把你家的四亩地都流转出去了，年底给

你分红啊。”

山红说：“老叔，谢谢你了，今天驻村干部李天富给了我一个电话，我想问问他想找我做什么？”

王登笑起来：“李天富蛮好的一个娃娃，是县里文广局派下来的驻村帮扶干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找你肯定有好事情啊。对了，他还问起过山谣的事情，说过山谣唱的是我们五溪先人的历史，我讲我们全寨都会唱，但是能唱完全本的，只有张帷师家人，山红，你记得全部过山谣不？”

山红想想：“好多年都不唱了，慢慢记，也许能记出来。”

王登说：“记出来好，你慢慢回想，李天富说要吧过山谣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山红翻到李天富的名字，拨打过去。

“喂，小李吗？我是李山红，你找我有啥事吗？”

“喔，山红大姐啊，有事，有大事。”

李天富说起事情来，原来青峰岭搞全员人口信息排查，排查来排查去就排查到山红家。山红家情况比较特殊，有人在外面务工，按标准已经达到了“一达标”的标准。但是山红多年未改嫁，属于单亲家庭，家里住房无保障，娃娃在读高中，负担比较重。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决定请山红回去一趟，讨论是不是把山红家补进精准扶贫户里去。进入精准扶贫户后，在教育扶贫这一领域，就有很大的帮助。

李天富的话文绉绉的，切合实际，还带着一丝学生腔。山红嫂听得心里暖洋洋的，特别是提到教育扶贫，她想到孩子张青山，张青山懂事早，明白自己学习来之不易，在学校努力学习，一直是尖子生。学校今年来通知，说外省考生要回原籍参加高考。说实话，张青山的成绩考个大学没问题，可是想到大学那笔天文数字的学费，山红嫂就愁起来。现在好了，驻村干部主动问到这个问题，如果真有教育扶贫的这

笔资金，自己的困难将大大减少。想到这里，她打开皮箱，收拾起东西来，准备明天就去工厂里请假，回老家青峰岭去。

二

连绵的青山在眼前晃过，山红坐在车窗边，默默地辨认着那些熟悉而陌生的山岭，桃花山，兔脑壳山，愁空山，鬼鼻子岭。山路一转，远处现出一座高峭的山岭，黛色的山顶有半块馒头状石头。青峰岭馒头石啊，近乡情怯，山红一阵酸慊，心中的刺被拔出来，带出来的全是血，红彤彤的，像老铁被砸死的那晚，房子里成了血河，让人不忍直视。

那年春天下大雨，晚上雷声轰鸣，一道闪电骤然从厚厚的积雨云中亮起，如太上老君八卦炉爆裂，长长的雪亮火链准确地劈在青峰岭的馒头石上，馒头石一分为二，半块石头如炮弹沿抛物线飞出，“轰隆”，瓦渣木屑乱飞，正在睡觉的张铁被砸中了。

办完张铁的丧事，山红心里堵，山寨里流言蜚语满天飞。山里人眼皮子浅，说的话像钝刀子割肉，拉着筋，扯着肉，指桑骂槐，捕风捉影，搅得山红心疼万分。山红知道大家乌眼鸡一样争夺的是什么？不就是自己家那几丘田，几块土？老子偏偏不逞你们的心愿，宁愿田地里长草，也不把地方给你们。好，我惹不起你们，我躲得起。我的田地就搁在那里，看你们谁有本事把它撬回家去。

山红红着眼睛，看着后山峭壁上的半块馒头石，狠狠地说：“什么狗屁的风水宝地？这个地方我再也不住了。”山红下了决心，要全家外出打工。

一个月后，山红带着孩子张青山、张桃花离开青峰岭。村支书王登替山红背着干瘪的被窝卷，边走边说：“山红，你出去散散心也好，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万万想不到的，娃

娃你不带走行不？都还小呢，后面要读书呢。”山红说：“老叔，我现在说一句话就要落泪，这个地方我多看一眼都伤心。张铁父母都不在了，娃娃我不带出去，谁来照顾他们？留在家里再出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活啊？请你老叔放心，我去广州哪怕是讨饭，也要继续送娃娃读书。”王登说：“不耽搁娃娃就好，你在广州那边有熟人没？”山红说：“我妹妹山紫在那边酒店当服务员。”

走到马路边，一辆汽车停下，司机大喊一声：“过山呢？”山红回答：“过山。”

这里山多，岭多，印度洋板块向北挤压亚洲大陆，在中国西部形成了青藏高原，在西南形成了云贵高原。毛主席长征过贵州，诗性大发，留下两句著名的诗句。一句是“山，快马加鞭未离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一句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山套着山，岭环着岭，远处半山腰一群山羊在移动，两头黑色的水牛在擦角，放牧小孩在唱歌。歌声一字不落地钻进山红的耳朵：“过山远兮恶水长，劝我兄妹兮心莫慌，前有羲神兮守险道，后有长蛇兮盘山梁……”歌词古韵悠然，带着无尽的沧桑，山红心里一震，这是“过山谣”啊，老祖宗唱的歌。青峰岭这一带，主持祭祀的张老雉师能完整地唱出过山谣，一唱就是三天三夜。张老雉师过世后，他的儿子张铁继续唱过山谣。山红和张铁在一起的岁月，也记下了过山谣。山里人把出山叫过山，过了这片山，就是异乡。那些地方，没有人能唱过山谣。

汽车师傅见山红发怔，提醒道：“要不要过山？”山红清醒过来，抹抹眼睛，拉着张青山、张桃花上了车，王登把被窝卷从玻璃车窗递进去。汽车发动，王登跳起避开车轮溅起的泥浆，张青山、张桃花忽然“哇哇”地哭起来：“不去广州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山红探出头来，对着王登挥手喊：“老叔，家里的田地就拜托了，我不要一颗粮食，只要每年上缴公粮的时候，

请你把我们家的公粮缴了，这田地是国家分的呢。也让村里人知道，青峰岭还有我们一家人。”

2018年7月21日，山红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青峰岭。下了车，村庄完全换了模样，水泥串户路通到各家院子，每隔五十米有一盏太阳能路灯。村口有一张铁皮告示牌，上面写着：“地质灾害点，山石滑落时，由灾情警示员敲锣示警，村民听到示警声，请马上离开房屋躲避。”一个妇女看见山红，她左看右看，忽然一声惊叫：“山红，是山红回来了。”山红看着这名妇女，妇女的样貌让她隐隐绰绰有些熟悉，但是她心里始终回忆不起妇女的名字。山红怔怔地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山里辈分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七老八十却是孙子辈，有的小娃娃却是大家的老太爷。山红迟疑地问：“你是……”妇女拉起山红的手，说：“我是荞麦啊，昨天，王支书说你要回来，我就等在村口。去我家吃饭，吃完饭再去办事。”听说是荞麦，山红心里忐忑起来，荞麦和山红差不多年纪，都是嫁到青峰岭的媳妇，二人平辈，算是妯娌。两人刚开始还比较要好，整天搅裹在一起，说一些闺蜜之间才懂的悄悄话。后来张铁一死，荞麦也嚼起舌根来，说什么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哪有这样巧的事？山红是白虎星，神山上的馒头石镇不住，所以落下来砸死了张铁。

荞麦提起地上的旅行包，看见山红丝毫没有动身的意思，知道山红心里还有疙瘩，说：“山红啊，以前老姐对不住你呢，不该往你的伤口上撒盐巴。你十多年不回家，老姐也心里悔恨了十多年。想当面向你道歉，你一直不回来，我都找不到机会。今天你回来了，老姐给你赔罪。”

山红心里一热，她看到荞麦灰黑的头发和满脸的皱纹。荞麦和山红同年，比山红大几个月，可是现在一对比，山红和荞麦外貌上简直是两代人。山红忙说：“荞麦姐，我一直没有怪

你。只是回到这青山岭,我看到馒头石就腿发软,头晕,走不动路。”

荞麦拉住山红说:“没事,回到家里,坐一坐,我给你化一碗蜜糖水,喝下去就好了。”

山红在荞麦家吃完饭,心事重重地去看老屋。那幢老木屋还立在那里,十多年的风雨摧残,早已支离破碎,院子里青苔杂草丛生,水洼里还集着雨水,里面有蚊子的幼虫在蠕动。山红推开堂屋门,一股霉湿味扑面而来。她走进老屋,踩在青砖地板上,青砖滑腻腻的,结满白色的盐碱和黑色的苔藓。堂屋正中板壁上,灰红色的神榜写着“天地国亲师位”,两边是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礼仪耕读长”。

神榜前的雕花小方桌上,有一面镜框,张铁的身影永远停留在26岁年纪上。张铁微笑着,他的嘴唇微微上翘,仿佛在对山红说话:“山红,你终于回来了,我们一起唱过山谣吧。”山红对着镜框,眼睛里有液体在流动。荞麦安慰说:“山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要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好了,晚上我们还可以说说悄悄话。”

山红走出老屋,抬起头,她看到黑黝黝的青峰岭屏风般逼人而来,太阳落山,斜照的夕阳给馒头石镀上半边黄金,像洪荒时期巨人的头盔。山红不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山顶。

刚结婚的时候,张铁和李山红好得像紧紧箍咬在一起的螺丝螺母,严丝合缝,八号扳手也不能把他们分开。张铁喜欢带着李山红漫山遍野地闲逛,一次二人费劲爬上青峰岭,山风呼呼吹来,山红坐在那块圆丢丢的馒头石上看着张铁傻笑。张铁说:老早老早以前呢,天漏了个窟窿,有个大神仙炼石补天,一共炼了366块石头,补天用去365块,剩下的一块就扔在这青峰岭上,变成了馒头石。我们老祖宗抬头看见馒头石,说这里风水宝地呢,枕着馒头睡,年年五谷丰登。李山红从山顶看下去,那些破碎的田、土东一块西一块,都开在山间的石头

缝里,大家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处石头旮旯里种上包谷、高粱,期盼着能多有三升杂粮。李山红吓一声,穷山恶水,还五谷丰登呢?张铁说,老祖宗为嘛来这个地方?桃花源里好耕田哩。老早老早以前,老祖宗原来住在大平原上,后来官家来了,抢走了好田好土。老祖宗打不过敌人,只好连夜搬家,走过黄色的大河,走过青色的大河,平地住不了,就对着高山密林跑。这样走了十几辈人,爷爷死了,孙子接过鞭子,赶着牛羊走。老祖宗来到青峰岭,看见那块馒头石,老祖宗说这里是女娲大神补天的地方,有神仙庇佑的风水宝地呢。从此老祖宗在这里安了家,青峰岭也成了神山。周边许多县每年还来人祭拜神山呢。

张铁说着那些远古的传说,忽然起个高腔,歌声响遏行云:“爷爷过山兮山风狂,高山连云兮松柏长,奶奶过山兮山雨茫,两眼汪汪兮泪断肠,六畜过山兮道阻且长,崎岖难行兮惊牛羊,鸡犬过山兮声惶惶,今别家园兮路何方……”张铁高声唱起来,山红羡慕地看着他,忧郁的歌声在夕阳中传得老长老长。

离开荞麦家,山红来到王登老支书家。老支书正在和一个年轻后生对着电脑标地图。老支书看见山红,高兴地说:“山红啊,我正在和小李标村寨的危房示意图,你就赶来了,吃晚饭没有?我叫你大娘给你热饭去。”

山红连忙说:“老叔,我吃过了,你们先忙。”她转身欲走,那名年轻人站起来说:“你是李山红大姐是吧,我是李天富,正有事找你。先别忙走,我们说说话。”

李天富目光对上山红,山红脸一热,连忙避开。就这么一瞬间,山红看到的李天富仿佛一棵青峰岭上的松树,高,瘦,身躯如刀剑。李天富打开麻黄色一户一档厚纸壳档案盒,取出李山红的材料,说:“山红姐,这些是你家的基本信息材料。你多年不在家,可是你的材料村里做得整整齐齐的。你家还是青山岭的老住

户,我们通水通电通公路,都没有忘记你家呢。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鉴于青山岭这里是地质灾害点,群众住在这里非常不安全。同时这里土块田地破碎,发展产业困难,属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县里决定对青山岭村进行整寨易地移民搬迁,这是个重大的事情,所以特地打电话叫你回来一趟。”

山红听得心潮起伏,政府要搞搬迁了,要摆脱这一块穷山恶水了。山红不知道说什么好。半晌,她问道:“搬到哪儿去?”王登老支书笑起来:“当然是搬到好地方去,县城旁边的方坝移民点,那里有学校,有医院,有派出所,还有工业园区,能务工又方便照顾家。”

山红的心脏在砰砰跳动,难得政府想得这么周到,连住下来后务工地点都安排好了。她想起一件事,急忙问道:“老书记,小李,你们莫笑话我啊,这个交多少钱?我现在可没有钱。听人说县城里房价是天价,一套房子二三十万。蛮多人都买不起房子,易地搬迁是好事,为一套房子还一辈子账可划不来。年轻人都说,那叫房奴,人成了房子的奴隶。”

李天富笑起来说:“山红大姐还晓得房奴这个词啊。易地移民搬迁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要项目,根据规定,一家每人出2000元基本费用,你们家三口人,也就是6000元钱,这点钱根本不会让你变成房奴。房屋面积一家每人按20平米,你们家是60到80平米的小户型。”

山红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这个易地移民搬迁真是好政策啊,算下来自己简直不花钱,就能得到一套房子。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好事?亲戚再好,谁一次送你10多万块钱的房子?她又想起孩子张青山、张桃花接受教育的事情,小心翼翼地问道:“小李,莫嫌我话多啊,这个我家青山眼看就要高考了,他的教育扶贫不晓得有没有?”

李天富说:“你家的具体情况我们都清楚,

不但住房没有保障,务工也条件有限,而且没有男劳动力。我们准备把你家补进贫困户里面去。当然,这还要通过村民大会进行认可。其实,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教育保障。你的娃娃——嗯,主要是读大学要钱,只要他考得上,他的教育就有保障。”

山红听了,站起来告辞,她急着要把这些好消息和荞麦聊聊。

李天富想起一件大事,他放下档案,疾步追出来:“山红大姐,听说你会唱过山谣,你能不能唱一回?”

山红回头,脸忽然红了,低声说:“我一个人唱不出来,晚上我和大家在广场里一起唱。”

王登大笑:“山红啊,你是出不得客喔,在外面见了那么大的世面,还怕当面唱过山谣。”

三

太阳能路灯照得村民广场雪亮一片,男女老少坐在一起,大家热烈地说着话,说现在的物价,说山上的桑树,说政府发动大家搬迁,说这里要打造成风景区。山红和荞麦手挽手走进来,大家连忙打招呼,拉上几句话。有的说山红胖了,有的说山红不显老,在广州返老还童了。有的说山红现在是苦尽甘来,衣锦还乡,回来后还那么懂事,不装大,让人舒服。

满头白发的金花大娘拉着山红:“山红啊,你可回来了。闺女,你可是我们村里唯一唱完全本过山谣的人,过山谣不能在咱们这一辈人手里丢掉啊。”她缺着牙哼哼唧唧:“唱过山谣也要正式场合呢,哪像那些野小子,学了三句两句,就在山间田头显摆,听着没头没尾的。”

今天晚上,山红要带着大家唱过山谣呢,驻村干部小李是文化人,要把过山谣完完整整地记下来呢。记下来好,记下来用电脑保存着,能千年万年流传下去。

小李和王登走出来,大家一阵鼓掌。李天富来到青峰岭后,给东家搬砖,给西家修屋,带着大家修通村水泥路,事事干在前面,没有一丝一毫城里人的娇气,很快获得大家的好感。大家说小李是个好毛弟,不摆架子,贴近群众。说实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小李只要做到80分,大家也把他夸到100分。村支书王登拿着话筒说:“全村的老少爷们,今晚上有两个事啊,一个呢是山红回来了,山红不容易啊,一个弱女子在外面打拼了整整16年,操持这个家,辛辛苦苦把两个娃娃养大,还没有耽搁娃娃的学习。我们宣传这个模范,那个模范,山红就在我们身边,她就是我们村的模范。那年我送山红过山,心里就恨自己,我这个书记当得不称职,没有把青峰岭搞富裕起来,留不住山红。山红,老叔给你道歉了。”王登朝着山红,猛地弯下腰去,对着山红鞠躬。

山红手足无措,连忙身子歪到一边说:“老叔,老支书,要不得呢。”荞麦扶住山红,大声说:“山红过山,我们也有责任呢,当年挤在一起窝里斗,张铁哥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一帮子娘们还对山红热潮冷讽,换着谁也不愿在青峰岭。”一干妇女也七嘴八舌地说起来,言语中表达着对山红的歉意。金花大娘笑呵呵地说:“我讲个实话,山红,谁也不怪,要怪就怪这里这些年太穷了。我老太婆拿着拐棍砸了多少乱嚼舌根的娘们,丢了个鸡蛋,少了颗玉米,一些娘们能没皮没臊地爬上青峰岭骂一整天。咋整的?还不是穷。现在谁去动人家一根草?东口大树家,全家外出打工,冰箱电视全在家里,也没谁去偷去拿。为个啷嘛,现在富裕了,我这个老太婆一个月都能领200多块钱,有80岁以上的老龄费。有老年保,叫花子都吃上肉了,谁还有心思去贪小便宜。”大家想想这是最准确的心里话,又激烈地一起乱鼓掌。小李接过话筒,说:“金花婆婆说得有道理呢,以前贫穷,那些

鸡毛蒜皮的事都是天大的事,现在政策好了,大家都忙着致富,鸡毛蒜皮的事都不叫事了。山红是青峰岭村的宝贝疙瘩,根据文化调查,她是我们县唯一能唱完全本过山谣的人,等会儿,就请山红和大家一起唱过山谣。”

王登拿出一沓材料说:“根据实际情况,三保障中间,山红的房子还是破房子,娃娃张青山马上就要高考了,妹子张桃花也还在读高中,教育还没有保障。大家看一看,评一评,山红能不能补进贫困户里面去?”

大家都举起手来,一致通过李山红家补进贫困户。

王登说:“闲言讲不尽,我讲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哈。青峰岭这地方,大家住了多少辈人,这里山多石头多,有个风吹草动的大家都睡不着觉,生怕天上掉石头。青峰岭是地质灾害点,现在国家搞易地移民搬迁,就是把大家搬出去,去住县城高楼大厦,好不好?”

没有期待的掌声,现场群众都沉默了,男人们埋头抽烟,烟头的火星一闪一闪,像停下来的萤火虫。

依旧是金花大娘打头炮,看来老姜就是辣。金花大娘对李天富说:“小李啊,你是国家干部,讲出来的政策肯定是好的。现在我们都相信干部,以前干部上门就两件事:催粮罚款,刮宫引产。现在干部见人笑嘻嘻,和当年过山的老红军一样。只是这个搬迁,你得给我们讲清楚。古人都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青峰岭的狗窝,我住习惯了,要是搬到城里去,我一个老太婆,周围邻居都变了也不认得,找谁聊天去?再说城里楼房高,坐在半空中不接地气,天天窝在家里看电视,把人都闷死了。”

金花大娘一说完,大家像油锅里翻开的油,纷纷炸响。张铜锤说:“现在路也通了,水也好了,住在山里空气新鲜,去城里什么都要钱,喝一瓶水都要两块钱,我们进城渴死啊?”

张干荇说:“城里拉屎都要钱,那回我去车

站上厕所,守门的收我五毛钱。”

张一爹说:“在青峰岭还可以喂两只鸡,两头猪,小李,城里的高楼大厦修得有猪圈吗?我在楼上喂老母猪行不行”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出的理由啼笑皆非,有的理由简直不是理由,就是胡搅蛮缠说个话题罢了。说一千道一万,大多数人不愿搬迁。李天富摸摸头上的虚汗:“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完再发言。”

东头的张三狗说:“小李,你给我解释解释,进城拉屎要不要钱?喝水要不要钱?有没有在十八楼修猪圈?我命贱,住高楼上电梯,脚下无根,怕死呢。”

王登看着乱糟糟的人群,他把火气都冲着三狗发出:“三狗,你提的都是什么鬼理由?高楼电梯那么好,偏偏摔死你?”

张三狗依旧笑嘻嘻:“支书诶,国家政策再好,你们也要考虑实际哈,我们群众发个言都不行哈?你不想要我们民主讨论了是不?你要缝我嘴巴吗?”王登气得一瞪眼,张三狗洋洋得意,掏出一支烟,虚假地递过来:“书记莫生气,抽烟。”

群众会显然开不下去了,一些村民嘻嘻哈哈抽着烟,提起小板凳准备往家里走。山红看到清瘦的李天富东奔西走,忙乱地去阻止离会的人流。她心里一疼,像看到张铁一样。张铁作为青峰岭唯一的天语者,唱过山谣、唱洪水歌都没问题,就是胆小,一急起来话都说不圆范。有一回张铁和山红去赶场,走路时不小心踩着了于麻子的扁担,于麻子破口大骂,什么话难听就捡什么话骂。张铁手足无措,不住地道歉。山红实在忍不下去了,她抄起扁担,给于麻子就是两扁担。那一刻,她像一只愤怒的老母鸡,面对老鹰的威胁,拼命护着自己的鸡雏。

山红此刻觉得自己不能干坐着,她得帮帮李天富。山红走出人群,拿过王登手中的话筒,声音轻柔地说:“我来说两句哈,今夜小李不是

要听我唱过山谣吗?我好久不唱了,也不晓得声音生锈了没?”

大家都哄笑起来,提着小板凳准备走的人也立住脚,期待地看着山红。显然,唱过山谣大家是欢迎的。山红绉绉长发,抬头看着太阳能路灯发出的白光,她心里像一条河在奔涌,张开嘴巴,古老的曲调冲出堤坝,一泻千里:“爷爷过山兮山风狂,高山连云兮松柏长,奶奶过山兮山雨茫,两眼汪汪兮泪断肠。”歌声悠扬婉转,百折千回,冲击着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群众安静下来,他们顺着山红的歌声,努力去追寻那快要消失在记忆中的歌声。大家拍着手,一起唱和:“六畜过山兮道阻且长,崎岖难行兮惊牛羊,鸡犬过山兮声惶惶,今别家园兮路何方。”

李天富第一次听到这种天籁之音,空气中漂浮着宏伟而细微的震颤,他心中的震惊不亚于看到原子弹爆炸。他接受过历史学的高等教育,听到“兮”字音就知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古音。那些佶屈聱牙的唱词里,记录着南方少数民族刻骨铭心的迁徙史。这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流淌了几千年的歌声啊,歌声隐藏了山地民族的密码。歌声中,那些奇异的图腾飘舞,远古的祖先在舞蹈,洪荒时期的灵魂在摇曳。李天富心潮澎湃,耳朵努力记住那质朴的曲调,像贪婪的水牛,不放过眼前一株青菜。抬眼望去,路灯照着村民们的脸,那些敦厚的、痞懒的、温和的神情都变了样,人们的脸色是那样虔诚,认真地唱着祖先的歌。

终于,歌声停下来,会场一片寂静,路灯的光辉里,有好几只飞蛾在上下翻飞。

山红说:“大叔大爷大妈们,我今天回来,真的很高兴。”山红的声音哽咽,“我干嘛唱过山谣呢?我想哈,老祖宗过了几辈人的山,不就是想找一块没有灾害安安稳乐的好地方过好日子吗?我没有多少文化,在外面打工,做过保姆,端过盘子,现在在流水线上做电子元件,就

是按一下卡上去那种活路。大家也晓得,我拼死拼活这么干为什么?不是为回青峰岭来风光光,而是要送青山和桃花读书。只有读了书,娃娃们接受了教育,才不像我这样在外面做苦工。才会知道怎样把青峰岭建设好,才不会像祖祖辈辈那样,在这深山里苦熬日子。进了城有什么好处我其它的说不出来,但是娃娃的成绩肯定要比在山里好得多。城里有好的学校好的老师,我们苦了一辈子,难道还希望下辈人继续窝在山里?”

山红说完,低下头把话筒递给王登。

金花大娘大声说:“山红在外面打工,见过大世面,说出的理由有道理呢。啥都能耽搁,娃娃的学习耽搁不得呢。”

张三狗提着板凳站起来,他的声音异常落寞:“王支书,你的话还不如山红落叫呢。山红唱过山谣,我心里堵得难受,别的话我不说啊,我家小子在村小读三年级,都混成野猴子了,是该送到城里教育教育了,我搬。”

群众走后,王登拉住山红:“山红,你莫出去打工了,来帮老叔做群众思想工作,你的话比老叔中听。”

四

政府派来了两辆大汽车,车两边扯着红艳艳横幅:“青峰岭易地移民搬迁观摩团”。李天富拿着手提喇叭,指挥大家按次序上车。全村老少爷们穿戴一新,走亲戚一样喜气洋洋,今天政府要请青峰岭的老老少少去县城后坪移民点实地考察呢。

金花大娘驻着龙头拐杖,老来俏般炫耀地穿了一件大红袍,仿佛杨家将里的佘太君,雄赳赳气昂昂走上汽车。满车人都笑起来:“哎哟,大娘哟,你可太威风了,你今天是杨令婆出马,带着千军万马出征哈。”

金花大娘不理大家,走到前面第二排坐

下,回头大声说:“山红,你过来和大娘一起坐,咱们娘俩好好聊聊。”山红连忙撇开荞麦,走过来坐在金花大娘身边。金花大娘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通话,问广州的生活好不好啊?广州人是不是吃老鼠啊?山红耐心地作答。

大汽车停在一处光耀整洁的广场里。李天富说:“乡亲们,这里就是后坪移民点,以后就是大家的新家了。请大家跟随带队人员,不要离队,不要乱走乱窜。我们共同去看看新家。”

山红扶着金花大娘,大家一起跟着小李走。只见前面一块好大的门楼,上面几个鎏金大字:“砚州县后坪移民社区”,两边还有门卫室,守门的保安见到一大群人进来,以为是领导来视察,站得笔直“啪”地敬了个礼。

张三狗怪模怪样地还个礼,一本正经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咦,你们怎么没说首长好。”

李天富对着喇叭说:“我们走进大门,这里的安全保卫工作是24小时全天候值班,里面公安局安有天网工程,小偷小摸根本进不了屋。”

大家都很矜持,亦步亦趋地跟在李天富,眼睛贪婪地看着四周。这里有好大一片广场,四周花坛里种满花草树木,眼前繁花似锦。主要是石榴树,石榴花开得正艳,像绿叶中一个个红色的火炬。一些小花坛里种植月季,月季开得肥厚艳丽,红的白的黄的。花坛空隙处,有一张张精致花纹的铁扶手木椅,几个年轻妈妈在那里带孩子玩耍。大树的绿荫下,一群老太太在跳广场舞,放的音乐是《开门红》。围观的群众看到人群,大喊起来:“喂呵,青峰岭也要搬来了?”有人打招呼,“三狗,三狗,你们也打算易地移民搬迁吗?”三狗看看那人回答:“王大木头啊,你们住在城里安逸得很哈。单许你们王家寨的人幸福,就不许青峰岭的人也幸福幸福?”王大木头说:“热烈欢迎你们啊,你们来了,熟人更多了,大家在一起更热闹了。”

大家看完游乐场所,又看社区管理,然后在前期搬入的搬迁户家实地考察,看了学校,社区,派出所,最后去移民点后面的工业园区走了一圈。看完后,大家心里有了底,回到汽车里,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金花大娘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我还以为来到这里没熟人,谁知道进来一看,全是熟人。东山沟的陈姨妈,还和那些妹子学跳舞呢,老妖精学得三不像,要是我来,保准比她跳得好。”

张一爹说:“这里住着好安逸啊,房子修得亮刷刷,里面装修得像接新媳妇的洞房,这样的好房子不要才是傻子呢?”有人笑着接话:“一爹,那天你不是嫌移民房没有牛圈猪圈吗?是不是要政府给你在十二楼修一个牛圈,牛饿了,你就牵下来吃花坛里的月季花,牛也搭着你过幸福日子呢!”

张一爹老脸涨红了说:“娃娃们,莫拿我老人家戏毛。来到这里才晓得后面有好大一片工厂,我叫我家二毛和芳妹去进厂,一个月怎么也有四五千块,我还养牛干什么?我在青峰岭养了一辈子牛,实在是养怕了,老怕放牛,少怕读书呢。我什么活也不干了,养只画眉,天天和老汉们斗斗画眉。干了一辈子农活,要好好享享清福了。”

金花大娘拉着李天富的胳膊:“小李耶,能不能帮大娘个忙,给大娘分个四楼五楼的,一二楼太潮湿,八九楼以上太高,我寻思就四五楼最好。还有,这个房子要亮堂,要暖和。”

张三狗说:“大娘,你想开后门啊,好房子都归你,差房子给谁啊?”

金花大娘狠狠地瞪一眼三狗:“就你话多。”

李天富说:“大娘,我们要公平公正呢,分房子要审核,要抽签,大家机会均等。其实,这么好的房子,又能有多大差别呢?”

大家说了一通,都是对移民地点很满意,

恨不得马上分到房子。

晚上,大家来到荞麦家,看山红,还要请山红拿主意。通过这两天的表现,大家都把山红看成了主心骨,觉得山红见过世面,还能为大家着想。

山红知道什么呢?她知道广州7月是多么炎热,人走在沥青路上,脚底板吱吱冒油。大家说,这也太热了,在广州的太阳底下站一下,人就变成蜡人,一会儿就融化了。山红还知道广东佬喜欢吃一道菜,叫龙虎斗,就是猫肉和蛇肉放在一起炖。山里人不吃猫肉,说猫肉有一股酸味,难吃。蛇肉倒常吃到,可是蛇肉当不了大餐。家里有老人的人家,蛇都不能拿回家,只能在野外架一个鼎罐煮。

山红摊开手,那我就没得讲的了,这些你们不爱听,其它的故事我说不来。

大家说,不是呢,我们是想听听搬迁的意见。山红说,还有什么意见?你们去看房不都是一个劲要搬迁吗?大家嘿嘿笑,张三狗说出心里话:“在后坪看房子时当然是想搬迁,回来想想却不甘心呢。城里有城里的好处,山里也有山里的好处,总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想不到,才找你讨主意呢。”

山红说:“又想鸡仔抱,又想寡蛋吃,这个主意我想不出来。”

大家尴尬地笑起来,觉得这确实有点强人所难,这么多大男人都想不出主意,山红一个妇道人家能想出什么法子。

张一爹说:“老祖宗过山,创下这么一大片基业,说丢就丢了,想想总有点不甘心。”他顿一顿说:“山红呢,张铁走了,你就是我们青峰岭的天语者了。离开了清峰岭,你还能唱过山谣吗?”

能唱完全本过山谣的人,山里尊称为天语者,意思是能与神祇对话的人。天语者的责任是在祭祀中唱过山谣,告慰祖先在天之灵,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大家拿

主意,是秤上的定盘星。

山红觉得天语者这个称谓是那样神圣而遥远,这个古旧的名词应该出现在发黄的书籍里,而不是在现实中。算起来,张铁的爹张老傩师算是青峰岭最后拥有天语者称号的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们横扫封建余孽,牛鬼蛇神,张老傩师带着高帽游遍四乡八岭,天语者这个威仪的名字也成了“封资修”的代名词。后来改革开放,政策宽松,张铁子承父业,跳傩戏,演傩技,唱过山谣,却再无人称张铁为天语者。客气的叫一声“张师傅”,天语者这项事业,被剥夺了神圣的外衣,沦落为和杀猪屠夫、边框篾匠、放鸭鸭客一样,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而已。

山红想说,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天语者?天气谁知道?不是风伯雨师,不是雷公电母,是气象局最先知道呢。早上打开手机,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手机提醒信息里说得好好的呢。

山红觉得张一爹说出天语者这句话,是给自己戴一顶高帽,压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又或者纯粹是开一个善意的玩笑,无话找话。无论哪种,山红都觉得自己承受不起,难道就因为自己会唱过山谣?这不过是阴差阳错罢了,张铁没有娶她,或者张铁活到40岁,把过山谣传给儿子张青山,天语者这个称号都与自己遥遥无关。

山红说:“我在外面打工十多年,记得的也依然记得,记不得的早已经忘记七七八八。我一直外面租房子住,离开青峰岭不会掉泪,回到青峰岭呢,也一样心里安静。”

张一爹长叹一口气说:“娃啊,你们年轻人心宽都放得下,我一看到青峰岭的花花草草,就走不动路了。”

五

山红没有回广州,她回到不一样的青峰岭,心里突然有了一种牵挂,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她一留下,就闲起来,一闲下来,日子就显得非

常的长。

接到曾亚丽的电话,曾亚丽问山红还回不回广州富达电子厂。如果再不回的话,就视为自动离岗,山红的岗位就会被别的打工妹代替。

山红有理由说服村里人,可是对于自己,她同样想不出两全其美的法子。李天富那天急匆匆地跑来,还带着录音笔,要山红唱完全本过山谣。并且说已经把过山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上去了。

山红也把张一爹的疑惑说出来,过山谣离开青峰岭,还是过山谣吗?李天富说,社会在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想起这个文绉绉的话山红就想笑),文化这种软实力的东西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不是说离开某种环境文化就不存在了,而是已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李天富举了个活生生例子:孔子死了几千年了吧,儒学也不是官学了吧,现在孔子学院还开到海外,外国人都学《论语》呢!但是现在的儒学和春秋、汉代、唐代的儒学都有区别,为什么?社会在发展呢,儒学中一些过时的、落后的东西肯定要摒弃。比如,孔夫子说过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之难养也。山红说,呸,孔夫子养不活自家老婆,骂人呢。李天富说,对啊,孔夫子还是圣人呢,说的话都有错,文化流传,肯定要摒弃一些东西,增加一些新内容。

这番话高深精妙,山红听得似懂非懂。李天富说,这个好比喻,比如这个过山谣啊,以前天旱祈雨,人们唱它玩草把龙,现在大家都晓得天旱唱过山谣是求不来雨的,就打深井,修提灌,用科学力量取水呢。

山红心中豁然开朗,离开青峰岭,过山谣还是过山谣。即使自己没有传人,即使自己哪天在这个世界消失,过山谣记录在小李的电脑里,就能保存下来,就能让后面的人知道老祖宗过山的艰辛。大家只要喜欢,都可以唱过山谣,唱过山谣的,并不一定都要成为天语者。代天立命,与祖宗神祇对话,本来就是虚无缥缈

的事情啊。老祖宗加上这些框框套套,也不过是一种保存的形式,用神圣的威仪把过山谣长久地保存下来。

王登支书是干直活路的人,他每天跑东家走西家,劝说大家签署搬迁合同书。跑了半个月,青峰岭还有一半的人没签。王登觉得奇怪,大家去看房时争先恐后,怎么一回青峰岭就改变主意了?王登没学过心理学,不懂得马斯洛的人生需求理论。依王登的脾气,以前早骂起来了,说这些舅子们不懂事,馅饼从天上落下来都不晓得捡来吃,说舅子们说话不算话,去后坪看房时答应得好好的,转回头就说话不算话了。现在乡里开会,县里开会,大会小会都要求纪律,要大家做群众工作手段不能粗暴,要讲事实摆道理,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说鳌江有个村干部,群众来办事时把脚丫子摆在桌子上和群众吵,结果被群众用手机录下来,发在网上,造成很大的舆情,连省里面都晓得了。会议主席敲着桌子说,同志们啊,你们不要把手机看做手雷,手机是群众的监视器,监视着大家的一言一行。手机是记录仪,随时记录大家为群众做的好事呢。

王登于是形成了条件反射,和群众说话就看着人家的手机。那天王登和张一爹说话,张一爹声音里一片寂寞。张一爹说:“王支书吔,我不是不支持你的工作,也不是不支持政府的工作。从后坪回来,我就睡不着觉,麻雀搬个窝都要吵上半天,何况住了几辈人的地方。山红说得有道理,耽搁什么都不能耽搁娃娃读书,我叫二毛搬去后坪,我自己老死在青峰岭好不好?”王登接不下话,张一爹不吵不骂,说的都是实情,如一张软绵绵的渔网,把自己嘴巴牢牢地缝起来。王登找到张三狗,张三狗一改常态,发烟、泡茶,王登刚想发言,张三狗手一摆,请书记继续喝茶,说这茶是青峰岭上的明前茶,阳雀开口第一声时采摘的,是最好的茶叶呢。二人就这样面对面喝茶,一连喝下三大缸。

最后王登熬不住,站起来告辞。走出来后,站在野地里痛快淋漓地拉了一泡尿。

王登悲哀地想,处处是软刀子,这样简直没法做群众工作了。

王登忽然想起山红,这个女子有见识,有毅力,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和力,青峰岭谁都想跟她说上两句。要是山红肯出来帮忙,说不定能把这些群众工作做下去。想了就做,王登回到村委会,拉着李天富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想把山红吸纳到村委会来。李天富说好呢,山红啊这段时间唱过山谣,耽搁了不少活路。她还接到广州打来的电话,要催她回去呢。她现在也是摇摆不定,不出去吧,孩子上学要钱呢,出去吧,这样优秀的人才走了真的是青峰岭的损失。王登说,现在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得把这些打得了仗,能冲锋在前的妇女干部用起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呢,山红用好了,就是穆桂英,能大破天门阵。

王登性子急,找到山红把想法一说,山红急得直摆手:“老叔,你莫逼老母猪上树了。”想想觉得这不是好话,把自己比喻成老母猪了。王登说:“山红,现在村里的老人们就听你的话呢,今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脱贫攻坚是国家天字号工程呢,你无论如何都要出来帮老叔,你一次不到,我请一次。诸葛亮都要请三回,我和小李也请你三回。”话说到这个份上,山红只好答应了。

山红进入村委会后,先打了个电话给曾亚丽,谢谢曾亚丽几年来的照顾,并透露自己进村委会了,成为青峰岭的妇女主席,要带着青峰岭的群众易地移民搬迁,以后还要带着大家致富,把青峰岭开发成美丽的风景区。曾亚丽一连声地恭喜恭喜,说我们流水线上也出干部了。山红说什么干部喔,就是带头做活路的。曾亚丽说不要不拿豆包不当干粮呢,山红好好干,加油。

山红打电话给儿子张青山,要张青山和

妹妹做好准备,不要放松学习,自己把这边学校的手续办好,兄妹俩就转学过来。母子俩说了会儿话,山红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青山啊,你大学准备读什么专业啊?张青山说我还想好呢。山红说你学农业技术好不好?山里那么多地,要种什么只有农业技术才能解决呢。

山红去找张一爹签字,张一爹说:“山红娃啊,我不是不签,我是想啊,这青峰岭除了穷山恶水,就没有其他的了?我看着那山那么漂亮,那水那么漂亮,就觉得天下就青峰岭最美丽啊。”山红说:“一爹,我晓得你的顾虑了。政策里面说清楚了,移民搬迁后,原来的承包土地,承包山林都不变呢,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人进了城,青峰岭的好山好水还是我们的。村委会下一步,还打算把青峰岭建设成一个美丽的风景区,让游人都来看馒头石。以后一爹就是青峰岭的活导游。”

山红把搬迁合同递过去,张一爹看也不看,狠狠地签下自己的大名。他抬起头,似笑非笑,一张苦瓜脸说不出的难受:“娃呢,我是冲你的面子呢,王登来我死活不签。一爹和你们一起进城,听到你唱过山谣,我就假装自己回到了青峰岭。”山红说:“一爹,小李说把过山谣制成音像作品,以后你能天天听。”

六

2018年8月13日,村委会办公室。山红拿着一沓材料走进村委会,对王登说:“支书,硬骨头都啃下来了,今天最后三户。”王登说:“娃啊,辛苦你了,现在青峰岭整寨搬迁不是问题了。”

李天富端着水杯喝水,说:“支书,大姐,刚接到县旅游办的电话,青峰岭的旅游开发项目批下来了,县里准备在青峰岭开个现场会,电视台要来现场采访,做一期专题片。我想,是

不是和移民大会一起开?”

王登哈哈大笑:“我看要的,我去做横幅标语,在县城请一个老太太表演队来热闹热闹。”

山红说:“哪用那么麻烦,我看组织全村的老太太就足够了。村里的老太太还说没机会展现自己的风采,也让她们上电视风光风光。”

李天富说:“好呢,全村上百妇女集体唱过山谣,肯定是大场面。”

分了工后,大家就分头准备去了。

山红走在青石台阶上,右边的篱笆菜园里,紫色的茄子闪着紫幽幽的光,红色的西红柿攀爬到篱笆架上。有小卡车的滴滴声,一户村民正在搬家,两个年轻人在抬衣柜,老年人不断叮嘱:“轻一点,轻一点。”这一家是最早签移民搬迁合同的,今天准备搬到后坪去。

山红看着这家人忙碌的身影,大家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期望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山红心里很感慨,青峰岭的乡亲太诚实了,群众工作做得如此顺利,也是山红意想不到。本来在山红的想象中,肯定有油盐不进死活不搬的,她想了许多应对之道,也作好被群众辱骂的准备。谁知道她一户户走下来,许多群众只是说了一肚子心里话,最后顺利地签了字。那天她在金花大娘家坐了半天,金华大娘絮絮叨叨说了一堆话,最后说:“娃啊,党的好政策谁个不支持啊。现在其实呢,也不是为难王登他们,主要是想说话,看见个人啊,心里痒,就是想说说,说的也不是大事,多看一眼人,多挨一点人气,我也长寿一点。”山红明白,做一个合格的村干部,就是要多听听群众的倾诉,废话不废,群众想找人说话呢。

对于这次的大会,山红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的,让青峰岭的群众高高兴兴地搬迁。她先约了几个好姐妹,把想法告诉大家,大家听说是要编排节目,在移民搬迁大会上演出上电视,都兴奋起来。大家说,都听你的,我们把过山谣好好的唱起来。山红说,过山

谣太长了,我们不能全部唱完,就唱前一部分。1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得想想唱些新词,别老唱那些苦事哈。荞麦说好,要感恩呢,做人要讲良心,别得了共产党的好处还不认账。王春华说,要有重点,别哼哼唧唧半天,还云山雾罩弄不清。山红一拍手,就这么定了,荞麦,春华,你们来带头搞,把歌词弄得漂漂亮亮的。

8月20日,青峰岭村委会人山人海,大红横幅写着“热烈庆祝青峰岭村易地移民搬迁暨青峰岭旅游开发大会胜利召开”。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大喇叭里滚过一首首欢快的音乐。

青峰岭的老少爷们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领导,领导们一发言,大家就“啪啪”地鼓掌。掌声一片,大家叽叽喳喳,评论文广局长是个胖子,旅游办主任是个瘦子,移民局长是个女的。大家说着说着,王登对着话筒喊:“大家静一静,现在欢迎砚州县曾水平县长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

曾水平站在讲台前,他一头大背头,穿着西装,对着青峰岭的老少爷们鞠躬。曾水平大声说,青峰岭的乡亲们,非常感谢大家,青峰岭的易地移民搬迁工作顺顺利利,搬迁率达到百分之百。大家都知道一句话,故土难离,可是,为了搬出幸福,搬出美好的明天,大家愿意离开故土,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大家。有一句俗话,人挪活树挪死,不是青峰岭不好,青峰岭山清水秀,怪石嶙峋,但是是地质灾害点,大家头顶着馒头石,打雷下雨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大家搬出去后,在后坪住高楼大厦,大人进工厂,有活干,小孩进学校,有书读。大家最牵挂的山林土地问题也不用担心,土地承包权还是青峰岭村民的。今天我们引进了飞龙旅游开发公司,把青峰岭旅游打造出来。一句话,两年后,还给大家一个漂漂亮亮的青峰岭。

山红一阵激动,和大家一样激烈地鼓起掌来。忽然县长说:“青峰岭有一位女同志,在移

民搬迁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就请李山红同志上台来,给大家说说心里话。”山红怔住了,她一动不动,荞麦推她:“山红,县长请你上台呢。”

山红走上台,县长笑眯眯地把话筒递给山红,山红说:“县长好,这么多人看着,我说不来话呢。”县长说:“山红,女中豪杰呢,那么难的工作都做下来了,还怕说两句话?”山红得了县长的话,心里稳定了许多,她想了想,无数的话语脱口变成一句:“乡亲们,大家的幸福是怎么来的?”

青峰岭响起春雷般的回响:“幸福不忘共产党,富强不忘习主席。”

音乐声响起来,叮叮咚咚,如高山流泉婉转流过乱石,山红高声唱起新编的《过山谣》:“红日东升兮出东方,祖国迈步兮进富强,山河壮丽兮国富民康,青峰岭上兮好风光……”

一人唱,千人和,荞麦唱起来,金花老太太唱起来,大家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一起高唱:“祖先过山兮风雨坦荡,红军长征兮初心不忘,大树乘凉兮犹记栽树,甘泉饮水兮党恩思量。”

王登挥臂高喊:“过山——”汽车滴滴叫着,大家声音高亢:“过山——”声音激昂,飘荡在青峰岭的山山水水,飘荡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小城阿哥四题

■ 罗安圣

十二吨洋芋

阿哥调机关工作后,除常规工作外,又有了以前在乡镇时没有的任务——扶贫。

小城乡村交通普遍滞后,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程度深,这是阿哥感受最深的。根据县委的安排,阿哥所在单位扶贫对象是大山里的石梁乡,具体落实在阿哥身上的是纠求村,120户,657人,是该乡最贫困的村之一,一条通村公路蜿蜒在坡上,进组入户路都是“水泥路”——水和泥巴构成的公路。阿哥首次走访,问村民们当前最急需解决的困难是什么?村民们说,如果把村里的路硬化就好了。阿哥一想,对呀,要想富,先修路嘛!于是决定从硬化村道入手,将“水泥路”变成实实在在的水泥路。

阿哥想起搞水利工程建设的小学同学老才,便向他伸手要了3吨水泥。再向明大水泥厂讨来2吨水泥,又从局里经费中解决了7吨水泥,亲自将12吨水泥送到纠求村,进组公路硬化问题很快解决了。阿哥为自己能为纠求村的脱贫致富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而深感欣慰。

这年秋天,阿哥又去纠求探访。问村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村民们面面相觑,

山里不缺水,路也通了,大家也提不出急需解决的困难。阿哥说:“能不能搞一些项目如种养殖什么的,提高大家的经济收入?”村主任说:“我们这里土质适合种洋芋。”村民们附和说:“种洋芋好,人和猪都可以吃。”于是,阿哥答应为村里解决洋芋种,村民家家户户种洋芋,由阿哥联系销路。

且说阿哥有个进修时的同学,如今已是省农业厅植保总站站长了。阿哥一个电话打过去,谈了想扶持一个村种洋芋并帮助销路的事,老同学能不能帮解决几千斤洋芋种?站长同学马上答应解决12吨优质洋芋种,原来省里正在推广新品高产洋芋种植。阿哥大喜过望,正愁找不到洋芋种呢,想不到讨要几千斤得了几万斤。有同学的支持,阿哥信心更足了,决定将纠求村打造成新品洋芋种植示范基地。

很快,在冬天里的一天,站长同学亲自押运满满一大卡车新品洋芋种来了。考虑到省厅领导亲自送来,又是县里首个洋芋新品种植基地,必须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于是阿哥留同学在城里稍事休息,大卡车先走,并通知村主任组织村民到村委会等候,等省厅领导来举办发放仪式并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后再分发洋芋种。

下午4点,阿哥带着站长同学和县电视台记者驱车赶到纠求,正准备悬挂“热烈欢迎省

农业厅领导视察纠求村特色农业示范基地”的横幅,阿哥一看大卡车,里面已空空如也,村民们正在肩挑背扛走在回家路上,这可是整整几百袋洋芋呢,一个多小时就没了。既然洋芋都没了,发放仪式也没必要举办了,种植培训也不进行了,可惜连一个镜头都没有。

阿哥心里惋惜着呢,拉过村主任:“怎么回事?不是交代要培训了再发的吗?”村主任无奈地挠挠头发,说:“嘿嘿!这伙狗日的拿了十几个洋芋丢火塘里烧来分吃了,都说从没见过这么大个又这么好吃的洋芋,有人干脆就动手扛走了,我拦都拦不住,我才抢得两袋呢!”村主任指了指路边的俩麻袋。事已至此,阿哥只有无奈说:“你们这么积极就好,下来就靠你们自己了,销路不会有问题,省厅领导早安排好了。”接着站长同学将一大摞新品洋芋种植与管理的书交给村主任,要求他分给每一户农户,仔细看书,严格按照要求种植管理。

开春后不久,应是洋芋绿油油的季节了,阿哥再次来到纠求。这次没有通知村主任,想悄悄看看洋芋的长势,发几张图片给老同学,让他分享分享。

令阿哥感到极端失望的是,从村头到寨尾,田地里并没有想象中一大片绿油油的洋芋苗,有的田地里根本没有翻动的迹象,村寨附近的一些田里倒是稀稀拉拉地长了一些,难道村民没种洋芋?阿哥心想。阿哥信步走进一户农家,已是下午3点钟了,几个村民还围在一起打扑克“推拱”,家中也不见有洋芋,便问:“去年年底分发的洋芋去哪儿了?”

“种了一些,种不完的吃了。”

“吃了?一家几百斤呢,哪吃得这么快?”

“猪也帮吃呀!猪爱吃呢!”

“那田地里也不见有洋芋苗呢,怎么回事?你们没按书上的要求种?”

“我们哪里会看什么书哟,就按平时的方法种了,后来又被猪拱了很多。”

阿哥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如此!十几万斤优质洋芋种就这么让你们给糟蹋了!阿哥心痛极了:都说没有科技的国家是不堪一击的,没有知识更可怕。贫困的根子确实在教育,村民们若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改变发展思路,固守等、靠、要的思想,固守贫穷与落后,再好的项目也难实施,更难脱贫。长此下去,“纠求”恐怕要变“九愁”了呢。阿哥陷入了沉思。

三访贫困户

根据县委新一轮大扶贫工程部署,阿哥的扶贫乡镇从石梁乡纠求村调到了东停镇摆牛村,具体帮扶三户人家:王老扭、于老田、王老窝。

月亮山区的东停镇,山高坡陡,地少人多,是人口大镇,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全省极贫乡镇。入春后,阿哥便带领局里的干部进村访贫了。尽管阿哥长期在乡镇工作,对农村光棍现象司空见惯,但当看到小小一个摆牛村213户1098人,竟然有45个光棍时,内心依然震惊不已。农村经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贫困面增大,女性人口外流,从而引发村寨光棍增多,女孩早婚,失学严重,人口素质难提高,社会稳定隐患增大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村民安于清贫、不思进取,甚至一些风俗习惯同样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王老扭就是其中之一,人高马大,身强力壮,才40岁,却整天窝在自己窝棚似的两间木房里。

在驻村干部和村民组长的帮助下,阿哥第一次走进了王老扭的家——两间歪斜的木屋,堂屋里只有几条板凳,还没一条是像样的。

“你最缺的是什么?”登记完其他基本信息后阿哥真诚地问。

“钱。没钱用。”老扭不假思索地说。谁不缺钱呀!

“还有呢?”

“老婆！没有老婆。”老扭笑笑。嗯，正常，40岁的光棍呢，难怪。阿哥心想。

“你还年轻，身体也好，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挣钱找老婆呢，成天窝在家里，老婆会主动跑来跟你呀？”阿哥不禁皱起眉头，老扭不吱声。“你如果想出去打工，我帮你联系。”阿哥试图劝老扭寻找脱贫的思路，比如打工。

“我又没得文化，不会做什么，出去过几次，又热又累又苦钱又少，老板又恶，我受不了那个气，就回来了。不想去了，在家还舒服点。”没文化没技能，卖苦力又嫌苦，唉！阿哥心里在叹气。

“那可以在家养牛养羊养鸡养鸭养猪发展养殖业呀，或者搞种植勾藤、油茶、辣椒什么的，都能赚钱，国家政策又好，政府还有贴息贷款帮你发展，我可以帮你联系贷款的。”阿哥心想，你真是野猫出不得火烧山，窝在家总得做点事才能发展呀。寻找出路才是最重要的。

想不到老扭说：“养猪多脏，鸡鸭也不好养，不想做那个，怕亏。”许久，老扭好像有所心动了：“贷款用还不？”

“贷款是帮你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启动资金而已，当然要还的呀。”

“那我不贷了！”

看到王老扭这样子，阿哥知道老扭致贫的原因是：缺技术、缺门路、缺资金，但最主要的是缺思路，一个字——懒。只好无奈地说：“你先想想，看看有什么适合你的发展项目，要主动想办法找出路，不能坐等的，我也帮你想办法。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什么想法打我电话。”并掏出500元钱塞在老扭手里，叫他买化肥种子。老扭接过钱，顿时笑得嘴巴角差不多挂到耳朵根了。

过了段时间，阿哥又来到摆牛。已是日高三杆了，别的人家都已三三两两从山上回来了，老扭才拿着镰刀准备上山割田埂，阿哥顺便与老扭边聊边走来到田边。别人家的稻子已

抽穗了，田埂干干净净，老扭家田里的秧才转萁，稀稀拉拉，瘦得像一排排生痨病的人，田埂上的草长得比禾苗茂盛，形成鲜明对比。阿哥心想，看来化肥都没买。

阿哥问：“想到搞什么产业了吗？”

“种田呗，我家田多，三个人的田，还种不完呢。”老扭想了好久才回答。

种田倒是保证能吃饱饭，我不必帮你种田的，阿哥只有无语之极，拔腿准备往回走，不知道于老田和王老窝的情况如何呢。老扭见阿哥就这样走了，很是纳闷，快步追了上来。急急问：“你还没给我钱呢？”阿哥一怔，明白是上次给了他500块钱的原因，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说：“那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罢了，看来上次送你钱送错了！我是来帮你想办法脱贫的，不是送钱帮你脱贫的！想到什么方法了随时找我。”老扭站在路边，愣愣地看着阿哥。

阿哥第三次来看老扭时已是秋收后的中午，老扭还在和村里的几个光棍喝酒，一个个脸红筋涨地争吵着什么，阿哥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为前一个亥日自己那头打牛不争气而争吵。老扭扼腕叹息不已，见阿哥来到，像救星来了似的紧紧拉着阿哥的手说：“梁书记，我——我想通了，我要贷——贷款。”

阿哥很高兴，老扭提出要贷款，至少说明他在思想上闪了火花，有进步，人哪，最怕的就是没有想法，有想法了就好，思路决定出路嘛。于是，阿哥兴致勃勃地问：“好呀，终于找到好的路子了？什么项目？说来我听听，帮你想想办法。”

“嘿嘿——其实我是想——”老扭欲言又止。

“你说嘛，不要不好意思，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

“我是想——想贷款——自己买头打牛。”老扭叽叽呱呱地说。

阿哥倒抽了一口气，一腔热血被一瓢冰水当头淋下，全身顿时冰冷，哑口无言。一门心思只知道牛打架牛打架，不舍得花一分钱读书，一讲买打牛，一个晚上就能凑上十几万元，打牛打输跑了就杀，那可是800块钱一斤的牛呀，阿哥想想都心疼。这王老扭穷得响叮当，还想贷款买打牛，看来这斗牛文化熏陶出一头头牛了。阿哥心里气闷之极，又不好发作，光光的头上急得布满汗珠，这斗牛可是远古文化，现在正热着呢。

身为小城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在乡镇任职二十几年，深知造成贫困的根源除了地理环境、交通信息等因素外，最根本的还是教育的落后，思想的贫瘠，“扶贫先扶智（志）”这话千真万确，对李克强总理“贫困的根子在教育，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要刨穷根，就要抓教育”的论断感触更深了。

阿哥深为自己的家乡存在这么严重的贫困问题而苦恼。快乐的阿哥此时心情十分沉重，怎么也快乐不起来。

回家的理由

阿哥认为，水、电、路、产业是脱贫攻坚的重点，随着国家对极贫乡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脱贫专项资金不断注入，东停镇迎来了脱贫希望的曙光，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产业发展有了专项资金扶持。但由于大山的阻隔，东停镇的群众平均受教育程度低，视野不开阔，脱贫路子不多，尤其是致富意识不强，小富即安的观念严重，阿哥想，这才是脱贫的关键。为此，在省州有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下，阿哥重点协助做了一件大事——动员大山里的年轻人走进职业学校学习培训。

经过阿哥坚持不懈的奔波努力，终于有45个东停镇具有初中文化的青年男女走出山门走进大学校园——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还专门为小城来的青年们开班进行专项培训——高速公路管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呢，这些青年从学院学习半年出来后便可以直接在贵州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上岗，真可谓是“一人上班，全家脱贫”，阿哥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深冬时节，阿哥陪县教育局工程办的老友老吴到摆牛中心村看幼儿园建设进度，碰到两个男女青年坐在不远处的路边。这不是半年多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成功送去职业学院培训的本寨青年王小亮和潘小妹吗？此时应该是在高速收费站上班的呀，二人怎么回家闲逛呢，阿哥心里犯嘀咕。

“你们两个不上班？小亮。”阿哥走近亲切地问。

“不上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阿哥急了，难道这两个孩子在学校或单位表现不好被开除了？不可能呀，这可是交通厅定点帮扶项目，培训式学习，结业后直接上岗，阿哥心里为两个孩子焦急了。“那你们两个到底是为什么不上班呀？”阿哥追问。

王小亮笑了：“那里一点都不好玩！”终于打开了话匣。

“为什么不好玩？”

“我们两个读初中就在一起了，打工的时候厂子都允许我两个在外面租房住呢，这学校真是怪了，既不安排我们两个在一起住，也不准我们出去住。上班了，我们还是不能住在一起，也不在一处上班。还有呢，学校和上班的地方都不准吹芦笙，上班这么久了都没走过相思窜过寨，真是酿（无聊）死嘎。苗年马上到了，我们两个干脆就跑回家了。”

这样的奇葩理由真是匪夷所思。阿哥无语了，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感觉到心里在痛，观念不改变，脱贫无指望！

争当低保户

在扶贫攻坚的紧要关头,摆牛村的第一书记老杨在扶贫工作岗位上海溢血病倒了。

摆牛村扶贫干部梁天平——快乐的阿哥受命担任了第一书记,从老杨手中接下沉甸甸的扶贫任务。经过精心调研,阿哥决定通过发展产业脱贫。发展5户养鸡,5户养鱼,其余45户贫困户则种植勾藤,只要自己在今年一年内精心指导,项目取得收成达到人均3747元的脱贫目标完全没有问题。经过诚心与群众沟通交流思想,项目得以一一落实,最后一个是老成家。

按理,老成并不是真正的贫困户,家中有一个67岁的父亲,独生女儿已出嫁,老成夫妻俩还不到50岁,正值壮劳力。只因当初村里召开贫困户评定大会时,二组离村委会较远,且大多数成年人已外出打工,正好老成从广西砍甘蔗回来在家,他成了二组唯一参加会议的人,于是老成便当了贫困户。阿哥心想,只要做好老成的工作,摆牛村贫困户扶贫产业全覆盖便完成了,相比之下,单位里的小石头在宰兰村的情况就差多了,46户贫困户目前只有8户愿意接受产业扶贫项目呢,产业项目还真没打工来钱快,而且,若算工钱,没有不亏的。

正当阿哥哼着小曲信心百倍地走向老成家时,却吃了闭门羹。

情况不好!阿哥一怔。明明家里亮着灯,就是不开门,这老成要干嘛呢?阿哥立即电催村支书前来,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敲开了老成家的门。

还没待阿哥开口,老成就开腔了。

“我知道你来是要我种勾藤的,不要说了,我不种!”

“为什么不种呀?”阿哥一怔,还是耐心地说。

“不想种。”

“村里都有44家种了哩,国家发苗发肥料,我负责技术指导,勾藤包回收,多好呀,你家的田都荒了,多可惜呀!”

“我不可惜,要种你种去,我没意见!”老成说话还是硬梆梆的,噎得阿哥和支书做声不得。

僵持好久,老成主动说:“嘿嘿,我知道的,只要我不种勾藤,就算村里的其他贫困户都种了,也达不到贫困户扶贫产业全覆盖,就达不到整村脱贫目标!”

阿哥和支书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这老成还真真是“老成”到家了,政策还真了解得透呢,这不明明是故意作梗不想脱贫吗?其实支书是知道的,这几年老成两口子一直在广西打工砍甘蔗,每年一入冬就南下,从不回家过年,虽然苦但收成颇丰,一开春就揣着好几万元钱回家种地,早已不是贫困户的,才不稀罕你脱不脱贫呢。今天不想种勾藤就是不想被扶贫产业拖住打工的脚步。

老成开说腔了:“其实要我种勾藤也不难。”

阿哥一听,颇感意外,只要能落实项目就行。于是说:“好,你讲。”

“只要把我列为低保户,我就种勾藤。”

“啊——”这次阿哥惊出了声。

老成家哪里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呀,两个壮劳力,一幢四排三间两层砖木结构新屋,家里电器设备齐全,比我家都好呢,且低保户早就评过了。今天老成竟然以此要挟,真是岂有此理,这农村扶贫工作到底怎么了。

阿哥一阵心凉,老杨不被你们逼得脑溢血才怪。

巴文燕的诗

■ 巴文燕

厮守

整个十月
我在北方无声的尘埃中扑腾
有时如坟墓,有时似沃土
我必须在你的身后纹上一个名字
便于走失时可以善意寻找
低矮的沙发,像是你的一纸宣言
无论我坐还是不坐
它都是彼岸
你眼角的泪痕,泛着白光
似乎暗示你辛酸的前世
我让你洗掉它,今生就可以重新开始
你笑我,哪有如此简单
有时你会煮个鸡蛋给我吃
它没有生死
吃下它
是否可以化解这一生的烦忧

诗歌的诞生

所有的文字

都可以到诗歌中来
 像一个匠人那样,把它们组合、叠加、堆砌
 精雕细琢
 榫是榫,卯是卯
 赋予它们纯洁的灵魂
 勇敢的气质
 嫉恶如仇的秉性
 无论悲伤还是欢喜
 重要的是丰盈起来
 像水那般凝固起来,荡漾开去?
 有时会溢出来
 诗人又恰到好处地接住
 置于掌心
 透过一双仁慈的双手
 世人清晰可见
 然后他们流出泪来?或是陷入沉思
 他们的心由此变得柔软?
 或者坚定

拈花微笑

很多年前我问某兄
 面对那么多人
 他们怎么可以说谎
 某兄笑而不语
 百思不得其解的我
 天真地以为
 就算是谎言
 也会在阳光下化作一滩烂泥
 长大的过程何其漫长
 终于明白某兄的拈花微笑
 分明是一个荒诞的寓言
 人人能看见皇帝的新装
 人人装聋作哑

摩诃迦叶智慧如烛炬
 我等凡夫苟且如蛆虫

一根稻草

它嘛
 看上去是那样轻那样贱
 实在蹬不了大雅之堂
 虽然土得掉渣 可根正苗红
 执拗得很
 对于旷野来说
 它在等待春天
 对于一匹行将就木的骆驼来说
 它比须弥山还要可怕

不需要假扮成一根棍子
 也定然不是龙王的定海神针
 它只是一颗草 来自去年或者更早以前
 从深深的泥土中来
 不小心来到这人间
 很容易就蓬头垢面,偏体鳞伤
 如果你弯腰 细细闻闻
 还能嗅到稻谷的馨香
 大多数人看到它,喜欢踹上一脚
 它就软软地趴在距离你三公分的位置
 实在是一枚称职的稻草
 安静、蛰伏、蓄势待发
 只等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
 它就会骤然腾起
 比威苏维火山的烈焰还要决绝
 彼时,大地无声
 天空静默
 世界在它跟前
 比一根鸿毛还要轻

真相

所有的热闹
 不过是鸡蛋里的一颗石子
 如果你咀嚼得没有那么着急
 它最多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如果你是个性急的人
就有可能嗑掉你一枚牙齿
从此以后,冷或是热,都有些过敏
这粒石子还有可能会滑进你的胃
因为难以消化
就会进入你的肝 肾 尿道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它们就是身体里的结石
大不了做个小手术取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修行的人
等你死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一颗舍利子
虽有佛性
本质上还是热闹

一场酒局

傍晚小雨
我从 262 走到水利局
走进北京路家味坊对对胡包房
几个女人对坐聊天
吃桔子
蒋姐说这桔子来自施秉
我就又吃了一个

桌上摆着丹丹做的
霉豆腐和糖蒜
卢老太吃了一个
说比拱桥巷那家还好吃
丹丹说我放了红糖冰糖和白糖
二十块一斤我都亏
拱桥巷那家糖蒜在凯里
有点名气?
我买过几回
不知道他放了几种糖

朝晖戴着小礼帽进来了
张着嘴不说话

表示感冒了不宜喝酒?
后来,吃着吃着她说了好多话
大家忘了她感冒的事
也忘了让她不喝酒的事
结束的时候
她喝多了

成丽最后一个进来
像一朵行走的向日葵
脱下杏黄色羽绒服
先干了一杯
蓝莓酒顺着喉咙
滑进她的心肝脾肺
我感觉,她更漂亮了

今天的菜 好吃
豆花鸡?手撕鱼?烤鸭?肉沫茄子?
盐菜肉?水煎包?芹菜炒小肠?凉拌海带
我吃了不少
特别是手撕鱼?
焦脆的鱼头?麻辣的身子?
吃起来丝毫不愧疚
只有味蕾的舒畅

窗外小雨阴冷?
室内空调如春
八个女人喝酒?吃美食
说静好的生活
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诗和远方
着实令人向往
要想一一实现?
得先和窗外的冷雨和解
并与这个冬天称兄道弟

鲁海的诗

■ 鲁海

氛围

夜空里依然漂浮着,虚无的氧气
我们因同样的天空看着自己的手机
窗外还下着冻雨,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游戏规则
那些被丢弃的轮胎腐烂在暴雨中
我曾在三岔路口看见一群正在寻找食物的流浪猫
它们排成一队,小心翼翼走在黑暗中
然后穿过土庄,在王胖子的肉铺徘徊

关于春天的到来

我将要从黄昏的太阳里走出来
去迎接你们,我爱的老树,你孤立着
鸟儿们在清晨的时候集体歌唱
你为了让自然的信号能够传达
麦穗没有枯萎,你也曾看到过清脆火光
逃离路人的掌声,细长的树桠伸到云雾中

这样便使人感到愉快,冬天过了
我们还要再等一些时日,或一个黄昏
洁白的梨花从微风中飘来,落在行人的两腿之间

空房子

氧气流动在血管里,夕阳留不住空气本身
一把生锈的锁紧紧地两扇门连在一起
院子里长满了绿色的青苔和肥胖的油菜花
老鼠大摇大摆地走进它的肋骨
它只是一个被定义的盒子
我们的脚太长,我们的目光已翻越山脉
没有一根线谱能够留住他们的背影
有一扇窗关闭了,再也没有人去打开它
沉重的土地开始颤抖,当他们离开了不再回来
村子里的哪些房子便卧在风雨中,像极了
坐在村口的两个老人的眼睛

胜利者

我把狗的叫声含进自己的肚子
树枝的头发坠落,只剩下孤零零的丫枝
马路收拢它的大腿,我走在那座叫
荒凉的小镇,一到黑夜,灯关上它们的眼睛
不过,我已习惯在黑暗中摸索
这么多年来,当我们想要那站立的灯亮着时
它却背着阳光在黑夜中吻我的额头
当我们需要光明时,一堵墙推着另一堵墙
走在前面,让我们无法跨越这清澈的河流

适度

我病了,沉重的肉体压在高高的城墙上
人们住在这棵十年没有结过柿子的柿子树下
阳光在它的脚下,它伸不开自己的手
去迎接每一个近它身体的春天,因为
当寒风吹过时,它拔丢自己身上的皮
我就住在它的天空,雨首先滑落在我脸上

它在我的眼皮下,一堵墙高进它的印堂
我发现它时,它的眼睛看着我

早晨

穿过这条繁华的早市摊
每一个摊位,在日出之前
河流的声音都会变得沉寂,青烟袅袅
被钉在地上的铁针像三八线
划分,空位,叫卖,打包
一次次溜进三角岔路口
一次次高过红绿灯
而生活在她眼里的是漫无边际的楼群,抚摸她们
从黄昏里的太阳光下开出的花朵开始

跪拜者

暮色中安静的鱼在水桶里
旗帜伸进蓝色的天空
我嗅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气息
春天使他们难以平复
死亡的人在人群中销声匿迹
两头猪被赶上了大街
这些并不新鲜的事都出现了
他们给予亡魂太多的泪水
没有一个人的眼泪可以流成一条河流
头颅在他们白色的帽子下
影子撑起黑夜的天空

杨正发的诗

■ 杨正发

赶鸭人

一段不死的小溪，一口青草环抱的池塘
一条痛了又痛的土路
蹒跚着一个驼背的赶鸭人

池塘边，一块瘦骨嶙峋的石头
托着一张瘦骨嶙峋的屁股，年岁中
像托起一尊雕像
只有嘴里不断吐出的早烟还活在人间

鸭子们把头埋入水里，在一张宣纸上
绘制江南，落日在天边收拢光亮后
跌入树杈

远处，苗寨升起的炊烟渐浓
他起身，向着池塘里的鸭群吆唤着
纷纷上岸的鸭子们大摇大摆的沿着土路
走入暮晚

一段河流的光阴

江水隐退下去

河床里的旧鞋，矿泉水瓶，牙刷……
又回到人间，它的主人们已在涨潮时分
打马而去

此时，斑驳的河堤已千疮百孔
留下两岸稀疏的光阴，像一个老者
脸上刻满岁月
潮起潮落的尺度

一两声鸟鸣，从对岸的枝梢间流出
风，依旧从上游过来，江石在河床中等待
一场春雨漫过头顶

堤岸上，枯黄的草芥们
正在恢复一段干渴的记忆，北风很紧
把空中飞舞的芦花
想象成了雪花

猿声，早已随马帮走了上千年
河流的光阴里
只见刀斧舞动的锋芒，以及挖掘机
越来越近的轰鸣声

清明

斟上一盏米酒,在茅草高过的坟茔前

微闭双目

以一张纸为界,向先人们

呈上许多虔诚的话语

阳光下,有山风拂面

唐朝杜牧笔下的清明停留在一场细雨中

只有梨树下的梨白一层一层

铺垫着伤情

燃烧的钱纸,在赶往阴间地府的路上

两支蜡烛淌着红泪

地头的萝卜花在风中摇曳着清明

洁白的心事

春笋恍恍惚惚地探出头来,观望着人间

山路弯弯,足印也弯弯

漫山遍野的杂草丛里,春天

正慢慢解开心结

暮归的牛,一路踏着夕阳

坟前的那些心事,还在冒着青烟

需要一段时间来

在尘世里慢慢沉淀

下司古镇的天,胜过唐朝绸缎的蓝

下司古镇的天,胜过唐朝绸缎的蓝

阳明书院,在沿江的古镇里翻晒

满腹的经纶

有风,从季节深处赶来

打听古镇蜿蜒的花石街,文昌阁

被清水江拍打的波涛惊醒

一群仙女身着旗袍,邂逅古镇

盘起的发髻入木三分

左手撑着油纸伞,右手执官庭扇,踏响

观音阁凝重的阶石

经过一座青石砌成的弓形石桥

河柳,在堤岸舞腰,一个鱼翁在夕阳下

向南横渡

沿街的古殿,古居,客栈,古巷道……

被一段古琴唤醒

唯独吊脚楼前的雕花窗还在岁月中

为一段风花雪月闭紧窗棂

远山,起伏着黛色

沿河的吊脚楼在暮晚时分伸出手

把檐前摆动的灯笼,依次

放入江中

家在远方

世界已面目全非,而你

在游子的脸书上

定格成一道疼痛的美,一杯米酒的微醉

也挥之不去

如果,这世间无法磨平沧桑

我愿意保留

你千疮百孔的伤怀

和岁月长河里那份沉甸的记忆

门前,那棵桂花再怎么盛开,香

在记忆里,阳光依然灿烂

也无法阻挡斑驳丛生

大山用轮廓印证,你的存在

炊烟断了,家一直在一丝气息中永存

谁的诗句

摆脱得了尘埃的履盖

游荡的灵魂,在异乡的水域泅渡
找不到一处浅滩
供我上岸

回家

木楼养着春秋,梯田一层一层
喂大了童年,一条土路还在
潜入对面的山坳,把一枚
落日带走

一阵风,在屋前犹豫不决
水泥路埋葬的水虫蹲在记忆里,只有
起伏的山峦还在固执的等待
游子的归期

我的脚步,惊醒了蛙声,鸡鸣,惊醒了
土坯墙里失忆的野蕨
一拐一拐伴我成长的足印,让我
怀抱一缕炊烟入眠

溪水很浅,却盛满年少的青涩
在巴茅草枯黄的堤岸指认
草缝里懵懂的纯真

家乡的月啊,已生锈太久
让我无法打捞真容,只好将你摘下
放入门前的小溪,慢慢清洗
慢慢辨认

笼中鸟

这个晦涩的上午,一只鸟的鸣叫
从栅栏里流出
穿过刘姨妈的粉店,打湿我
吃粉的心情

沿着起伏的旋律,我找到了

破碎的丛林与
那些远离的山峦和溪流

孤独拉长的音符,清瘦
这里没有足够的天空
任由展翅,只有一张素色的绒布给你
遮挡风雨

简单的饮啄中,携一米阳光
呼唤山水
你多想涉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对岸
住着你的情人

你来自大山,你的每一次鸣叫
是内心的一次撕裂,喊出
山的走势和黛色,喊出了
陡峭的宿命

曙光之城（组诗）

■ 姚瑶

翘街记忆

持续的脚步，总有持续的理由
包括对春天持续的追逐
包括对一轮初升太阳的叙述
对 1934 年 12 月 15 日的记忆
对那个改变中国命运会议的资料收集
都安静地写进了历史

路过翘街，早晨的花朵
响亮地绽放。花朵前那个写生的少女
把鼓楼画进去，把红军也画了进去
侗歌声声，经久不息
属于曙光之城持续的记忆

红军的脚步，还在石板上踏响
时光留下斑驳的身影
依然在忙碌，他们在狭小的会议室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遵义会议前的转折会议
 长征史在黎平浓重地留下一笔
 显得格外庄重
 前夜的曙光,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富有传奇的色彩
 让那夜猎猎的风
 都肃穆三分
 窗前的雨滴,落入厚实的泥土
 滋润了古老的城墙
 夜色浮现的曙光
 盈满人世间的喜庆
 沉甸甸的信念,亮出了前进的航灯

人间正道是沧桑
 脚步声整齐,走过翘街
 背负祖国的嘱托
 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发

黎平的早晨

阳光,没有照不到的地方
 南泉山下,鼓楼飘起了一缕缕炊烟
 一朵祥云,带来初升太阳的光彩
 黎平,曙光之城
 迎来美好的又一个早晨

菜市场起得比我还早
 移民新居在歌声中醒来
 凉风贴着大地,拂过人间
 感受厚土的恩泽

那个在翘街端着相机的人
 他是红军的后代
 他要把前辈走过的路
 重新走一遍

玻璃窗上倒贴的“福”字

镀上了金辉
 风,传递着蜜语
 那个早起的人,一定是我
 所有幸福洋溢在脸上

黎平之光

高铁鸣笛声,伴随阵阵侗歌
 像一汪清泉滑进站台,微波荡漾
 翱翔的客机,带来惊喜
 红色底蕴的古老土地
 绽放春天的希望
 世间万物,朝着自己的方向
 努力前进,蓬勃梦想

翻开史料,距离上万年
 黎平已有先民生息
 在上万年的历史沿革中
 一方厚土的宽容,和绵延群山的倔强
 成就了今天的“三敢精神”

肥的水沃的土,养育了朴实的乡民
 朴素的侗族大歌漂洋过海
 在异域唱响乡愁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岁月里
 我俯下身子叩谢大地,沐浴党恩
 老人目光如注,掰着手指常常叨念
 红军经过黎平的情景
 枪炮声不远,战争没有走远
 伟大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黎平,藏着一个国家的记忆
 我翻开《长征》,刻意找到这一章节
 找到那一缕曙光
 关于红色,关于旗帜,关于道路
 文字的背后,让人激情澎湃
 让人想起伟大的祖国

硝烟已逝,黎平在春天里昂扬
沧桑依然,黎平在鼓声中催人奋进
在黎平,倾听伟人渐远的脚步声
血管深处,有蓬勃的力量
走进新时代的曙光
将完成华丽转身的梦想

南泉山上

南泉山上,鸟瞰黎平城
恍若舒展的画卷
最高处,是高耸的纪念碑
一个个勒进石头的汉字
还有温度,那是先烈跳动的心

有姓氏的、没姓氏的红军
都安息在这里
一座石碑承载了太多的重

在纪念碑前,默哀
流淌的鲜血,和傍晚的夕阳
构成了最辽阔的思想
仿佛要溢满整座古城

南泉山上,我抚摸坚硬的碑石
炙热的碑石暗藏火焰
苍穹闪烁的星星
无数双眼睛在激励我们前行

作为历史,永远篆刻在这里
作为旗帜,永远在这里飘扬
比山更高的是纪念碑
仰望,让后人挺直脊梁

汪家庄村的劳务派遣公司

驻村干部老张,是汪家庄村的村支书

担任实职书记,老张没有志忑
乡亲们信任,他一把老骨头当年轻人使
带领村民致富,本来白了的头发
更白得纯净。种油茶、养田鱼、养山羊
组织合作社短时间开了一家养鸡场
看着满山沟的土鸡,老张笑得像个弥勒
美名其曰:飞鸡
油茶和养鸡场的确给村里带来了收入
贫困户也分红了
老张依然紧锁眉头
这些距离小康还不够
村里的年轻人春节一过就外出打工
老张看着鸟兽散的年轻人
头发更加白了
想留下他们,除非门前有工打
何不组建一家公司?老张的提议得到响应
全铭劳务派遣公司在鞭炮声中挂牌成立
老张在挂牌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热情洋溢的中透出幽默
蓝图已画好,幸福在招手
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感动于
中国最基层的领导
那一份坚韧的魄力和凝聚力

高铁驶过小站

一列高铁驶入,鸣笛声叫醒沉寂的村庄
侗寨风情的建筑
闪电般掠过
高铁穿过金黄的旷野
穿过暗黑的隧道
停靠两分钟的小站
不慌不忙的旅客上车、下车
贵广线上,有几个不慌不忙的小站
比如肇兴侗寨旁从江站
高铁过小站,你隔着玻璃窗拍照片
并发出感叹声

转发朋友圈,引来点赞无数

游人打破了小站的宁静
这也许是你旅途中不起眼的一个点而已
然而多年后依然记得这个地方
一个叫从江站的小站
或许当时阳光正好,或许一曲侗族大歌
醉得你不知身处何方
高铁飞越长满稻谷的田野
每一次,都是从家乡出发,驶向未来

你把小站写进诗里
若干年后,你会怀念
这一列经过家乡的高铁
带着惊喜,和小小的喜庆人间

茨蹦寨的灯盏

茨蹦寨。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
准确地说,这是具体的地理位置
在我记忆的版图里
没有比这更小的村寨了

采访杨光清,这个享受低保的老人
语言不多,但他说起1934年12月12日那天晚上

红军由湘入黔,便打开了话匣子
说起建电网挥汗如雨的情景
便手舞足蹈

电线拉进他家的那一刻
天空亮起来一个星星
昂着头,看着电灯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干瘪的眼眶流出浑浊的泪
低矮的木屋更加接近星辰
多年后我才明白
那不仅仅是点亮了灯盏

而是再僻远的村寨
祖国也没有忘记

红军桥

长征史上抹不去的记忆。这座红军桥
在1934年12月14日的寒夜里醒来
我在黎平少寨,解读85年斑驳的光阴
当年红军和老乡
修桥的场景犹在眼前

常在桥的另一端想起红军
我这种朴素的情感
在某一个深夜里变得更加决绝
他们的意志和气势
变成一粒粒汉字进入我的诗歌

红军桥记得清晰
为这场战争,赢得了时间
赢得了民心
一座桥仿佛星星之火
点亮无数心灯
鱼水情在这个侗族村寨生根发芽
打通黑暗到黎明的隧道
连接二万五千里长征

85年了,岁月依然不褪色
红军桥像一把硬骨头
插在我的身上
连接革命和胜利
木桥旁边新修的水泥桥
打通了致富的通道
连接初心和梦想

菜园子生长的美好生活

李家禄

1

我自小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知道所有的食物都来自黄泥地。我记忆中的生活味道，全都来自菜园子，带着泥土质朴自然清新的气息。我是家中长子，从能够独立走出村寨、迈进菜园子始，几乎每天与菜园子打交道，与土地自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血液里流淌着黄泥巴的自然香味儿。

我记忆中最早的画面，仍然是屋背山菜园子的轮廓，定格于一九七零年的清水江大洪水的夜晚。父辈与洪水顽强拼搏保护家园，我却安全地呆在菜园子瓜棚下。父母亲在洪水到来之前，将木床抬上菜园子，在瓜棚架上面覆盖塑料薄膜，将风雨挡在瓜棚之外。瓜棚成了我们的临时安乐窝。灾民在洪流中绝望呼号，三岁的我与一岁的弟弟在床上翻滚，闹腾得欢，仿佛瓜棚外的狂风暴雨与我们没有丝毫关系。长大后我才明白，洪水猛如虎，寸尺之间的差别，却是生与死的距离，自然是如此多情，也是如此绝情。

上学读历史，得知泥罗河两岸，每年季节性洪水冲带的泥土，在两岸淤积了大量可耕种的肥肥沃土，养育了泥罗河两岸的居民。与流经辽

阔平原的河流不同，清水江是一条水流湍激的高原河，洪水带来的泥沙有限，每一届洪水过后，两岸的沙地也会淤积一层薄泥。河岸倒伏的芒草和灌木丛也被灰色的泥沙所覆盖。我们寨子前面是一座从河坝突兀而起的笔陡悬崖，崖下有一片朝寨子窝进少许的空地，竟因洪水带来的泥沙淤积，成为一片可供耕种的沃土。对于一片无主荒沙地，按照乡俗，谁抢先种植，收成归谁所有。种下的庄稼随时遭受洪水洗劫，对于耕地严重不足的乡村，能够从洪水中抢种抢收，也算聊胜于无吧。父母亲在沙地上种下了萝卜种。过年的时候，寒冷空气中弥漫浓浓的硝烟味儿，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忙不过来，支使我和蹒跚学步的弟弟到沙地拔萝卜，炖骨头招待客人。我和弟弟穿过葱郁荆棘围起的栅栏，沙地上的萝卜秧苗茂盛，硕大的白萝卜深埋进沙地里，我俩挑大个的用力拔，拔不动，又一齐用力摇，方才将萝卜拔起。一人扛着一个大萝卜到水利沟边洗泥沙。慈祥热心的隔壁奶奶大惊失色，赶忙接过去洗净，领着我们回家。回来狠狠批了粗心大意的母亲一顿。

不知哪一年，父亲所号的泥沙地，不知被涨齐寨坎的洪水冲走了呢，还是被队上收回，变成

了集体园地。我第一次吃到的几根绿色黄豆芽，就是在那一片沙地上种出来的。女人们将柔软沙地挖成梯坎状，撒上黄豆种，用白色塑料薄膜盖住。几天后，白色薄膜下面冒出了一个个绿色的圆帽。我们非常好奇，像看西洋镜一般，每天都要站在栅栏外望一望。那些圆帽儿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先是长成铁勺状，又慢慢裂变成两朵花瓣。黄豆芽厚厚的花瓣下，随后长出两片薄薄的细嫩绿叶，冒出老高的豆芽像婷婷玉立的美少女，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显示出生命葱郁旺盛的活力。女人们揭开覆盖黄豆芽的塑料布，在柔和的春阳抚慰下，淡黄色的豆芽变成了嫩草的颜色。女人们地将它们扯起来，整齐地摆放在竹篮。提着竹篮将黄豆芽移栽到敷了一层黑油厚泥的田坎上。这是村民跟大自然要地要粮的笨办法。秋天稻谷成熟，田坎边种植的黄豆也已成熟，豆粮一起收，多少能给村民补贴一些杂粮。女人们拔过豆苗，沙地上总会留下一些断根、缺瓣的豆芽，我和伙伴在沙地上重新薅一遍，每人都收获一小把各种形状的黄豆芽。我曾想，我们能拣到这么多豆芽，是不是母亲们故意遗落，让孩子们高兴拣个漏吧？还是之前下种的时候，就有意多下一些，让孩子们拣漏尝一回口福？在贫困的乡村岁月，我时时处处都能够感受到质朴村民的活泛与善意，如涓涓细流无所不在的善意如一道道阳光，温暖着孩提时代的我们。我和弟弟的凑在一起，居然能够炒一小盘。母亲将黄豆芽单独炒了，每人碗里拈几根，塞进嘴里轻咬，生脆香甜。豆芽生脆的感觉成了我味觉记忆中的第一种味道，弥留于舌尖，至今不散。

秋天收获后，按工分和人口两个条件，将稻谷包谷黄豆等粮食收成，分给各家各户。分给我家的黄豆派上了大用场。父亲在公社当过临时会计，与公社干部多少有些交往，干部下村或路过，喜欢钻进家来坐一坐，少不得与同样好酒的父亲海喝一顿，黄豆就成为招待客人的下酒菜。

每有酒友进家，父亲忙着烧火煮饭，我拿着竹筒上楼打开仓门，从布袋里舀出一碗黄豆，先将黄豆炒熟炒脆，舀起一半，留一半在锅里，拿竹瓢舀水倒入，炖黄豆汤。一碗黄豆变成炒黄豆和炖黄豆两道菜。青黄不接，客人来时没黄豆作下酒菜，父亲拿五角钱给我，到寨中撮虾子的大姐姐家，买一米筒干虾子下酒。因为父亲的好客，母亲没少与父亲闹矛盾。经常与干部打交道，或许也是促成母亲无论家庭经济何等艰难，仍然坚持盘我们读书，希望我们当干部拿工资吃饭的原因吧。

我与河岸边沙地菜园子的缘份并不止于一小把黄豆芽，有一年，队里引进了洋姜。洋姜与泥沙地天然相符，植株长得十分繁茂，像一片绿色小树林，我们经常钻进洋姜园里躲猫猫。洋姜在疏松肥沃的泥沙地上莴发得特别多，一块不大的沙地，收获的洋姜竟然每家分到数十上百斤。面对这陌生的洋玩艺儿，母亲不知道怎么弄吃。新鲜时炒一些，味道不怎么让人喜欢。母亲听从他人指教，将部分洋姜晒干腌制，味道酸爽清脆，倒还十分下饭。多余的就给猪食了。母亲教导我们吃饭不要嚼出声响，听起来像猪食，极为不雅。家里吃洋姜时，咀嚼发出的生脆响声此起彼伏，让人忍俊不禁，极有趣味。

种了几年洋姜的泥沙地，又被洪水卷走了栅栏，积了更厚的一层肥泥，相当于再次成为无主地。世事变迁，江河易主，大伯伐木树起栅栏，此后数年，寨子悬崖下的泥沙地变成了大伯家自留地。父亲也在临近地方号了一小块斜坡沙地，树栅栏圈起来，种些包谷等高秆植物，或种一些藤蔓豆类，防止涨洪水时被冲走，果粒无收。我们就在坎上的大路上溜木车，看着自家菜园子的包谷株一天一天长高，河风吹拂，青叶摇曳，仿佛在招手欢笑。在乡村的孩子眼里，这种人与植物的对话，是一桩非常惬意的事情。包谷结球后，白色的须渐渐变成乌褐色。我对包谷的味道渴望之极，每天和弟弟去撕开绿色的壳，用

手指甲掐白色圆玉的包米粒。嫩嫩的包米粒炸出白色奶水,喷溅在我的手指上,弥漫着自然的馨香。我知道这时候包谷还没有长成型。有一次饿极,一位伙伴说这样的包谷球嫩,可以连球一起啃,摘了一包和弟弟分,一个啃一节。包谷白色的奶汁溅了我们一嘴,被隔壁奶奶看到,骂我们像小野猪,吃相难看。我们羞愧不已,再也不敢摘包谷球生吃。耐心地等待包米粒不再喷溅白色的乳汁,才摘来放在火坑里,用热灰和火子掩埋,慢慢烤熟,弥漫出包谷特有的香味儿,啃着这种新鲜的包谷,真是一件至美的享受。

2

因避洪水而踏进的瓜棚菜园子,自然是我第一次接触菜园子,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丘菜园子。菜园子不大,濒临一条绕过寨子后面的水渠,有水的滋润,坎边野草长势繁茂,父亲隔三又五费心清除,庄稼自然长得茂盛葱郁,随意撒种,也是种什么收什么,更别说刻意种植的庄稼了。石坎上斜长着一棵桃子树,果实为苦桃,每年抽出的枝条发得老长,影响了经水渠通行的邻村人,父亲不得不将新枝叶吹掉,一棵原本枝繁叶茂的桃树只剩几根光秃秃的短枝。桃树营养严重不足,只在老枝上稀稀落落结几颗小果。父亲没有将它连根刨除,只是利用桃树保护石坎,防止菜园子坍塌。给家人逃避洪灾加固的瓜棚存在了很久,每到秋天,严严实实盖满藤叶的瓜棚,吊着大大小小或如箩筐的南瓜,如水桶的长冬瓜。瓜叶衰败,南瓜渐渐变成金黄色,冬瓜变得灰白色,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将瓜果摘下来,放进背篓,一只一只背回家,放到二楼的楼板上,一个个顺溜摆开。南瓜或切来喂猪,或留等漫长的冬季,在火炕上架锅子煮南瓜汤。冬瓜放得久一些,留到春季菜园子刚下种,蔬菜接济不上,以冬瓜汤当主菜以度时艰。

瓜棚下仅够挤得下一张木床的洼地,两角

埋上厚厚的农家肥,盖上水利沟掏起来的肥泥,堆成两个肿胀的瓜堆,种几蔸南瓜冬瓜,剩下的一点地到底种了些什么,我已经没有太深的印象,几根包谷?下面种两行红苕?还记得母亲出门走客后,父亲要上坡割牛草挣工分,我负责煮早饭,还得给两头瘦得吊着个布袋似皮囊的黑猪准备猪潲。我背着破旧的竹背篓,穿过狭窄幽深的屋巷,从一个蛇脊般陡峭泥坎爬上屋背山,钻进瓜棚下的菜园子。红苕藤水分充足肥料丰厚,青叶长得密密麻麻。我理出苕藤根部,用毛镰割断,将蛇一样爬满地的绿油油藤叶收拢。藤条枝蔓,勾连打绞,扯拢来一大堆。我想顺藤割断,无奈扯不断,理不清,挥镰一古脑儿割断。真是个,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苕藤的生长力特别蓬勃旺盛,不仅割掉的头会冒出新芽,长出新枝,断头的枝条触近泥地,化藤为根,根须深深地钻入泥土,又发出新藤,爬坎上坡满地走。

春天泥土苏醒,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种下菜园子一角这几蔸南瓜。上坡之前,母亲精挑细选了去年备下的老南瓜种、黄瓜种、白瓜种,种子粒粒晶莹饱满。母亲给我们换了新衣服,挑着猪粪,领着我们来到屋背山菜园子。母亲把我们带到菜园子敞开的肥泥坑一角,把几粒饱满溜光的南瓜子塞在我手心,要求我笔直站立,嘴里念念有词,待母亲向老天和山神祈祷瓜果丰获后,我展开手掌,南瓜子从手心滑进坑中,母亲刨过猪粪肥土盖住南瓜种子,堆成一个隆起的土堆。播种了南瓜子,也种下了一份收获的希望。于我而言,也播种了一份小小的牵挂。每当我走进菜园子,都忍不住要看一看南瓜冒出芽儿,长成藤条,在父亲用草藤牵引下,像无数条鲜活的青蛇,爬上瓜藤。各种瓜藤枝叶盘踞于瓜棚横木之上,郁郁葱葱。我感到非常好奇,曾问母亲:瓜藤怎么那么听话,会顺着草藤爬上棚顶呢?母亲说,瓜藤会迎着阳光向上生长,它们很通人性,你细心地对待它,它就长得壮,想让它多结果,

它就多结果,想让它果实长得大,它就会结出播箕一样大的南瓜果实。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母亲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人可以找到一条与瓜果沟通交流的途径,唤醒潜藏在植物灵魂中的能量。

果真,南瓜不负母亲与我的厚望,结出的青南瓜吊满了瓜棚,棚顶也摆着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大肚罗汉南瓜。我们摘青瓜度日,留着长势旺盛的南瓜,等待它慢慢地成长,直至长成数十斤重的金色大南瓜。我背着庞大沉重的背篓,慢腾腾小心梭下屋坎。回到灶房,将灶火烧燃,从背篓里抽出苕藤,在淌盆里砍碎,倒进大塘锅熬煮。回到家,弟弟和妹妹已煮好饭,叫隔壁奶奶提到火坑旁烘了。我把嫩红苕洗净,弟妹饿极,一把抓过狼吞虎咽。缺粮年代成长的人们,时常饿着肚子,不再懂得如何分辨和品尝食物的味道,任何能够填塞肚子的东西都是美味佳肴。我洗净南瓜,切成手指状粗条,架锅炒熟,装进塘瓷大钵,给热锅倒进水煮开,抓一把水盐菜,打一碗水盐菜汤。一菜一汤的丰盛早饭菜就弄好了。新鲜的南瓜让我们胃口大开。

3

我记忆中第一朵艳丽盛开的鲜花,是长着喇叭形,高昂着头随风摇曳的黄花。在瓜棚小菜园子与上面宽而圆的大菜园子中间,有一个突起土包。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黄花菜根,埋在土包里。黄花是多年生植物,只要有根,隔年就能发芽。母亲时不时浇一点农家肥,到了春天,黄花抽出嫩绿色的苗,叶蔓四散开,叶片绿油发亮,生机蓬勃。不多久,抽出几根小手指儿粗壮的茎,蒙着一层灰白色粉膜。很多生长力盛茁壮的植物植株,茎杆、叶片或果实上,在生长期都会蒙着这么一层灰蒙蒙粉膜,好像孩童粉嫩的脸,是植物的自我保护呢?还是果实昭示旺盛的生命情状?我弄不明白原因,问母亲,她只是告诉我,植物生长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母亲

和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只会说是这样,不会说为什么这样。她们只能利用积累的生活经验,描述事物的性状情态,而不会推究其中因果关系,更不懂得深究植物生长的基因原理。

留心观察黄花菜的抽蕾打苞和开花,对我而言,似乎成为一桩日常功课,也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极为有趣的生活,激发了我观察事物的兴趣和好奇心。

菜园子临近水利沟,在园子高高的坎边,奶奶曾种下一排万年青当栅栏,枝条发得蓬蓬勃勃,每年都要将新发的芽枝割掉,以免遮蔽庄稼生长所需的阳光。水利沟渠上,数家搭伙盖了一排长长的瓜棚,我家菜园子坎外的瓜棚权属自然属于我家。母亲在坎边厚土堆里种上南瓜白瓜,瓜苗生长,瓜藤被引上沟顶瓜棚架,藤叶茂密青葱,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利沟遮盖得严严实实,好像一条人工修饰的林荫小径,日间看起来也极幽深。山泉清冷,凉风习习,我独自钻进阴森小径,身凉意冷,颇为惊怯。

各家园边种植的瓜藤,初始乖乖地爬上自家的那段瓜棚。每日迎着阳光恣意任性的生长植物,可没有那么严格的分界概念,繁茂的藤蔓将长长的瓜架盘得绿油油一大片,像一片青色绿地,随后延伸到棚架外面,长长地垂吊下来,结出的南瓜白瓜或坐在棚架上,或吊在棚子底下,还有一些吊在藤条上,像悬挂的漂亮葫芦,随风飘荡。瓜藤可以自然枝蔓,瓜可以在别家地界茁壮成长,人却是有界线的,平时采菜摘瓜,不得不小心清理瓜藤,看一看是不是自家瓜藤结出的瓜果。瓜藤盘根错结,理不清楚,只能等到秋天瓜叶枯黄时节,南瓜泛黄,清兄弟明算账,几家人约在一起,理顺长长的藤条,辨识布满瓜架的瓜果的权属。实在弄不清楚,也就发扬风格,哪家瓜棚顶的就落哪家,当面说清,两无意见。

缺粮的年岁,母亲先在菜园子种包谷,包谷植株长高,队上育的红苕藤苗满足了集体田土

种植所需,各家另分得一部分,母亲将苕藤苗套种在包谷植株行垅间。初夏包谷成熟,用于接济口粮紧张的日子。红苕藤长势很好,三五天割一背篓,主要用于喂猪。菜园子实在摘不出菜,我便采摘粗壮的苕藤叶当菜。摘掉叶子,剥去乌皮或白皮,露出一根根晶莹的水灵透亮的叶径,油锅素炒,虽然对于寡味的肚子,味道不怎么样,但对于贫困的日子来说,聊胜于无。现如今,当年我们勉强当菜的苕藤,竟然被城里人盯上,说有抗癌效果,成为人们餐桌上美食,风靡起来。红苕藤的峰回路转,超乎我的想象,也证明了世事难料。

母亲在园子界边和园边,种了一圈齐人高的苦码菜。临近水沟,水分充足,苦码菜叶长势繁茂,隔几天摘一次叶子,用于煮猪潲喂猪。缺菜时也炒来下饭,味道极苦,我们都不太喜欢。北方有句俗语,别把豆包不把粮。苦码菜味道苦些儿,总比没有下饭菜强。把苦码菜与水盐菜一起煮,水盐菜的酸味儿里融合了苦码菜的苦味,夏天午间喝着这一口酸爽的菜汤,别有一番滋味呢。

母亲利用植物生长期不同,所需空间不一样,在一块不大的园子里种植了四种庄稼。多年后,全国面临耕地面积减少,粮食生产不足的困境,专家提出了农村集约化经营问题。我一看到这个思路就笑了。这种看似先进的思路,比起我的母亲、一位农村妇女在自家菜园子的集约化生产落后了三十来年。

4

五弟出生后,母亲要照顾他,又要随大伙出工,家务事自然顾不过来,我作为长子不得不分担必要的家务。上菜园子打菜不再是打小差子,而是每日必修功课。农村没有菜集市,别说一般人家没钱,就是有钱也没处买。每天餐桌上的菜都产自菜园子,纯粹绿色天然食品。那时候的菜

用农家有机肥种植,还不存在问题蔬菜,也没有绿色天然食品这一说法。除了自然的绿色食品,我们还能从哪里获得粮食和蔬菜呢?

每天跑菜园子巡视,哪一南瓜结果了,什么时间可以采摘;哪几根豆长成了,可以采来做早饭菜或晚饭菜,我了然于心;父亲下田薅秧,运气好捉到一串泥鳅黄鳝,我知道哪一块坡地上的辣椒成熟了,可以摘来炒青辣椒黄鳝泥鳅。每一根包谷苦码菜,每一菀生姜洋荷,都是我们的生活依靠,它们生根发芽生长结果成熟,我都了如指掌,对每一个正在成长的瓜果,我如数家珍。除了屋背山几丘层叠的菜园子,在水井坎上也还有几片小菜园,面积都小得可怜。满公修房子跟父亲讨要,占去了一点,面积更小,只放下两只粪桶,又受到满公房子遮阴,种白菜萝卜和豆类都容易鸡啄食,没有收成。母亲栽了一片小叶韭菜,发得葱葱郁郁,韭菜的味道家人也不怎么喜欢,母亲偶尔去打一次,拌鸡蛋炒,弟妹们才喜欢吃。不过,家里的油盐都是鸡屁银行里出,家中两只老母鸡生的蛋,要么用来孵小鸡,要么母亲拎到远口镇集市,换回盐巴煤油。偶尔炒一回鸡蛋韭菜,于我们是极为难得的开荤。

父亲不知从哪里挖来一菀洋荷,种在潮湿的大菜园子一角,每到春季,洋荷冒出诸多嫩芽,长成青色的大蓬。每隔几天,在洋荷根茎处,冒出无数紫色的洋荷。洋荷漂亮的尖角特别新奇。我将摘来的洋荷切成丝,与辣椒丝和酱辣混合炒,弄出酸辣清新的一道菜,家人都非常喜欢。与家乡味隔离数十年之后,每到洋荷上市季节,我都要买一些,依旧时的配料混合炒,家人也特别喜欢。洋荷让我重新回味旧时的味道,回想起旧时的生活,还想起我仙逝的母亲,想起一起度过的艰难而快乐的日子,不禁潸然泪下。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玩心重,经常出现走神的情况。我放学回家把书包放了,天光还亮,心想等上坡打菜回来再煮饭,出门看到伙伴结伴上坡打茶油泡,兴奋地入伙,蹦蹦跳跳走向黄泥

裸露的茶油树林。树干坚硬、树枝光滑的茶油树一坳一坳呈梯带分布,在油亮的树叶间,挂着圆如鸡蛋的白色或红色茶泡,我们仰着头一棵树一棵树查看,观察茶泡是否脱皮,脱了皮的茶油泡去掉了涩味,才能吃。最好的茶泡是脱光了皮,经太阳晒干水分,起了一些皱褶,这种茶泡吃起来回甜,回味绵长。茶农每年刮油山,把黄泥坡上刮下的野草蕨类植物堆在坳上,成为油茶树的肥料。春上,富积养料的土坳长满根肥枝壮的蕨菜,我们掏空书包,赤着脚跑过弯弯山路,趁天黑前打回满书包的蕨菜。蕨菜一度成为农家餐桌上的主菜,这会儿已经长得高高条条,抽出了绿叶,山风吹拂,摇曳着美妙身姿,好像朝我们招手微笑。我们的注意力不在亲切而可爱的蕨菜身上,目标由地上转到了空中,看哪一棵树结着又白又大的茶油泡。一旦锁定目标,身手敏捷的伙伴像猴子般机灵地爬上树,伸手采摘挂在枝叶间的茶泡,边吃边丢给下面的伙伴,待填饱了肚子,我钻进树丛扯来长长藤条,将伙伴丢下来的茶泡串起,串满藤条后绕成一圈,像一个白色的漂亮花环,我们戴着几串这样的花环回家,惹得路人非常羡慕。母亲已收工回家,看到没有煮饭,原本气呼呼的,准备好好教训我一番,看到漂亮的几挂茶油泡,由嗔转喜,一边吩咐将茶油泡分给弟妹,一边架鼎罐煮饭。不过,我的运气并不总是那么好。我时常控制不住好奇心,爬上屋背山准备打菜,想起竹林里的笋子该冒出来了,就钻进深山丛林寻找,天黑还没有回家,让母亲担惊受怕,站在寨前脑脑上朝着河岸呼喊,尖锐喊声回荡于河谷。母亲年轻时或许因为家庭负担重,性子急脾气大,时不时用牛哨子教训我。我心知犯错,听到母亲的叫喊也不敢应答,悄悄从另一条屋巷溜回家。记得有一次,我放学路上,看到小伙伴骑木车玩,我很兴奋地加入,玩得忘乎所以,天黑还不知回家,更忘记了煮饭寻

菜的职责。母亲收工挑柴回家,累得气喘吁吁,见家里黑灯瞎火,火不烧饭不煮,怒气冲冲找到我们,抓住还在月亮地里疯玩的我,揪住耳朵来了一个全频道,痛得我撕心裂肺,好一段时间耳朵嗡嗡轰鸣,听不清老师讲课。那是母亲唯一的一次下重手教训我了。从那以后至直上学离家,我对承担打菜煮饭的职责丝毫不敢分心懈怠。

到菜园子寻菜,让我参与了力所能及的劳动,小小年纪承担起诸多家务劳动,生活责任。寻菜也是我与自然深入沟通的过程,我懂得了各种不同菜肴的生长习性,适宜土壤,及开花结果的各种美妙情态。让我有机会与山林、土地、小动物和植物打交道,我也从中不断收获意外的惊喜。爬过屋背山,踏遍父母耕种的自留地,都没有打到一小把新鲜晚饭菜,站在因干旱而枯萎的菜园子上,面对苍翠青山,俯瞰哗哗奔腾的清水江,我曾经感觉到迷茫,迷茫的内心弥漫着少年才有的缕缕忧伤和绝望情绪。山风吹拂,抚过我汗涔涔的面颊,迷离的心儿终于清醒过来。我心有不甘,扒开干枯的藤叶,顺着草丛清理枯藤,发现了一个被瓜叶严严实实盖着的青皮南瓜。瓜皮因失去水分起了皱褶,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食用。我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惊喜地将瓜抱在怀里,爬上园子,沿着蜿蜒山道一路跳跃回家。

妻第一次跟我回家前,问我家里这段时间吃什么?我开玩笑说全是瓜,东瓜西瓜南瓜北瓜,全是瓜。结果妻笑骂我大笨瓜。其实在我印象里,比较笨的瓜应当是白瓜。白瓜随栽随活,随便结果。在雨季里白瓜藤就像篷松的植物,一个劲地朝草丛树林里疯长,将青色葱翠的藤叶与草融为一体。结的瓜果或挂在小树枝丫上,或窝在草丛里,像不会下蛋的母鸡,只要找到柔软的窝儿,就随便下蛋。我分开草丛找到的,不仅仅只有白瓜,也还会有其它的惊喜,不知名的小鸟将窝做在挂着白瓜的小树丫上,待

我摇动树枝，窝里的小鸟探出肉乎乎的光脑袋，轮着大眼睛看着我。我凑近前数了数，一只、两只、三只、四只……抓一只在手心，小鸟身子热乎乎的，还有些烫手。看到小鸟在我手掌心蠕动，我动了恻隐之心，赶紧在它们的母亲没有看到之前，将小鸟放回窝，用树叶轻轻掩上，尽量恢复鸟窝的原样。我在另一处菜圆子旁的树上，发现过一窝长了毛的小麻雀。麻雀曾被列为“四害”，屋顶木棚上的麻雀窝被我们掏光，麻雀们无处安家，逃到山里来安家，传宗接代。我们对麻雀倒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只是觉得长了毛的麻雀可以养来玩，捉回家关在小小竹笼子里养，逗着有趣。小麻雀与画眉不同，虽近人，性刚烈，喜自由，关养几天都不进食，最后忧郁地死去。我随手将它的尸体丢掉。面对一个生命的死亡，我竟然没有丝毫的愧疚。我们受到的传统教育是，把一切能够提供营养的动物都看作食物，并没有将其视为活生生有灵魂的生命。我偶尔也会在草窝里，发现几枚野鸡蛋，这对于我和家人来说，是莫大的惊喜。

我家自留地少，母亲见白瓜不择地，在菜园子边和远处的自留地随便种，一旦屋背园的菜过了季，转一圈下来还找不到菜，我爬到杉木林子边种小米的自留地去找白瓜。几天不去，白瓜慢慢长老，母亲教我用手指甲试。轻轻一掐，白瓜皮还能掐破，证明还能吃，不然就老了，只能苾来当种子，或摘来喂猪。白瓜摘回家，用破碗刮掉瓜皮，一般用来煮汤。餐桌上只有一个汤也不是办法，我想办法，利用现有食材多弄些花样，整出不同的味道。一个海碗大的圆形白瓜，我分成两半，一半用来煮水盐菜瓜汤，热天喝着开胃，一半用来素炒，没有加任何着料，味道一般般。后来我用小酱辣掺和炒，酸酸甜甜，生生脆脆，味道极佳，家人很是喜欢，成为我发明的一道招牌菜。我和弟弟从河里弄到小鱼的时候，与小鱼掺和炒，鱼的鲜味与瓜的清香融合成一种更鲜美的味道，亦是极

佳的下饭菜。

5

普通生活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与快乐。有一年，母亲不知从哪里获得一小把地瓜籽儿，杂着苕藤一起，栽到离家数里远的螺蛳岭地里。螺蛳岭是一片坟山，母亲将地瓜栽在坟山一旁，就是躲避其它害怕鬼魂的人采挖。我们下河抓鱼，来到螺蛳岭下，想到甜脆的地瓜味道，壮着胆子爬到自家苕地里，看到地瓜藤长得茂盛，理着瓜藤根儿，刨开黄泥，根儿露了出来，瘦瘦弱弱的地瓜只有手指儿大，令我们十分失望。我们就那么一天天盼着地瓜长粗长壮。站在寨前脑脑上，抬眼就可以望见螺蛳岭。螺蛳岭上的地瓜，成了我和弟弟的一份牵挂，一份相思，每天都要望一望。上学后读到望穿秋水这个词儿，我想起眺望螺蛳岭上地瓜的急迫期望情形，理解恋人之间的痛苦相思。秋天草叶枯黄，果瓜飘香，父母亲终于在某一天傍晚，把螺蛳岭上的红苕南瓜和地瓜一起挖回家，挑了满满的两挑。我和弟妹吃到了生脆香甜的地瓜，满足了期待多时的心愿，真是一种至美的享受。

就这样，我在与菜园子的亲切交流与热切期盼中，一天一天成长。菜园子的植物零杂多样，每一种植物都有每一种植物的特性和本味，在餐桌上融合成就为农家人丰富美丽的生活味儿。打菜的生活也是琐碎的，每一个琐碎的日子，都培养了我的见识，扩展了我的视野，让我的内心逐渐丰满和强大起来，也促成了我走出这片狭窄天地，离开贫穷乡村的迫切愿望。

老屋

■ 文晓东

这么多年来，它像一位被遗弃的老人，蹲守在黄土塬的山脚。破败。幽暗。封闭。荒凉。孱弱。摇摇欲坠！站在它的面前，我看见了时间内核的色质与力量，看见了生命的兴衰与时代的变迁。曾经，我的祖祖辈辈，多少代人都在这里居住，生活，进进出出，忙里忙外，然后再顺其自然地生老病死，繁衍生息。就我，也是在这里出生，成长，在它的怀抱里亲热地栖居，然后茁壮，然后远离。

在这里，我的祖辈（当然，尤其是我的父母）为这老屋的修建和修缮，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与劳累，每一根柱头、挑梁、椽子，每一副板壁和楼板，每一扇门窗，甚至每一处的碌蹲和每一块瓦片，都注满了他们的汗水与心血，当然，也有他们的梦想与成就感。以至于多年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我父母都会常念叨着这老屋，并一再告诫我们：老屋不能卖，不能拆，至少，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不能让这老屋消失。而事实上，对这老屋的感情，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这些年来，我们不再需要它来遮风避雨，但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卖掉或拆掉，若是没有了它，我的老家还有什么更值得我魂牵梦绕地思念呢？

这些年来，身在异地他乡，我一直在反思：其实，正是因为我的离开，因为我在城里有了

一个新家，有了三点一线的工作，有了老婆和孩子，后来，又软硬兼施地把父母接进了城，才让它在人去楼空的无助中，成为了一个孤独与可怜兮兮的守望者，一个貌似可有可无的空壳——就像是无米的谷穗，被沧桑的岁月和无数苦涩的日子，以及布满灰尘和挂满蛛网的命运所填充，然后堆积，然后在无边无际的冷清中，无穷无尽地等待。

时间就像河里的水，始终在流逝。而我的老屋，无论时间怎么流逝，它都一直在黄土塬这荒僻的乡野里静寂地蛰伏着。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被风雨浸蚀得斑驳积垢，越发老得不成样子了。如今，通往老屋的那条小径，早已野草丛生，荆棘密布，网丝缠足。而我，只能凭着记忆，才奋力地从中穿过，恰如涉过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奔向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岸。于我，它是滋养我肉体与灵魂的根脉，是我的骨头和我的血，是我今生今世，哪怕走到天边，也永远无法走出的牵挂与惦念。因为有它在这里，我的老家才有份量和落脚之处，我的心里才踏实，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有老家和有退路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沦落到何种境况，至少还有这么一处可以收留我、接纳我、给我慰藉的地方。因此，只要想到它，我就能很真切地感觉到，自己

是一个幸运与幸福的人。这天赐的幸运与幸福,是我每一次从城里那个家,那个悬浮在高空,被铁门铁窗圈定得如牢笼一般的水泥盒子中逃离,回到这里后,都会由衷地感觉到的,一份最根本和最暖心的营养。

踏上青石铺就的台阶,站在老屋门前,我郑重其事地从身上摸出钥匙,插入那把比我年龄还大的“永固”牌挂锁的锁孔。轻轻一扭,锁开了。然后,我心怀虔敬地推开那扇尘封已久的屋门。在一种微弱与滞重的气息中,听见那久违了的“吱嘎”声,我仿佛看见了去世已久的祖母,在为我的回来而表示欢迎。我看见她舒展着满脸生动的皱纹,起身,向我伸开双臂。同时,我还听见,同样去世已久的祖父,穿着他那双稻草编织的草鞋,从屋里向我走来,亲切而欢心地唤着我的乳名。走进老屋,我像一个口渴的孩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走进老屋,走进我童年所有的快乐与忧伤,走进我成长路上的那些懵懂无知、自卑压抑、苦闷彷徨;走进老屋,走进我四十余载的人生经历和蹉跎岁月,走进内心,那无法言说的五味杂陈,脆弱与坚强。

老屋因受往昔那长期的烟火熏燎而显得黑咕隆咚,加之无人居住的冷清,导致屋里的光线很是幽暗,像洞穴,像地牢。我知道,这样的比喻是不妥的。而事实上,它更应该像是一间不折不扣的农耕文化博物馆。进屋的那一刻,我深藏于心的感伤瞬间就被猛然激活!是的,我好想哭,但我还是没有哭出来,都几十岁的大男人了,哪能如此没出息呢?但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那股酸酸的、涩涩的液体正在我的心口处奔涌翻腾,并使劲儿地冲上我的喉头与鼻腔。我本能地咬咬牙,把这股强烈而难受的味道吞咽了回去。我屏住呼吸,轻轻的,在那股陈腐潮湿的霉味中,进入时光的隧道,探寻儿时的影子,回归某个熟悉而又未知的往昔。老屋里,仍摆设着那些经年不变的旧物,而

堂屋内的香火神龛上,苍劲有力的“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还横平竖直地赫然醒目着,稳定着一个家的庄重与威严。那些繁琐而精美的窗棂木雕,早已朽迈,暗淡无光。门窗边的对联,纸张已然褪色得没有一点红色。门背后的刀架上,那些当年握在我们手中,锋利而灵巧的柴刀和镰刀,锈迹斑斑,木讷,钝重,比古董还古。尘埃、蛛网、老鼠屎,还有屋漏的痕迹——我目及之处,全是老屋在等待中所积淀的叹息和伤痛后的结痂,隐忍,厚重,慈悲。

走进老屋,走进我内心深处最柔软与动情的地方;走进老屋,走进我此生最真实与踏实的生命支撑。同时,也走进了我这一辈子,最矛盾和身不由己的追求与追忆。比如:那口低凹的火坑,它曾给我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并在取暖的同时,给我们一家人多少香味浓郁的美食。记得当年,我就经常在这火坑里烧红薯和洋芋,烧得黄焦焦软乎乎热腾腾的,那种香味儿,香得我至今回忆起来都食欲倍增,口水长流。还有那一挑木制的水桶、那一排仍旧沾着故土的锄头、那笨重憨实的石磨和碓窝……它们给了我多少成长的磨砺和锻炼。还有那些散落在屋角里的蓑衣、斗篷、草帽、箩筐、背篋、篋篋……还有躲藏在灶间的,那盏很不起眼的煤油灯,蕴藏着我们家世代相传,永不能忘的那一份淳朴的初心。是的,它们这沉默着的一群,都是我骨子里的至亲,这么多年来,它们一直在这老屋里,等着我回来。它们在召唤和牵引着我,让我回到了昨天的昨天,回到了生命原初那最困窘与厚朴,最凄凉也最温暖的时候。

记得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夜,据说很冷,也很黑。其实,就在当天早上,母亲就发觉肚子有些微痛,可她没说,照样让父亲赶场去了。父亲赶场的主要目的,是挑柴去卖。那时,我们家这老屋的板壁都是竹篾编的羊儿巴篾,屋顶也还是用茅草来盖的。贫寒,困窘,那

样的境况,若用风雨飘摇来形容,想必也一点儿都不为过。在那寒怆而凄苦的年月,每个月初,我父亲都要到生产队去预支粮食,否则,家里就会断炊。那时,我们家吃的,长期都是杂粮和素菜。为了届时让母亲坐月能吃上一点儿细粮和荤菜,在母亲临产那段日子,父亲总会在生产队放活路(收工)后,偷偷地去山林里砍些柴回来,再趁生产队放休息的赶场天,偷偷挑到几十公里外的场镇上去卖。

我出生的那天下午,母亲的肚子痛得特别厉害,可她强忍阵痛,没有惊扰任何人,就一个人守在家,站在老屋的门口,朝父亲回来的方向不安地张望,期盼着父亲能早一点儿回来。幸好,我父亲那天回来得的确很早,天刚擦黑他就回到了老屋。

据父亲说,他那天是从场镇上一路跑着回来的,一直跑了几十公里,就像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父亲清楚母亲的状况,他担心她的安危。

父亲回来时,我还没出生,可是他进屋后,还没来得及去洗把脸,母亲就正式发作了,她叫父亲赶紧去灶间把煤油灯找来。结果,父亲刚找来煤油灯点上,我就出生了。后来,母亲总说我是要看亮光才出生的。母亲没读过书,她不能完整而明晰地用语言来表达亮光就是代表希望的意思,但我能感觉得到,她每每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那种对我其实并未明亮的未来,所充满的美好憧憬与期待。

后来,我就在这样的幸运与幸福中一天天地长大,我父母就开始节衣缩食砸锅卖铁地供我上学读书。他们支持我,督促我好好学习,期待和鼓励着我尽早离开这老屋,离开贫穷落后的黄土湾,到城里去,过上不再像他们和祖祖辈辈历代以来的,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和“一背太阳一背雨”的苦难生活。承蒙命运的垂青,初中毕业那年,我果然很幸运地考上了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离县城最近的乡镇任教,后来通过努力,就调进了县城里。

虽然,这黔中的小县城远不及北京上海那样的繁华,但于我来说,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吧。

而至今,我也会经常性的想起,当初离开这老屋,而去市里读书的情景——

那天晚上,黄土湾的乡邻们,都聚在我家这老屋里喝酒,他们满脸堆笑地说着许多祝贺我的话,还送了我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待乡邻们走后,我母亲就在这老屋的灶台上,为我煎炒香喷喷的油辣椒。然后,她又很不放心地,帮我把学费用一张棉布的手巾帕包裹严实,再用针线给牢牢地缝在了我次日临行的内裤上,说是这样,才保险不被车上的孬老二偷去。第二天,父亲陪着我,帮我挑着一床印花棉被和一口大木箱,无比骄傲地送我去市里的师范学校。后来,慢慢地,我就离这老屋越来越远了,远到几乎都快要淡出我的生活,忘了它的存在。

作为一个从黄土湾这老屋里走出去的农村孩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小县城里瞎忙着,追赶着。在从未停歇的追求中,除了工作,我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过得体面一点,欲望与虚荣,渐次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而只有当我在忙碌奔波与拚命挣扎的间隙,短暂喘息之时;当我在生活受挫,心里有苦却无处倾诉和无法排遣之时;当我在城市的繁华喧嚣中格格不入,倍感孤独之时;我才恍然觉悟出:原来,真正属于自己最根本和最亲近的;真正值得自己信赖与依靠的;一切,都并不在我所追求的前面,而恰恰,在我所忽视与忘却的后面。于是,在我头发开始变白,肚脯渐渐隆起的中年之后,才亡羊补牢地看清人生的方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人,还是房屋,还有家,甚至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新,只有永远无法逃避的老;才懂得这老家和老屋的存在,于我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才开始尽量抽空回到黄土湾,来看看这老家和老屋。

是的,对于老屋,我始终是愧对于它的。曾

经,我发自内心地以它为荣,因为在我儿时的心目中,它是那么的高大,宽敞,华丽,是我当时最值得骄傲的所在;又曾经,我发自内心地以它为耻,在我青春躁动的厌恶中,对它的陈旧与矮小充满了怨尤的情绪,以其揶揄的态度,对它鄙视,甚至是仇恨,觉得它是我的牢笼和污点,羞于被人发现与提及;还曾经,我以终于走出了黄土塬和走出了这老屋的束缚而自豪,有一种虎口脱险的庆幸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如今,回到这里,我深深地为自己曾有过的,那些幼稚与叛逆的想法而羞愧。此时,在它跟前,聆听它厚重沉实的呼吸,抚摸着它的苍老与温柔,想到这些年来,在我们离开的时间里,它是如何忠诚地,以老之不堪的身躯,在后方,坚守着我们的家园与根本,同时,也期盼着我们的回归,我满怀内疚。但事已至此,如今,我们要想回归,已然成为了一种可想而不可及的愿望,甚至是奢望。是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在此不必赘言。想必,再过若干年,直到我们也像它一样老之不堪,可能也无法再真正的回归。而现在,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偶尔回来看一看,然后照几张照片,再写几句很真诚也很矫情的感言,发个朋友圈,仅此而已。

不过,我真还一直在奢望,等我哪天走了狗屎运,有了大把的钱和时间,再回来将这老屋给好生地修缮一番。我想,最好是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彼时,我将带着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回来,当作父母的面,告诉和告诫孩子们:我们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黄土塬人,这里有我们的老家和老屋,还有祖祖辈辈无数辛劳与心酸的故事。而关于那些故事,我想,最好让父母给孩子们讲,而我,也认真地在一旁,将父母曾无数遍地讲给我听过的故事,好生的温习一遍。

同时,我也在奢望,待我退休之后,就回黄土塬来养老,种两块田地,养一头肥猪,还有一群鸡鸭和一条土狗。每天,我都在这里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喝最甘甜的井水,吃最原生态的

粮食和蔬菜……有了空闲,我就去小河边钓几尾野生鱼,或到树林里采几朵野生菌,晚上,我就回到这老屋里,睡最舒服的木架床。彼时,我每天就像诗人海子所描述的那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

是的,关心粮食和蔬菜,这太重要了!所以我想,自己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还能回到黄土塬来生活,来重新拾起这老屋里的农具,让它们重新在我的手中焕发光彩!彼时,我要种植许多的稻谷和麦子,还有玉米和高粱,还有红薯和洋芋,还有油菜、大豆、小米、花生、白菜、萝卜、辣椒……我要让我的孩子们也经常回到这里,来亲眼目睹每天喂养我们身体的食物,原来是怎样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又是怎样被收割和被加工成喷香的米饭、面包、以及形形色色的美食的。这些年来在城里生活,我见到身边无数的孩子(包括咱们农村的孩子),成天只知玩手机、电脑、和打网络游戏,只知洋房、名车、和明星绯闻。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生长在田地里的稻谷和麦子,还以为它们跟苹果和梨子一样,都是树上结出来的果实。还有,如今我们身边很多农村的孩子,学校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缺少锻炼,他们的心身被不属于自己的城市给娇惯坏了,怕吃苦,不能适应农村生活,宁愿在城市里打零工,甚至拾荒、乞讨,甚或死皮赖脸在待在城里,没钱了就打电话向父母索取。是的,在当下这个消费的时代,工作貌似并不重要,但吃喝玩乐却是必须的!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那就啃老,这也是必须的,心安理得。而那些无老可啃的,就去啃社会,去违法乱纪,反正,无论如何,就是不愿再像上一代人那样,回农村的老家来种地,更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农民身份,觉得掉价……所以,作为一个从黄土塬的老屋里走出去的农民的儿子,如今,我最担心和最痛心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后代,也会像这样,忘了初心和根本。

当然,关于退休后回黄土塬的想法,也只是我个人的愿望或奢望,能否实现,不得而知。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我又非常难与无奈地发现:如今的黄土塬,像我家这样,虽已濒临坍塌边缘,却还顽强地存在着的老屋,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近年来,由于农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和农村经济的日益萧条,黄土塬的人们都相继丢下手中祖传的农具,背井离乡地外出务工去了!岁月静凋,现实残酷,昔日的黄土塬,那些人欢马叫的大寨子,那些一家挨家的老屋,都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许多人在外务工挣了钱,就赶紧在外面买了商品房,然后举家搬迁,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而那些没有挣到钱的贫困户,也因祸得福地赶上了国家“易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一家又一家,接二连三的,全都沾沾自喜地住进了城市高楼里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两厅。从此,这黄土塬的老屋就卖的卖、搬的搬,即使还在的也都闲置了下来,与我家这老屋别无二致——杂草封掩了进屋的路,院坝、阶沿、甚至板壁上都布满了绿茵茵的青苔。还有的人家,因长期无人居住和管理,房顶的瓦檐被风雨毁坏,年久失修,导致屋脊屋梁和柱子都垮架分裂,房屋严重受损,甚至坍塌!从此,这老屋就荒草丛生,引得成群结队的老鼠、蝙蝠、麻雀、马蜂、以及无数叫不出名的野生动物和昆虫们,把此地当成了它们的家园。而即使现在还有人在居住的老屋,顶多也只剩下一两位经常三病两痛的年迈老人,在家守护着几个年幼的孙子,而且孙子们大多都在镇上的寄宿制学校读书,要等到周末了才回来一次。以至于在如今的黄土塬,偶尔能见到一个人影或听到一声人语,那也是分外稀罕的事情。

在此,我不禁悲哀地想到:像我这年纪的农村人(我确认自己是个农村人),或许,我们就是见识并经历过祖国传统农耕生活的最后一代人了。有史以来,在黄土塬,祖祖辈辈都一

成不变地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生存之道。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呢?是的,到了我们这一代,这传统的农业算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同时,也盖因这样的速度来势迅猛,我们毫无防备,没能在关键时刻顺利地升级或转型。于是,面对强势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我们不得不缴械投降,再仓皇逃跑。是的,对于祖宗传给我们的家园,就像阵地一样,我们没能守住,甚至是拱手相让地让其土崩瓦解。

这样的结局,是我们由衷地愿意接受的么?我想未必。但现实已然如此,我们无法改变。大势已去,我们更无力回天。时代发展的洪流滚滚向前,我们也无一例外地被裹挟其中。顺应潮流,追波逐浪,有谁还顾得上我们内心里,那点儿关于老家和老屋的疼痛?如此,如此,不久的将来(甚或就在当下),我们将被城市的繁华连根拔起,我们的老屋和关于老屋的记忆,也会被城市那鼎沸的市声喧嚣,掩埋于无形之中。

当我再次回到黄土塬的老屋,除了对乡情与亲情的怀想,我还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己恍惚进入了一场陌生而诡异的梦中,弄不懂当下,也看不清远方。

加榜秋行

■ 伍名槐

汽车在都柳江河谷间公路上行驶，车里的我们一边看着公路两侧飞速后退的大山，一边在心里想着：这样的地形是怎么也不能和“田”字扯上关系的。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从江的加榜梯田，是天柱县文联和从江县文联举行联谊活动，给我们提供了这次难得的采风机会。

从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形上最大的特点是多山，多深谷。这里的山不是状如窝窝头样的小山包，而是高大雄浑、连绵起伏、逶迤不尽的大山，山势巍峨险峻，沟壑纵横，山上树木枝繁叶茂，密不透风。真如一句俗语里说的“地无三尺平”。路是沿着都柳江河谷逆流而上的，越向前走，河两岸的山就越高，河谷就显得越深，用“穷山恶水”来形容这里的地形一点都不为过。我不禁为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的粮食问题担忧起来：那时候的居民，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到底从什么地方弄来粮食维持生活？大约五十公里后，我们的车子按路标的指示拐进另一条河谷（这是都柳江

的一条支流），又沿着这条河谷逆流而上。再行约十来公里，一直顺河谷走的公路像一条巨蟒一样，突然昂起头窜上高山。这是一条新修的盘山乡村公路，车里的我们随着车子的左颠右簸一起前俯后仰，恹恹欲睡，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感觉我们是在密林中不断地往上，往上，离天越来越近。

“快看！我们到加榜了！”突然，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全车的人立刻抬起头，往车窗外望去。“哇！这也太壮观了！”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只见对面一座大山，被依山而造的梯田一层层地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像一个大粽子，又像一座宝塔，还像一只田螺。正是秋天，梯田里的稻子刚好成熟，满山金黄，如熔化的黄金在山体上流动、堆叠、闪烁。看到这磅礴壮观的梯田，我突然感到来路上的担忧是多么的多余。同行的摄影爱好者们，对这样的景色，哪有放过的道理？一个个把自己的装备拿了出来，有的在定位、调试；有的在取景；有的在找走到对面大山的路，想到那里去拍

个特写。从江的文友们说：“这个地方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因为加榜梯田宽得很，共有一万多亩，把整个加榜梯田当作一首歌的话，这里仅仅是这首歌的前奏而已，那边美景还多着呢。”摄协的朋友们听了这话，才恋恋不舍地收起装备，继续前行。

真的，翻过对面那大山后，眼前的景象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我，那是一片更大的梯田，刚才那一坡的梯田和这里相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当地的苗民壮民们，真的是把土地运用到了极致，在加车河两岸，从水流湍急的河谷到白云缭绕的山巅，从万木茏茏的林边到石壁崖前，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开辟了梯田。垂直高度少的有几米，多的上千米，横向延伸无边际，望不到头。远望，那是天与地之间一幅巨大的抽象画；从下往上看，一层层的梯田如同一级级登天的天梯。在梯田中间，还散落着独具苗族特色的吊脚楼，显现出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景。这里的梯田不再是一致的黄色，而是黄绿相间的，黄的是已成熟的早稻，绿的是还未成熟的糯禾（糯稻）。很多的田埂上都立有一架像梯子一样的大木架子，顶上用茅草或木皮盖着，这个木架叫做“禾凉”，是用来晾晒糯禾的。收获糯禾不像其它稻谷一样用谷桶去打，而是整穗抽出来，捆成一把一把的，然后把它挂在“禾凉”上晾晒。在晾晒糯禾的时候，虽然那把把的糯禾看着分量不是很重，但当人们真正把它挑到肩上并攀爬上“禾凉”去晾晒的时候，嘴里都会发出一声惊呼：“好重！”是的，粮食贵如金！沉重的不仅是稻谷的分量，更是乡民们的汗水与付出。

加榜的美，在于磅礴壮观的梯田，磅礴壮观的梯田并非天工，而尽在人事。所以，我不能不惊叹于当地乡民的顽强和惊人的创造力。

同行的人中有人问，这次采风你得到了

什么？我的一位老师立即答道：“我想写写这里的先人的来历：那是一对逃婚的人私奔到这里繁衍而来的。”我知道，我这位老师是在信口开河，是在随口瞎编，但我却从这一玩笑中得到了感悟：加榜的美景不像其它地方一样是天然的，而是这里的乡民用双手创造出来的。最初来到这里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私奔而来，他们面对的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但他们生存下来了，并且不断地繁衍壮大，这些梯田就是他们为了能在这里生存繁衍而开造出来的。因这里环境的限制，稻田都是依山而开造，随山势地形的变化而变化，山坡坡度的缓急及山坡的大小决定了梯田的大小和形状。这里的梯田面积大的不过一亩，大多数田都是只能种一、二行禾的“带子丘”和“青蛙一跳三丘田”的碎田块，因此有“蓑衣盖过田”的说法。这里的梯田虽然小，但有的很长，最长的达到三百多米，像镰刀，像香蕉，像缠绕住大山的一根根腰带。在这些田里劳作，别说用现代机械工具，就是耕牛都用不上，因为大多数田块根本放不下一副犁耙，即使有的放得下犁耙，耕牛也不能在那么陡的地方上下，所以从耕种到收获的全过程都用人工。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从古到今，这个农耕民族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获取食物的活动和非凡智慧无处不在。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在大自然中求生存、求生存的坚强意志，在认识自然和建设家园中所表现的智慧和力量，在这里被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这些由梯田组成的妩媚潇洒的曲线是跳动着音符的五线谱，是一首壮美无比的英雄赞歌，是一首节奏感与韵律感极强烈的人定胜天交响曲，让人震撼，让人遐想，让人不知这一切是梦？是幻？还是真？

加榜之行，我被深深地折服了。

光影里的父亲

■ 张晓华

迟到的对话

这是一场无法考证的梦。

秋日夕照,光影迷离。父亲在老家竹林边牛圈门口,往里面投放青草。关了整整一个夏季,无论是公牛还是母牛,都已很狂燥,用角顶撞圈壁哐当哐当响,几乎要把牛圈掀翻,远远地我就听到了声响。

残阳从茂密的竹叶缝隙间渗漏下来,投射到父亲的后背上,斑斑点点,影影绰绰,让人始终看不清他的脸。我探亲返乡,站在父亲的背后,有一句没一句地与他闲聊着。

父亲问:“刚到?”“刚到。”我答。

父亲又问:“退休了?”

我说:“没有,再干两三年就想退了。”

父亲以阅尽人间百态的口吻,平静地说:“现在工作压力太大,不想干就退吧。”

我说:“也是。”

我平时与父亲交流较少,当学生时,每当没有伙食费的时候才想起父母,收到伙食费后也没有一句回音。参加工作后去了外地,一

年只在春节时回去,但每次回到家,几兄弟只顾拼酒量,假期一过便急匆匆返回,更没有跟父母好好聊天过。我们心里想什么,父母不知道;父母心里有什么话,始终没有合适的机会对我们说。这么多年过去,始终都是。是我们工作忙而无暇顾及父母吗?还是我们小家庭负担重而忽略了大家庭?都不是。其实父母和原生的家一直都在我的心里,一直置放在内心最隐秘最重要的一角。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来日方长,与父母交流的机会还有很多。在我粗糙的记忆中,父亲退休回到老家,健壮不减当年,退而不休,主动帮助二哥侍弄家里那几亩薄田,每日天不亮就上山砍柴下地割草,风里来雨里去,身体一直很好。我想等到他干不动,真正闲下来的时候,再跟他好好叙叙家常,听他聊一聊曾经激情燃烧的剿匪岁月。哪曾想,后来父母身体说跨就跨,县医院、州医院成了父母临时的家,在他们那个家,人多嘈杂,根本无法清静下来跟他们好好聊一聊,后来两老相继去世,一切皆成奢望。每每想起这些,内心无比酸楚和惭愧。

算起来，这次对话是我工作30年来，第一次与父亲聊工作，聊我的焦虑和困惑。面对机构改革和进退去留，内心彷徨、焦灼和失望与日俱增。父亲似乎知道我内心的不安，适时与我进行交流，化解我的心结，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也能抚慰我于狂燥之中，真是知子莫如父啊！

父子间关于工作的零距离对话，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这次对话，是在父亲逝世之后的第六年零七个月零12天，约凌晨四点左右在睡梦中进行的。梦中的情景，似是而非，是老家的环境，有竹林，有吊脚楼，有牛圈，有方石条砌成的石板步梯路。明明是在老家，却无法与现实中的老家相映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梦中的情景。父亲与我对话，依然是慢条斯里不慌不忙，他基本上都在听我说，很少插话。父亲一直背对着我站在斑斑驳驳的光影里，一边给牛投草，一边与我说话，我始终不能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但从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平静而语重心长。父亲一直重复一句话：如果不开心的话，退（休）了吧。

父亲不说我也知道，如果过得不开心不如就退休算了，关键是退下来干什么？按现行政策规定我是可以退了，但真的不知道退下来干什么？父亲没有跟我说，我也没有多问。他说了一句：“平安就好。”然后就不见了，我也梦醒了。

父子间关于工作的对话，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令人何其伤感啊！醒后犹坠雾中。

父亲的如烟过往

凭心而论，我们与父母绝对没有任何隔阂，最大的问题就是粗枝大叶，长年为生计奔波而疏于交流，这可能是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的通病。由于与父亲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

流，虽然小时候我曾零星星跟随父亲读书求学几年，父亲退休后也曾来军营中陪伴我几年，但父子间从未有过深入交流。对父亲的过往，尤其是他幼年丧父、少年剿匪、成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知之甚少，只能从家乡长辈们略带传奇演绎的闲聊中，对父亲的历史略知皮毛。

父亲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动荡岁月中度过。生于1929年12月，五年后的1934年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黔东南，一支先遣小分队进行战术穿插探路侦察中经过老家，祖父曾为先遣队提供帮助，后被国民党民团（返乡团）派人暗杀。祖父死后，父亲从8岁起给大户人家放牛，一直到16岁参加张平衡领导的地方武装，这支地方武装曾为家乡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解放后，父亲历任土改工作队员、粮库管理员、工商所干部，1989年在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任上光荣退休。

父亲幼时未上过学，但勤学肯干，他在长期的工作中边干边学，耳濡目染，到退休时竟然能起草简单的工作报告材料。由于文化不多，高深的大道理他讲不来，工作中只认死理：上级领导要求的坚决执行，政策规定禁止的坚决遵守，国家的东西坚决不贪不占。在生活中，他秉承朴素的仁义道德理念，做好人，行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凭良心做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受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浩劫余孽影响，整个社会都还未从贫穷困顿和动荡混乱中走出来，吃不饱穿不好是当时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写照。一天，父亲从区工商所出差到家乡的人民公社公干，中午放学时我正好背着书包从公社食堂门口经过，看见父亲和一帮叔叔伯伯正在就餐。望着他们手中碗里的白米饭，我悄悄依在门边，咽着口水眼巴巴向里窥视。在那个凭粮票购粮就餐的年代，要想吃上一碗白米饭，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无异于望梅止渴。

父亲无意中抬起头来与我四目相对，但又装作不认识一般把目光移开，一直到午餐结束也不再看我一眼。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作为一名出差在外，凭粮票定量就餐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贸然把我叫进去就餐，依人之常情，大家必然会口中省粮照顾我，会影响到大伙的定量供给。也许这是父亲从始至终没有与我相认的原因。后来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还有一次，那时我已随父亲到公社中学上初中，父亲担任公社管委会主任。一年，几名远房亲戚到公社找父亲办事时，趁他不注意，悄悄将办公桌上一张盖有公社印章的空白公函拿走。等父亲转过身来发现公函不见后，厉声责问，可来人死活不承认。父亲怒不可遏，强行搜身，最后从对方随身携带的挎包中翻出来，并欲扭送交派出所处理。来人一看情势不妙，凭借人多势众，丢下挎包强行冲出办公室，落荒而逃。在那个特殊年代，盖有公社印章的空白公函就是大米、布匹、猪肉……只要供销社里有的、你想要多少都可以凭公函轻松拿走。

父亲一生所从事的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都直接与民生有关，只要稍稍有点私心，便可以让全家吃穿无忧。可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带着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与乡亲们一道，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饿得全身浮肿却无法得到身为粮库管理员的父亲的特别关照。在靠工分吃饭的人民公社时代，母亲一个人只能挣男人的一半工分，年年补社，年年分得最少的粮食，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父亲内心焦急却爱莫能助。父亲正是凭着工作细节上的一丝不苟，以及在大大非面前的不徇私情，倍受领导和同事称赞，终于在60岁时平安退休返乡。

我对父亲的了解不过如此。

父亲的最后温情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生不苟言笑，在子女面前说一不二，从来不与我们开玩笑。父亲除了严厉还是严厉，对子女从来没有一句让人心里舒服或夸赞的话语。所以我从小很怕他，对他有本能的抗拒。至于小学和初中我曾经在他身边读过几年书，那纯粹是被迫无奈，从内心上讲我怕跟父亲过日子。也许他的内心深处也会偶尔想起我们这些子女，对我们也充满了怜爱之情，只是不好意思表达，或不善于表达，在他们那一辈人，“爱”在心里口难开。但父亲从来不易批评我们，退休后在生活上从来没有向子女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与所有子女都能融洽相处，尊重多于温情。

父亲于2013年1月21日凌晨四时二十二分去世，我于2019年9月4日凌晨约四点钟在梦中与他相见，并就我的工作进行了一番对话。不知是父亲在天有灵还是无意中的巧合？

说到巧合，在父亲去世前后发生的两件事，一直让人琢磨不透。

2013年1月21日凌晨三点半，正在睡梦中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一看是住在老家县城的三哥打来的。因身体原因和行动不便，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随三哥生活，而且这几天因肺部感染正在县医院住院治疗，所以电话尚未接通我心里首先一惊，三更半夜打电话过来多半不会有什么好事。果不其然，电话一接通就听到三哥在那头急切地说：“不行了不行了！刚刚父亲被一口浓痰噎住，气上不来了，现在正在抢救！”我安慰三哥说：“莫急，那里有医生，他们会有办法的，我马上赶过去！”事不宜迟，我得要马赶来过去。我抬手拉亮床头灯，迅速穿衣下床，边整理衣服边移步客厅。

刚把客厅的灯打开，我就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客厅大门洞开，防盗门被人从外面用工具撬开。我迅速环顾客厅一圈，见家电都还在，又快步走进厨房，刚看一眼灶台就不由得胆战心惊，脊背发凉。昨晚切菜的砧板还静静地躺在灶台上，但那把刚刚磨过的菜刀却不见了踪影。显然屋里刚刚进贼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毛贼，是经验丰富极其凶残的惯偷。他们把门撬开后，直奔厨房先把菜刀拿到手，一旦被失主发现和拦截，能逃则逃，无法脱身则用就地取材的菜刀杀开一条血路，由此可见其歹毒和凶残！类似的案例电视和报纸曾多次报道，不曾想今夜却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要不是我在卧室接电话声音先惊动了小偷，他们来不及实施盗窃就闻风而逃，没有发生正面遭遇，否则凶多吉少，生死难测。如果没有三哥的这个电话，今晚我轻则失财，重则伤身。后来我静静沉思，越来越觉得是父亲在冥冥之中保佑我，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是在小偷刚进家的时候电话响起呢？

半个小时后，电话再次响起，三哥在电话那头伤心地说：“父亲走了！”父亲长期卧病，并已患老年痴呆，“走”只是早晚而已，但当真的听到他“走”了的消息时，内心还是不能接受的。他一辈子默默养育关心我们，在临终前也还不忘关照我最后一次。父亲的恩情，终此一生都无法报答。

父亲的遗体在县城三哥家中停留了两天后，我们四兄弟在第三天扶柩送他回归故里。但在回乡途中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家乡习俗，我们天不亮就出城返乡。朋友驾我的私车在前面开路，拉父亲灵柩的双排座货车排在我的车后，其他十多辆轿车浩浩荡荡依次跟随。车队黄灯闪烁，逶迤而行，缓缓向家乡驶去。在途经家乡的乡政府所在地时，我突然从后视镜中看到双排座在路中间停下来，并传来车子已坏的消息。坐在双

排座副座上的三哥跳下车说：“车子熄火了，打不叫了。”后面的几位老驾驶员纷纷围过来，轮番上车捣鼓，最后都无功而返。没办法，三哥只好打电话请修理厂师傅前来救援。一行人下车站在路边聊天抽烟，焦急等待救援。

此时，天色朦胧，公路上方不远处的乡政府大楼，在黎明中影影绰绰。对于父亲来说，不远处的这座政府大楼他再熟悉不过了，他曾经在这里担任过一届的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工作了整整7年时间，最后从这里光荣退休，走完了仕宦生涯的最后一段。在这里，有他的同事和朋友，有他曾经的快乐和忧虑，有他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国事家情！

大约过去十来分钟，双排座突然“嗡”的一声轰鸣起来，伴之传来驾驶员兴奋的声音：“车子好了！”原来在等待救援过程中，闲来无事，驾驶员无意中转动车钥匙，想不到车子却被发动起来了。大伙在兴奋中纷纷上车，车队继续往老家赶去。

大家一路走一路议论，我想一定是父亲怀念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曾在这里苦过乐过悲过喜过，有太多太多难忘的人和事。他要故地重游，与过去作一次彻底的告别，与人间作最后一次了断。

虽然与父亲沟通不多，但从平时的生活细节和这两次偶然发生的事情，我感觉父亲是在用他的方式，默默地表达对我们子女的爱意，表达对同事朋友的深情。他的爱不显山不露水，就像保温瓶，外表看似冷峻，内心却是热得发烫，爱得深沉。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如期而至，与父亲在梦中的对话犹在耳畔，父亲往日的点点滴滴，勾起了我连绵不绝的思念。在这个没有父亲的中秋节，我将返回家乡，去父亲的墓前，点上一柱香，洒上一杯酒，再次与他隔空对话。

高东在时光中的背影

■ 杨秀灼

高东,是一个在时间的维度上远去的地名。

现在高孖(读“nia”)寨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高东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不知道高东在哪里,也不知道从高孖到高东要走多远的路程。

《黎平县志》“地理沿革篇”记载:“大稼乡,原为高东乡,民国四十八年(1937年)撤高东乡,治所从高东迁大稼,建大稼乡。”这里没有指明高东的具体位置,没有指向地点,那就是指向历史了,是不是呢?

我问过寨上的老人,他们在明丽的阳光下叼着劣质的纸烟,眯着眼说,700年前,吴姓到这里落寨,不久,杨姓也从尚重迁来了……过去,高孖出两个响当当的人,一个是固岚,一个是“故统带”。“统带”是固岚的儿子,固岚是歌师,四十八侗寨弹唱的“嘎端”如《两一》、《两二》、《礼钱重》等琵琶歌都是固岚编的;“统带”的名字叫杨建勋,是高东款的款首,因被任命为东南路治安联防司令,统领黎平、锦屏、剑河、榕江的地方团练,所以,人们称他为“统带”……民国八年,高孖过“记间”节,妇女和姑娘们穿金戴银,还提着满满的一篮银子绕歌堂,银铃叮当,耀人耳目,一时富庶之乡

名闻遐迩。不久,活动于黎榕边界的土匪张百川即派一股土匪佯攻大稼,“统带”带领精干力量去援救,张百川乘虚进寨烧杀掳掠,整个寨子一夜之间变成灰烬,唯剩石板台阶和一口青龙大井,那是固岚那一代人留下来的……原来,这里正是高东乡公所驻地,因为乡公所的一些年轻职员和驻兵与寨上的姑娘关系暧昧,败坏民风民俗,所以,民国四十八年(1937年)高孖的固福任乡长时呈请县政府将乡公所迁往大稼,改高东乡为大稼乡……

老人们从容地叙述着,却又断断续续,准是那些精彩的片段被岁月淘洗掉了,那些耐人寻味的情节被风吹散了。这对缅怀历史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

看一座村寨的文化底蕴,就看村寨的历史遗迹,看村寨的习俗风情,看村寨传承的歌舞和传说故事,看村寨薪火相传的世代文人。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跟高孖的文化人吴显烈老师谈论高孖这个古老侗寨的文化底蕴时,吴老师说,高孖的亮点在于仙女杉、千级石板台阶、青龙大井、歌师固岚和他的琵琶歌以及高东款的款碑。仙女杉是现今贵州省存活6棵巨杉中的4棵,是高孖人工造林的杰作;石板台阶修建于光绪二年,历经4年才完工,从寨脚的溪边一直铺砌到寨后的父母山,共1868级,为县内所罕见;青龙大井里外镶嵌青石,水质优良,沁凉而又润甜,其文化韵味集中在勒于井帽上的横批和井门及外柱上的楹联,外柱楹联曰“位居四方末,职列五行先”,没有一个“水”字,现在很多人都不知所云,其实,上下联都讲一个“水”字,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北方属水,所以“位居四方末”,在水金木火土的五行中,水列最前头,因而“职列五行先”,横批“不舍昼夜”,源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横批到上下联无不与“水”有关,可见古人儒学功底之深厚;固岚创编的“嘎端”由男女歌手在歌堂对唱,却对仗工整,传遍高东高西,

并流传至今;款碑一直立在归现坳上,现保存完好,款碑上记载的文字反映了清朝时期高东款经济社会的概貌。这5个亮点足以让高孖骄傲和自豪!

款碑在归现坳上?

我家的责任田在归现,小时候每当到归现割草、放牛,远远的就看见坳上立着一块石碑,但从没去仔细看过。听吴老师这么一说,决定找个时间去看看。

2012年3月16日上午,我专程来到高孖与下盘现交界的归现坳。走过往日的田埂看梯田一层层从溪边垒叠上来,一簇簇、一茬茬嫩绿的巴茅草挤满田塍,少年时光放牛、割草的情景一下子跃入眼帘,恍然如昨。款碑由两块一致高低的青石拼成,立在路边,其中一块稍微向前倾斜,犹如一个向前跨步的老人。款碑除了布满绿茵茵的青苔,丝毫没有损坏。岁月的消磨,风雨的洗刷,碑文已然模糊,拭去斑斑绿苔,尚且依稀可辨,碑名为《垂戒后世同德碑》。从石碑左列的文字中,我看到高东在空间维度上的位置,不,确切地说,应该是高东款所辖地域范围及其地理位置。那些村寨我曾经到过,比如岑湖、大稼、岑凤、邓蒙、荣咀、岑柳、腊亮、格韶、岑同、唐旧、岑优、平途、盘现等。此时,在石碑上读这些村寨的名字,村寨的轮廓以及那些吊脚木楼、歇山顶木皮和瓦片一幕幕从眼前晃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眼前晃过,唤起儿时许多温情的记忆。对照现在的地图,这些村寨所处的地理坐标大概是东经108°13'~108°52',北纬26°11'~26°18'。

从款碑碑文看,当年参加款会订立款规的人员有25个自然寨的乡正、周乡(款碑上写的“乡正、周乡”可能是村寨长老和有一定地位的人),那天值闰七月二十日,正是流火时节,金灿灿的太阳用热辣辣的火舌舔着大地,25位乡正、周乡坐在树荫下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开会讨论规约。水有源,树有根,制定款规总得有个

依据,依据是什么呢?款碑说:“胡府主钧示下乡,使我等守道成规,各务恒业,不得私相授受等情。今又承蒙古州司示谕:亦使设立大款不许争讼,此乃怜天爱物之主也。我等遵命严紧,窃思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这三句话中“胡府”、“古州司”透露了两条信息——清朝时期,高东属于黎平府古州司所辖。“胡府”大概是指胡林翼任知府时的黎平府。咸丰元年(1851年),胡林翼任黎平府知府,这一年石达开率部北上,从广西三江进入黎平境内,黎平、榕江也先后爆发“六洞”农民起义和斋教军起义与之相呼应,胡林翼以“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为指导思想,号召地方大办团练,以保一方安定。这一时期,高东款根据黎平府和古州司的“示谕”,以村寨为单位组织了一批地方团练,其中以“六合团”尤为著名。

“历年以来,有不法之徒肆奸尤毒,常利于有事,不欣于无事。现今左右乡邻被控之家,遭磨苦楚之萧条。”看来,咸丰年间,高东并不太平,内有盗贼,外有兵匪,纠纷错乱,鸡犬不宁。乡正、周乡们忧心如焚,为了“惩刁顽安良善……从今以后毋借事生非,毋挟仇陷害,毋受贿而作偏中,毋主使以致争讼,犯禁有法,违限有条,一则以杜其奸,二则以免其祸害。”于是,他们不顾烈日炎炎聚首于归现坳,你说一句,我来一条,订出了十六条禁令。这十六条禁令应该就是高东款的款规款约。历史上,侗族、苗族社会的款规款约具有法律功能,因为刻在石碑上,人们称为“石头法”。由于,这种法律是当地文化的自然体现,所以各地的款规款约各不相同。《垂戒后世同德碑》就是咸丰四年高东款的长者们结合高东的实际制定的法律。

这个春天的上午,清风徐徐的归现坳上,明媚的阳光透过杉树的枝叶照下来,在我神情贯注地读着碑文的时候,那些寂寞地沉睡了180多年的文字在春风的吹拂下苏醒了,那些湿漉漉、凉爽爽的文字把我当成远道而来的客

人,热情地牵着我的情思,意趣盎然地从一块拂着凉意的款碑出发,沿着时光的隧道向高东走去。

显然,距今188年的咸丰四年的高东款是一级基层组织,管辖的范围比现在的大稼、平寨两个乡还广。参加款会的自然寨中,丈巴、归坟、归奉、唐赖、宝塘等寨现属于尚重镇管辖;岑湖现属于孟彦镇管辖;岑柳、腊亮、姚枝上、平空、格东、唐旧、俾雅、高绍、高重、高毅、高练、唐朗、纪迫、纪德、党觉、岑同、岑优、格韶、高练、周家坪等现属于平寨乡;高孖、大稼、高培、高面、邓蒙、荣咀、平途、盘现、平底、岑奉等自然寨现属于大稼乡。看来,当时通知来开款会的人并没有到齐,平格、岑桃、岑努、岑冠、高面、美新没有到会。至于为什么,难以猜测,现在也没必要去考究。不过,从到会的寨老已看出,当时高东款的所辖范围以高孖为中心,东至平底,西达宝塘,南接岑湖,北抵党觉,方圆60余里。而这片地域,居住的不单是侗族,还有苗族和汉族,说明180多年前,这片地域的侗族、苗族、汉族已经相互往来,和睦相处,没有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也说明高东款不是纯粹的侗族款组织,而是由侗族、苗族、汉族联合组成的款组织,要不然他们怎能坐在一起,共同为高东款的安居乐业而讨论制定款规呢?

方圆60余里的高东,虽然地处偏僻,营林生产却由来已久,山山岭岭林木耸翠,有原始野木,也有人工造林,现今矗立在高孖的仙女杉即是人工造林历史悠久的见证。1976年5月,贵州省农科所对仙女杉实测,树龄在230年左右。这树龄与高孖寨上流传关于杨贵先为子栽杉的故事竟然惊人的吻合。先辈传说,杨贵先少年跟本寨吴姓人家放牛,一天,一个算命先生从高孖寨边经过,遇见正在放牛的杨贵先,见其气宇轩昂,气度不凡,即问杨贵先生生辰八字,杨贵先告诉出生时间后,算命先生说,孩

子,你有福相,将来肯定儿孙满堂,你生儿育女时,每当一个儿子出生,你为他栽一棵杉树,哪一棵茂盛那个儿子就人丁盛旺,世系绵长。十年过去,杨贵先先后生育相金、相伦、相三、相才4个儿子,儿子出生当天,贵先即在他当年放牛的地方栽一棵杉树,四子相才降生时,夜幕降临,贵先便把杉苗栽在寨边的路旁。现在,贵先的四个儿子都繁衍成四个支系,人口超过200人。从贵先父子墓碑上记载的生辰看,贵先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其长子相金生于乾隆八年(1744年),次子相伦生于乾隆十年(1746年),三子相三生于乾隆十二年(1748年),四子相才生于乾隆十四年(1750年),从长子相金出生的乾隆八年到1976年,整整232年,与省农科所实测仙女杉的树龄基本一致,说明仙女杉是高孖人工造林最有说服力的物证,同时也印证了贵先为子栽杉的真实性。今天,站在高孖寨上,举目四望,山高林密,处处摇华滴翠,回想200多年来高孖人工造林的历史,贵先为子栽杉的意义,远远超越算命先生的宿命论。

款碑还告诉我们,咸丰之前,高东人已经从事木材生意。涨水时节,人们把木材放下清水江,到湖广、江西、福建等地出售,用白花花木材换取白花花的银子。很可能那时候高东人在湖广、江西等地做木材交易时曾遇到不少麻烦,所以,款碑规定“下河之木不准出卖保庆、江西、福建、湖广人等。如有犯禁者,罚钱九两九钱。”如今,我们难以想象,那时高东人沿清水江下洞庭湖的放排生涯中,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经历过多少恶浪险滩?在迢迢水路中与外界结下多少恩怨情仇!?

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理解,相反,它们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条件。”这么说来,制定法规的出发点,其实质是对人们既得利益的保护。侗族款规向来对杀人越货、偷牛盗马等不

轨行为处治严厉,如“六面阴规”、“六面重规”有“拦路抢劫,杀人放火,上天不容,侗家不许。第一罚他三十两金,第二罚他三百两银,第三罚他家产荡尽命归阴”等规定。高东款《垂戒后世同德碑》也不例外,款规规定“禁挖墙盗窃,截路强抢,偷牛盗马以及仓内田中禾谷,山上杂粮棉花等项,浪上干禾不准偷盗。如有犯禁者,公同众款奏柴烧化。”奏柴烧化,即把盗贼活活烧死。先辈们说,其实不是在露天下堆柴烧人,而是把犯人丢进炭窑烧死。这种处罚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偷牛盗马、杀人越货的切齿痛恨!体现寨老们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的孜孜追求!对于田土、宅基地和山林的纷争,款碑则规定以“斩鸡捞汤了局”,这是民间神断的一种常用方法。民间相信神灵,在神灵面前人们普遍存在畏惧心理,斩鸡过后,再捞汤或捞油锅,看伸进油锅的手是否起泡,真相便自然明了。先辈们说,采用这种方法断案从来不会冤枉好人。真的这么灵么?今天看来,“斩鸡捞汤了局”的“神断论”不足相信,但是,相对“严刑逼供”来说,“斩鸡捞汤”似乎更加文明、更加人性。

站在归现坳上,抚摸《垂戒后世同德碑》,我从一列列竖排的阴刻文字中似乎看到了高东在遥远岁月里的背影,似乎看到了高东的那些事儿在历史长河里忽隐忽现地漂荡,影影绰绰的,宛如秦淮河错落的桨声和明明灭灭的灯影。

岁月漫漫,背影飘飘渺渺,而布满苔斑的历史印记却如此真真切切!“高东”这个名字随着岁月流逝早已深深地湮没在历史的烟云里,唯有阅读《垂戒后世同德碑》、倾听先辈的传说,才能听到高孖从高东款款走来的脚步,才能丈量从高孖到高东在时间维度上的距离!

瓮水长歌

■ 向 迅

瓮安：邮票一样的故乡

在此地，我心神安宁。我像久生于斯的一块乌江石，找到自己的位置。

高原上的黎明和黄昏，是乌江眼睛里的光芒的投射。我敢确定，瓮安的清晨，起于朱家山的一声鸟啼，起于乌江里的一片涛声，起于最高的那座山冈上的一株草的光。那光，来自于草叶噙住的一颗摇摇欲坠的露珠。

我熟悉这块土地上每一条河流的走向，熟悉每一座山冈的海拔，熟悉每一个村庄的语气，熟悉每一张脸上写着的欢喜与内心的忧乐。我叫得出那些河流、山冈、村庄的名字。那些把终生托付给这块土地的人，都是我挚爱的远亲。

只要是有一缕炊烟飘荡的地方，都可以被我们唤作故乡。

草木是炊烟的故乡。

粗糙而温润的泥土，清澈而耐看的流水，是我们最初的故乡。

在瓮安，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这个母题。想起那些跟我说着同一口西南官话的贵州朋友。有一个诗人，写了一组诗，叫《黔中游》。眼下时节，我便是在他的诗句中游走。

我在心底默默念诵着：

乌江中游，黔中腹地。

这是一首史诗的起源，也是它伟大的开篇。

经纬相汇于此，生命繁衍于斯。在这古梁州的属地，有人写出了《黔史》，有人写出了《桑梓述闻》，有人写出了《鸳鸯镜传奇》。但这终究只是少数者。

所有的生命，都在瓮安以及瓮安之外的世界，书写着生命的传奇。走出去的人，把毕生心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在用生命书写着雄浑豪迈、苍劲有力、起伏绵延的瓮水长歌。

芦笙像火种一样不曾熄灭，画笔像庄稼一样不曾断代。

唱着瓮水长歌，打开黎明的大门，打开生活的大门，打开命运的大门。

哦，瓮安，生命的始发地。

哦，瓮安，邮票一样的故乡。

河流的纪念碑

有人在河边刻下这条河流的姓名：江界河。

姓江，名界河。

是谁为这条河流最早命名？但我相信，即使是那个诗意的命名者，肯定也不会知道江界河更为古老的历史。它的历史，只有河水晓得，只有河中的石头晓得，只有两岸晓得。只有它自己晓得。如果真有土地神和山神，他们或许也晓得。

我在河边的碑石前停驻，看着那几个大字，突然想起一场涉及到侵略战争的电影。那个被侵

略者抓捕的土著人,在跳进悬崖下的一条大河前,对着抓捕他的人,喊出了这样一句话:山河由我们命名,我们的种族在此世代繁衍。他跳进的河,不是绝路,而是绝处逢生的生路。他是个水手。

关于江界河,我所知道的,并不会比河边的一株匍匐在地的野草知道的更多。

但是,生活在岸边的瓮安人,知道它水流的缓急,慷慨的陈词,婉转的琴弦,命运的指向。

他们,是江界河的一滴水。

他们,是江界河的后裔。

他们的血管里,轰响着一条河流的回声。

我在岸边,阅读河水,阅读青山,阅读历史。

声名赫赫的江界河大桥,不是这条河流拱起的脊梁,它只是流水的另外一种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叫道路。平沙落日,江天文笔……都只是江界河的支流。有很多鸟在河面上游弋,在天空一掠而过,它们是飞翔的江界河。江中的石头,陡峭的崖壁,是凝固的江界河。它们是涛声的结晶,时间的琥珀。

河边的遗址和碑石,

都是江界河的记忆。

在朱家山与树对话

在知道这座森林的出处以前,我曾怀疑为此山命名的时代,一定是明代。可明代早已被一部明史终结,而这朱家山,年年都会新生。

迎面而来的树,成群结队的树,铺天盖地的树,梦幻一般的树,你认得哪一棵是你的前世,哪一棵又是你的未来?哪一棵,你都可以把它认作故乡,你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古老而沧桑的树,树柄像云朵一样撑开。它们是朱家山活着的历史,是森林线装的族谱。它们刻在身体里的年轮,记录着朱家山的风雨与气候。这些德高望重的树,远远看去,多像沉思的智者,乾坤在脑海里;近看,则像慈祥的祖父,大爱在胸腔里。

这些沉默的长者,绿色的树叶,仍是它们的语言;不同种类却生活在同一棵树上的鸟儿,是它们仍然灵动的思想。

一棵古老的树,是一个古老的寓言。

在朱家山里,我像一个梦游症患者。似乎有一双手,牵着我的灵魂,在森林里随意行走。

我碰见了诸多流泉飞瀑,碰见了钟子期与俞伯牙。巨大的琴面与白云一样的琴声,把森林变成了一次心神交会的奇遇。

我碰见了诸多细小的溪流,它们在我面前将一生的命运悉数展开。鲜花、鸟鸣目送它们远行。从树林里落下来的阳光为它们准备了足够的盘缠。

我碰见了诸多小兽,它们或者慌不择路,或者在石头和树枝上注视着我。朱家山是它们的故园,它们是最原始的土著。我为它们让路,给它们行注目礼。

我碰见了诸多花朵,它们热烈得像我正在燃烧的爱情,它们害羞得向我女友娇羞的容颜。我也绕开它们,我怕我的脚不小心碰伤它们的目光。

我还碰见了无数个自己,与我偶遇,然后分手。过去的时光,全部在这里重现。

我知道朱家山是两条水系的分水岭,是它们无数条支流的故乡。

顺着朱家山的一棵树的根茎一直往下走,一定可以摸到一条河流的源头。

如同顺着一朵花的指向,可以摸到春天发烧的额头。

草塘古镇

镇子是上好的宣纸,风火墙、油菜花、松林、道路都是神来之笔,遗址是时间,四合院是落款的印章。

本身就是一首田园诗。

我不再画蛇添足。

盛世阅兵砺初心

■ 吴泰江

铁血雄师、山地铁拳！

9月3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向祖国献礼”快闪，这8个大字和特战装备方队携手亮相。时隔一天的国庆阅兵盛典上，方队以最新特战装备、最新改革成果、最好精神状态，光荣接受习近平主席检阅。

“铁血雄师、山地铁拳，是习近平主席的殷殷嘱托；特战装备方队，是陆军第77集团军抽组的精兵强将。”集团军领导介绍，他们坚持把阅兵任务和主题教育有机结合，带着初心参加阅兵、利用阅兵汇报初心、牢记嘱托聆听嘱托，有效激发了受阅官兵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钢铁方阵这样炼成

伴随一声洪亮浑厚的口令，特战装备方队气势磅礴地驶过敬礼线，受阅官兵齐刷刷转头行礼，军姿挺拔、目光坚毅。

这些看似简单易懂的动作，背后饱含着无数个精确的数据：战车行进精确到2.7米/每秒，

速度要控制在0.01公里/小时；方向盘左右转向不能多1密位，不能有0.01秒的误差；敬礼转头横向摆动40度，向上仰头10度；呼号时长共11秒，时机误差不超过0.05秒。

常人看来，装备方队受阅，需要做到的无非是车开好、人站好、头摆好，其实并不尽然。阅兵训练中，他们眼神、敬礼、口令，每个细微动作和面部表情，都有系统规范。他们要将受阅流程分解成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分解成若干动作，每个动作再分解成若干要素，训练任务很重。

特战装备方队由第77集团军抽组组建，在该集团军历史上，这是首次参加阅兵任务。无教案、无经验、无器材的“三无”境况，曾让他们几度踌躇。第一次人员选拔考核，70%的载员仰头角度不一致，50%的官兵声音沉闷沙哑，30%的驾驶员转向不稳，20%队员淘汰……接二连三的问题频频冒出。

某新型全地形防护突击车，传感精度高，方向盘多打几公分，车辆就会偏离十几厘米，难以驾驭。基准车驾驶员打了一个比方，并驾齐

驱 38 台受阅车辆,就像驯服 38 匹烈马,每一次的扬蹄都要保持一致。为攻关这一难题,他们一遍遍练精准,一次次测数据。数月时间,单装驾驶方向偏差由 5 厘米缩小到 1 厘米,时间误差由 1 秒缩短到 0.1 秒,骑线偏差控制在肉眼难识别的 2.5 厘米范围内。

阅兵不仅是‘米秒度’的突破,更是一次体系联合作战的思想融合。在该方队受阅装备中,有调度三军的单兵综合作战系统;有攻防一体的全地形防护突击车;有翱翔九天的空中突击旋翼机。此次阅兵任务,让他们清晰地透视到未来战场。与装备心有灵犀,形成横比刀切,竖似垒墙的受阅队形,仅仅是构成联合体系的起步,这群“孤胆英雄”正在向“体系战士”转型。

把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就是绝招。这句话,酷爱武侠小说的上等兵驾驶员柳兴发一直情有独钟。作为方队年龄最小、兵龄最小,驾龄最短的受阅驾驶员,他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驾驶训练,就像一场艰难的跋涉。训练过程中,他一边注意力集中于车辆骑线、等速、标齐和卡距,还要时刻保持坐姿。

像柳兴发这样日复一日练精准、磨意志的官兵并非少数。数月来,百余名乘载员军姿站立了近 2000 个小时,敬礼答词十多万次,“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句强军目标就喊了七万多次。他们每天要保持 10 分钟不眨眼十余次,每人身上至少留下了两块以上的“阅兵疤”,平均 5 人中就有一次训练晕倒的经历。大半年下来,个个晒成“包公脸”、烙下“阅兵印”、练出“钢枪肩”。

“宁愿脱掉三层皮,也要见到习近平主席。”一次训练结束,贵州施秉籍受阅战士吴明华在脱衣服时,发现衣物与肩部皮肤发生了粘连,他使劲一拽才看到,体能服上竟粘着一块皮,肩部皮肤也由于剧烈撕扯,血水混杂着汗水流了下来。

原来,乘载员训练所用枪背带有一个铁扣,暴晒下容易发烫,即便与皮肤隔着衣物,依然会造成红肿、起泡等不同程度的烫伤。“几乎每名乘载员都要经历这一遭,等到皮肤成茧、变厚,就好了!”吴明华痛并快乐着。

某新型受阅装备没有减震,乘载员站在车上纹丝不动并非易事。他们采取分段训练的方式,通过站砖、定碗强化军姿稳定性。从起初的 10 分钟站立不晃动,到 1 小时、5 小时逐渐叠加,像滚雪球般增大训练量,挑战极限。

“车轮一直转、人员连轴转、洗衣机不停转……”在阅兵村里,该方队官兵很少睡过安稳觉,做梦都在想训练。每天迷彩服都要湿上七八遍,流下的汗水没有任何盐味。不少官兵为练出杀气、锐气,在烈日中练眼神,双眼瞪得布满血丝;战士们为保持军姿不晃动,每天站立长达 10 个小时,身体练出了结石;驾驶员为稳定车辆行驶,冒着 40 多度高温坚持,背部捂满痱子。

“不比踢正步轻松!”这是曾在“9.3”抗战阅兵中担任攻坚英雄连排面基准兵的一名士官第一次训练时的感受。此次,他是特战装备方队一名乘载员,本以为有过徒步受阅的经验,可以轻松训练,没想到装备方队标准更高。

在该方队近两百名参阅官兵中,不少的队员有过两次甚至多次徒步受阅经验,这一次,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拿军姿站立这个最简单的队列动作来讲,就被细化成挺胸、挺颈、挺膝盖,收臀、收腹、收下颌等 8 个方面 37 条标准。枯燥的军姿站立,纹丝不动就是一天。大家直呼:“压力山大!”

“要达到历史最好,就先超越自我。”有着 3 次参阅经历的一位将军领队给自己加压:每天站军姿暴晒 8 小时,脸庞被晒红脱皮;抬臂敬礼,一上午就要练数百次;目迎目送,9 分钟不眨眼,最初双眼泛红发肿流泪……

该方队装备呈 6×6 队形,史无前例。每一

辆装备的定位背后都有着无数次推演测试,无数数据支撑。历史最好、标准最高、效果最佳这十二个字,像是一座大山。

“只要满分!”方队长在首次党委上立下的军令状,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半年来,他率部不断向未知领域进军:如何让车辆队形毫厘不偏?如何保持装备零故障“不抛锚”?如何做到一流标准?……随着一个个难题被攻克、一组组数据被采集,一项项制度逐步建立,官兵们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方队长有个习惯,就是一帧一帧观看演练视频。每次合练结束,他都会组织官兵进行复盘检讨会,议程第一项就是观看视频。屏幕上播放着阅兵训练的合练录像,方队长不时按下暂停键,再慢动作回放。领队敬礼的动作,排面的整齐度,人员在车上站立、车内坐姿,车辆外观零部件等细节,都要一一过目。

战车每向前一米,留下是探索的车辙。他们利用北斗训练考核系统、电机转速表、高清摄像头等一系列辅助训练器材,对5个领域132类装备性能进行测试检验,采集驾驶数据数百组“保鲜”数据库。探索出单车—排面—方块—方阵四级联动驾驶模式,实现了标准最高、效果最佳、历史最好的“三个最好”目标。

“生命线”直达“敬礼线”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在国庆盛典43天前的训练间隙,特战装备方队官兵在阅兵村载歌载“武”,向伟大祖国深情表白。当这首国庆阅兵版《我和我的祖国》面向全社会传播的时候,他们的故事也渐渐广为人知。

“抛头颅洒热血是爱国,阅兵受阅同样是爱国。”一位将军领队介绍,阅兵是和平年代把爱国之情融入报国之行的生动实践,接受习近平主席检阅就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让大家在训练中把忠诚爱国大声说出来唱出来,胜过多少次空洞说教。

从将军领队到普通一兵,对阅兵之苦无不感同身受。有流汗蜕皮之苦,有离家思乡之苦,有封闭枯燥之苦,有高压日久之苦,如何调动官兵参训受阅激情?方队临时党委坚持把主题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利用训练间隙、工作点滴、生活日常开展“微教育”,用好“微力量”,为扎实推进受阅准备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特战装备方队装备新、难度大,训练初期个别战士有一定的畏难情绪。阅兵村里,他们精读《两本纲要》“一个选编”,唱响《强军战歌》《领袖嘱托记心上》歌曲,开展争当习近平主席的好战士活动,把一步一动作作为听党指挥的实践,把对正标齐作为看齐意识的考验,把米秒不差作为令行禁止的磨砺,让方队官兵深刻认识到,检阅的是标准,展现的是忠诚,维护核心不是一句空话。

来自贵州天柱的某旅上士张铭升,在特战装备方队担负装备维修工作。机动进驻阅兵村途中小孩刚出生,受领任务以来,一直未能见上一面,随着训练深入难免想家心情低落。在方队里,小孩出生、亲人生病、家庭困难的官兵不是个例,由于任务特殊,他们只能想家不回家、思亲不见亲、吃苦不言苦。“邓稼先为了我国原子弹事业,隐姓埋名29年,我们‘销声匿迹’200多天不算啥啊。”方队把邓稼先、程开甲等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事迹搬上讲台,引导大家以先贤为镜、见贤思齐。

于无声处听惊雷,在细微处使长劲。一次阅兵慰问演出,当文艺轻骑兵唱起《我和我的祖国》,方队官兵手举精心准备的小国旗跟唱,随风飘扬,豪情万丈,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再苦再累,在这一刻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很多人如是说。

“大家都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可能经常

在电视上、报告会中看到,你觉得英雄离我们远吗?”“不,我觉得我身边的每一个战友都是英雄。”一次慰问演出现场,面对主持人提问,来自贵州雷山的某旅下士冷正荣的回答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折射出大家的共鸣有多强烈。

冷正荣所说的英雄,是受阅队员共同的荣誉追求。这个群体背后的陆军第77集团军,是一支赓续着红军血脉、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光荣部队,被誉为“铁血雄师、山地铁拳”,拥有18个红军单位、76个授称单位,底蕴深厚,历史厚重。参加阅兵任务的官兵,流淌着红色基因的血液,天生对荣誉有不懈的追求。

“一个方队就是一个方向,一个人代表一面旗帜。”方队政委介绍,特战装备方队是西部战区陆军唯一的方队,是集团军成建制组建的方队,队员是从一支支荣誉部队汇聚而来的。他们通过讲红色传统、讲战斗故事、讲光荣战旗,激励大家把捍卫荣誉当本职,建功有我当使命。

从荣誉部队走来,方队首次考核成绩却不理想。是给单位荣誉抹黑,还是增光添彩?官兵们铆足了干劲,从将军到士兵,白天连续练,晚上加班练、休息主动练。经过不懈努力,第二周就捧回了乘载员“答词呼号会操优胜单位”的流动红旗。

来自“金刚钻旅”,一位“00后”上等兵常常以单位自豪。一次阶段性考核,担任乘载员的他成绩下滑。当天晚饭集合后,饭桌上却迟迟见不到他的身影。当战友找到他时,发现他原来在“面壁思过”。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两不怕”“南泥湾”“金刚钻”“老山”等10块精神牌子。在“金刚钻”牌子前,杨志豪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一次受阅,终生光荣。他们常态开展荣誉激励,组织训练之星、学习之星、内务之星、管理之星、保障之星、勤务之星“六星”评比,把每

一次评比当赶考,把每一次合练当正式受阅,做到平时比作风、上场比精神,全程把荣誉高高举过头顶。

“瞧,前面就是我们的战旗,”分列式上,“金刚钻”“群众工作模范团”“二级英雄连”“智勇侦察排”“阳延安班”,5面集团军部队的战旗高高飘扬,全体受阅官兵挺直了胸膛,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就是无形的战旗。此情此景,每一次合练,方队领导都给大家灌输“立身为旗”的思想,确保官兵在通过敬礼线时,精神百倍接受检阅。

34秒56,是一个令方队官兵刻骨铭心的数字,是每一台装备从敬礼线到礼毕线的标准时间。它和徒步方队踢正步的75厘米一样,雷打不动、分秒不差。这个标准对官兵来说,就是阅兵村里的“娄山关”“腊子口”,是不亚于冲锋陷阵的考验。

方队成立之初喜忧参半。忧的是,此次任务系集团军调整组建以来首次执行阅兵任务,工作无经验、人员底子薄,绝大多数官兵没有阅兵经历。而且受阅特种装备达38台,首次采用6X6队形,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喜的是,集团军部队是多种战斗精神发源地和传承的沃土。

用好战斗精神,促达阅兵标准。他们从方队组建的第一天起,就着力打造方队之魂——冠名“西部铁拳、特战奇兵”,设计特战队标、谱写队歌队训,打造流动军史馆,叫响“特种部队特种人、特种精神特种魂”“敢担重任、敢斗强敌、敢战极限、敢创奇迹”等战斗口号,让官兵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激励斗志、攻坚克难。

为了做到纹丝不动、动若风发,乘载员每天坚持训练16个小时,光是行注目礼甩头就要练100次以上;为了实现装备不抛锚,驾驶员不仅要精通起步、加速、匀速驾驶技能,还要熟悉掌握电流控制、修车排故知识;为了达到人装合一的效果,乘载员必须在没有减震系统的装备上像钉钉子一样钉住,乘载员与驾驶员

之间,装备与装备之间必须“心有灵犀、并驾齐驱”。

“没有强大的战斗精神支撑,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方队开展一张阅兵报、一本故事集、一本影像集等“十个一”活动,专门记录官兵的奋斗足迹。“十个一”之一的阅兵故事集里,记录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个别官兵的眼珠凸出,不是患了甲亢,而是为了练就含目而威,习惯使然;不少战士为了克服孤僻动作,晚上睡觉身上都绑着辅助器材,梦里还在喊着誓词、呼号,方队官兵平均每人瘦了五斤……

领导带头,是最好的政治工作。一位将军领队,左脚脚跟患有骨刺,让卫生员替他保密,雷打不动与官兵同步训练,外人见他最多的却是笑脸。受阅中队长既当乘载员又当教练员,先严自己再严他人。从将军领队到方队领导,41名干部骨干发挥领头雁作用,以上率下带出威武之师。

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经过210个日日夜夜的千锤百炼,特战装备方队呈战斗模块亮相天安门阅兵场,在全国人民的瞩目下,精神百倍,气势如虹,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

光荣受阅再出发

“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是坚定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的政治宣示。”抽组成立第一天,方队就给大家上党课,教育引导官兵始终把领袖嘱托记心上,自觉把阅兵之旅作为忠诚之行。阅兵第一课、首先讲忠诚,是和集团军的光荣传统密不可分的。

从井冈会师到万里长征,从百团大战到抗美援朝,从调整组建到千里移防,集团军部队的历史就是一部忠诚史。特别被习近平主席赞誉为“铁血雄师,山地铁拳”后,集团军官兵始终牢记嘱托、不辱使命,坚定不移按照统帅号

令调整组建、千里移防、征战高原、转型重塑,坚定不移把维护核心落实到一步一动。

有幸入选方队的官兵,有的从雪域高原来,有的从比武赛场来,有的从训练一线来,无不喜出望外兴奋异常。汇聚一堂,第一次临时党委会领会决心意图,第一课讲听党指挥,第一首歌唱《领袖嘱托记心上》,把两本《纲要》和《选编》学习一遍,逐步让大家“冷静”下来:阅兵就是阅忠诚,不仅使命光荣,而且责任重大。

当兵就想阅兵,是吴明华的阅兵梦。2014年入伍没错过“9.3”抗战阅兵,2017年沙场阅兵由于单位没有名额遗憾不已,心有不甘的他今年再次报名参选,终于通过层层考核入选。方队中,像吴明华这样怀抱阅兵梦的官兵有很多,他们通过讲主席故事、讲改革故事、讲阅兵故事,引导大家自觉把阅兵梦融入中国梦、强军梦。

“希望思想上真追随、情感上真拥戴、行动上真同步,在阅兵任务中争当习近平主席的好战士!”八一前夕,集团军党委专门给方队发来慰问信,勉励受阅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好铁血雄师排头兵。备受鼓舞的方队官兵立下誓言,一定要为实现“一次盛大的阅兵式”贡献自己的汗水和力量。

“换人!”训练攻坚阶段,一名队员因为在队列里有个小动作,被方队领导现场果断撤了下来,换上了表现优异的替补队员。从方队组建到正式亮相,一共淘汰了190人,淘汰率达45%。

“维护核心绝不允许有小动作。”对于临时党委说换就换的决定,一些官兵最初不太理解,毕竟刻苦训练了几个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集体谈心时,方队领导反问大家:“绝对忠诚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阅兵就是阅忠诚,我们能有点含糊吗?”

维护核心在于一步一动,阅兵标准首先是政

治标准。他们组织官兵反复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视察陆军机关时提出的“提高特种作战、拔点夺要、战略破袭能力”指示要求,逐字逐句对照转化为阅兵训练标准,换算为车速2.7米/秒,方向盘转向误差不超过1厘米,敬礼摆头为40度仰头10度……坚持做到单装单排面分秒不误、毫厘不差、动作成型,方队整体训练整齐划一、协调一致、行进稳定。

训练之初,方队总教练纠正最多的是“孤僻动作”。他毫不避讳的说,有的战士军姿不够端正、敬礼不够标准、目光不够勇毅,有的车辆车速不稳、方向不正、间距不准,屡纠屡改收效甚微。他们转变思路,和官兵一起回顾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从繁华都市移防边远乡村、边调整改革边挥师高原的故事,让大家明白一个理,阅兵就是听从指挥的生动体现,一步一动都不能打折扣。

先纠思想再纠动作,训练问题很快迎刃而解。战士小王训练成绩突出,在日复一日的重复训练中渐渐滋生自满松懈想法。党小组议训会上,身边战友主动拉起袖子提出批评。针对训练时间长,科目单一枯燥的实际,他们组织学习“叫打就打、叫撤就撤”、邱少云纪律严于生命等战史战例战斗英雄,不断统一思想认识。“忠诚的考验绝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一次酷暑训练,一只蜻蜓“冒着”高温热浪停在战士的钢枪上,6个小时里,战士纹丝不动,蜻蜓却在枪管上不知不觉停止了心跳。

“主席好!”10月1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特战装备方队官兵整齐列队,精神昂扬,一句句铿锵有力的答词呼号,喊出了集团军全体官兵“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最强音。

阅兵前夜,方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动员。将军领队领着大家重温主席赞誉、重温系列讲话“特战篇”、重温入党誓词,重温集团军调整组

建以来的光辉征程,唤醒每名受阅官兵的初心,牢记肩上沉甸甸的使命。

“向右——看!”激扬雄壮的阅兵曲响起,特战装备方队官兵挺胸抬头,胸膛里装满了自豪,眼睛里充满了忠诚。这一刻,吴明华把集团军全体官兵和家乡人民的同心声带到北京,用阅兵最高标准向习近平主席当面汇报,情不自禁把手里的钢枪握得紧而又紧。

与主席面对面,受阅官兵永生期待。这一天的确来之不易,方队“进京赶考”,为了练好敬礼,官兵每天至少摆头100余次;为了确保分秒不差,驾驶员在驾驶室一坐就是一天;为了保证车辆不出故障,修理工常常忙到深夜……

驾驭最新特战装备接受检阅,方队官兵用最饱满的精气神向习近平主席汇报:两年多来,集团军官兵在强军思想指引下,先后完成移防部署、备勤驻训、高原演习、国际维和和九寨沟、金沙江救援等数十项重大任务,部队转型建设稳步推进、战斗力稳步提升。

“主席好!”“为人民服务!”一句口号,振聋发聩。一位将军领队告诉笔者,受阅任务一结束,他们就组织受阅官兵学习习近平主席国庆讲话、展开小组讨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主席好”“为人民服务”是军人的初心使命,新时代革命军人必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投身强军兴军实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天安门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发表的国庆重要讲话后,代表第77集团军的特战装备方队即将昂首阔步,以更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着一流军队迈进。

起舞的雪(外一篇)

■ 杨芳兰

收购员没有来

故乡不是每一个冬季都会下雪，冬天更多的是绵绵不尽的寒雨，阴冷萧瑟，让人的心情也莫名地暗淡下来。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父亲和哥哥到后山开荒种包谷，一不小心引起山火，把生产队的几十亩山林烧了个精光。

那年秋收过后，家家户户都喜笑颜开。而父亲却在唉声叹气：“唉，如果那天不去后山烧荒就好了，哪晓得旋风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点燃芭茅草就刮起来。”

“鸡鸭猪牛卖光了，木炭稻谷也卖光了，一家老小总不能捆着肚子熬过冬天吧？”母亲望着空空的粮仓说。

其实早在稻谷扬花的时候，村里的人们就期待着芭茅花儿开了的。每年芭茅花开不久，收购站就会张贴收购芭茅杆的喜讯。一般在贴出收购启事的第二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集体出动，因为大家要抢在大雪来临之前多砍一些，要是有了凝冻，芭茅杆会失掉许多水分，同样一捆大小的芭茅杆，在大雪过后砍回来，

去收购站过秤时,就会减轻不少重量。

那年村里人没见到告示,都不敢上山。而我们家就像集体打了鸡血,天还没亮,父母已经爬到后山。在头天睡觉之前,父母就交代,他们先上山,要我跟姐姐煮好饭菜打包再出发。

其实我是很不愿意和姐姐一起走的。冬天霜冻太厚,像雪凝一样,走在路上差不多要摔倒。姐姐走路很快,她走两步我不能只走一步,她说今天砍两挑芭茅杆我不能只砍一挑;她说挑一大捆,我就不能只挑一小捆。反正什么都得听她指挥,那时候我就渴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以后也可以这样命令比我小三岁的妹妹了。

那年冬天却很奇怪,姐姐煮好饭菜叫我起床吃饭后,突然跟我说:“我们各走各的路。”姐姐嘱咐后就背起镰刀,手提饭悠悠独自出门了。我一路尾随。原来有一个后生在村口等她,他们一路说说笑笑向后山奔去。我终于明白,姐姐长大了,会谈恋爱了。

如果不是为了砍芭茅杆换取口粮,而是像游客一样到后山走一趟,到溪沟里摸几条娃娃鱼和螃蟹,再摘一大把野花,从沟底爬上山巅,这一路上就会发现芭茅花像雪花一样漂亮。当然,这种想法只是我一个人有,因为我把这想法记在了日记本里,被母亲发现了。我喜欢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为了躲避母亲的责骂,任凭猪圈的猪饿得叫坏了嗓门也不去管它,而是爬进猪圈里面去看书。好几次,母亲拿着竹条子满村子找我。母亲找到我后,总是会大声地责骂:“你这鬼姑娘,就知道啃书,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不知道祸害谁家!”母亲越是这样说,我越喜欢往猪圈里面钻,有时候还会爬上猪圈棚上晒着太阳看书。

那天姐姐不情愿带着我,我还是追上了姐姐。我用镰刀小心翼翼地割断芭茅,一片片剔掉叶片,再砍断芭茅花,看着一根根芭茅杆

横躺在地上,仿佛就是一本本书躺在眼前。我定定地望着它们发呆,父亲把芭茅杆扛下山来,老远看见我就大声地喊:“芳兰,不要磨洋工了,要是收购站贴告示出来,哪里还有这么好的芭茅杆等我们!”我听了,不由得更加使劲挥舞起锋利的镰刀。

太阳偏西时,母亲才舍得拿出姐姐包来的饭菜,叫我们在水井边坐好,一人发一包。等我们吃完饭,父亲已经帮我们捆好芭茅杆,我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挑起芭茅杆走在父母的前面。父亲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父亲说:“明天我们还要起早点,对面山上的芭茅杆更粗壮。”

大半个冬天,我们家的芭茅在屋檐下堆成一座小山。母亲害怕太阳把它们烤干了,就从谷仓扛出晒席,小心翼翼地打开来罩在芭茅杆上。父亲则从楼上扛来准备修牛棚的杉木皮,把芭茅杆裸露的部分全遮盖起来。

我看见父亲的脸亮堂堂的,就像天上的太阳。他蹲在屋檐下“哗哗”地磨镰刀,母亲则望着那堆芭茅杆唉声叹气:“不砍了吧,万一收购员不来呢?”父亲说:“有学校就需要作业本,要作业本就需要纸厂,纸厂造纸总该要芭茅杆,不会不来的!”

就在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完这番话的第二天,纷纷扬扬的大雪就像赶赴一场约会,全来了。我们无法上山,父亲每天都要跑到收购站看三回,而收购站的大门始终没打开。

年终于要来了,零星的炮仗已经在村子响起。提前放炮的多是一些比妹妹还小的男娃娃,他们把长串的鞭炮拆成零星的散炮装进裤袋里,点上一根香棒,遇到一堆牛粪或者一个水塘又放一颗。这样的炮声让人一惊一乍的,然而只有这样的炮声响起,才能给人一种即将过年的味道。女孩子们呢,女孩子在大路上跳橡皮筋: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我是汽车小司机小呀小司机,我为祖国运

输忙……伙伴们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干净的白球鞋,歌声和鞭炮声一起弥漫在村子的上空。

我们没有新衣服,更没有新球鞋,我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芭茅杆还卖不出去,这些我都能明白。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下大雪了收购员一直没来?

我和姐姐又不甘心地跑到收购站看开了没有,却遇到在收购站门前卷着袖筒发呆的父亲。回来的路上,父亲走在前面,我和姐姐一步三回头,好像多望一眼,收购站的大门就会突然打开来。父亲的后脑勺像长了眼睛似的:“傻姑娘,不用望了,收购员不会来了,再过两天就过年了。”父亲说完这句话,我看见他的眼眶变成两丘水田,好像被芭茅杆触了一下,立刻变得水汪汪的了。

我的卜

远离故乡后,在我二十三岁那年结婚了。因为丈夫是南部侗族,他们叫父亲都叫卜,所以我也跟着叫卜。卜,中等个头,在乡镇当过书记,县公安局当过政委,县司法局当过局长。一生都在主要领导岗位工作,人家退休干部在县城或多或少拥有一处可以颐养天年的地方。可我的卜退休后,却把公家分给他的两间住房让给了另一个结婚需要住房的办事员。有人问卜,为什么不留给你儿子住?卜说,好崽不要爷田地,好女不穿嫁时衣,儿女不争气,就是有再多的家产也能败完!

丈夫喜欢跟我讲关于卜的故事给我听,无非是想证明他的卜曾经是有多么辉煌,多么艰难,好让我这个儿媳妇好好孝顺他老人家而已,这些我都明白。

卜在九十年代退休后直接回到乡下,在老屋搞了一个司法援助点。四村八寨的乡邻有什么司法疑难问题都会找他帮忙解答。还

有一些没钱上法庭告状的村民,只要找到他,不但义务帮别人写诉状,还送钱给别人缴纳诉讼费。谁家的孩子上学没钱了,找卜借,卜总是说,以后有就还,没得就算了。平日里,早晚餐也舍不得买肉吃,就在房前屋后种一些蔬菜瓜果当小菜。我经常说他,留工资来干什么,怎么不买肉吃?卜说,现在生活够好了,当年培养这几个崽女读书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吃早餐的,现在我还养成每天吃一个包子的习惯呢。卜的衣服裤子从来不买新的,老穿那几套褪了颜色的公安服。我和丈夫就有点埋怨起卜来,嫌他对自己太吝啬,甚至说他不像一个退休干部,像一个种庄稼的农民。卜说,共产党对我够好了,一个月坐着也领到这几千块搞生活,我不能乱花,钱要用在刀刃上。

后来,卜得了高血压,他在一期老年报上看到一则养生学:一克盐巴吃进胃里,血压就会上升五毫克。于是他选择了一个人单独做饭吃,戒了盐巴,死活不肯跟小叔子一家搭伙吃饭了。我们苦口婆心劝卜要吃点盐巴,盐巴里面含有重要碘元素,人缺碘就会丧失记忆力。可卜认准的道理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改变。开始戒盐巴那一年,卜65岁。好几次,我和丈夫试着把卜接到县城来跟我们一起生活,就悄悄在他的菜里面放了一点盐巴。他吃出盐巴后,对我们大发雷霆,收拾衣服又跑回老家去了,说我们想害他得高血压,想让他早点死掉。单独生活了十几年,卜不再有高血压,可是由于缺乏营养,好几次低血压昏倒在村口的田间地头。

前几年,卜已经完全丧失记忆力。每次我们回家,叫唤卜的时候,他总会说,你是哪里的客哟,真舍得走呀。我们就说出我们的名字,卜说,这名字熟悉老火,就是人对不上号。过不了半小时,卜又会问一遍,你们是哪里来的客人哟?每每听到卜这种问候,我和丈夫的心头就会掠过一阵淡淡的荒凉,暗暗悲伤。

我和丈夫把卜接到了县城，想给老人家调理一下身体，让他慢慢恢复记忆。到了县城，卜整天胡言乱语，甚至还骂人，有时候我走过客厅，他就会说我是小偷，是不是想来偷他的钱，对我大声地咆哮。卜一点也不像那个当过乡镇书记，当过司法局长的卜了。有人说，你们的卜可能是得神经病了，要不然送到精神病院去疗养一段时间。几次我和丈夫开着车想把卜送到康复院去，到了康复院门口，又不忍心了，悄悄地又把卜带回了家。

有一天，下着鹅毛大雪，卜吃过早饭后说要出去走走，我忙于照看小店，就说，你不要走远，去一会就回来。卜嗯嗯答应着，并说，这个县城我呆了几十年，还怕走丢不成？

可是那天天黑了，卜却没有回来。我们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帮忙寻找，还报了警，整个县城都翻遍了，却找不到卜的踪迹。直到第二天，就在我们心如刀割，我一直在暗暗谴责自己的时候，从乡下出发寻找卜的弟媳在半路上找到了卜。弟媳打来电话说，卜拧着一个大口袋，里面全是萝卜和石头，他说是他的降压药，不肯丢掉。两个手腕都浮肿了，脸上还摔脱了一大块皮，正朝老家的方向赶路。

在我们接他到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问他为什么昨天上街不直接回家时，他说，我怎么不回家？我一直沿公路走的，到半路被你们拉回来了嘛。我可怜的卜，原来他在县城已经认不得回家的路，但是他还记得回乡下的方向，就拼命朝老家的方向赶。我无法想象，那一夜我的卜是怎么度过那个寒冷的夜晚的，他的双脚已经浮肿，估计是走了一天一夜的路才会那样吧。

因为我和丈夫都要上班，无法每时每刻跟着卜，等卜身体稍微好了一点，我们不得不把卜重新送回了乡下。卜回到乡下的家后，一天到处乱串，大清早就到左邻右舍的田间地头乱摘别人家的瓜果蔬菜。人家遇见他，问他

为什么要乱摘人家的东西？卜说，这是药，是治疗高血压的一根好药，哪里是瓜果蔬菜哟。左邻右舍就在背地下骂一些很难听的话语，有些还跑来家里骂我们家弟媳。弟媳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也不敢还嘴，只敢躲在家里呜呜地哭泣。那些骂我们卜的人中，有好几个都是得到过卜无偿援助过的人，甚至还有几个在困难的时候借过卜的钱，到现在都还没还上。

上个周末，我和丈夫回乡下的家看望卜。我的卜，头上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了，也全白了，人也瘦了一大圈。半夜的时候，我听到门口有人走路的声音。于是悄悄起床，掀开窗帘对外观望，正好看见卜佝偻着身子，穿着一双布鞋，摇摇晃晃地走在月光下，最后消失在门口的花桥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看见卜的屋檐下多了一大捆白菜。我的卜，他瘦瘦地站在屋檐下，像一颗风烛残年的古枫树，摇摇欲坠。一个过路的妇女说，这个短命噶老，又去哪里偷人家的白菜来噶。

师弟刘燕成

■ 杨桂梅

师弟刘燕成,无疑是杰出的青年作家之一。

《心痕》《遍地草香》《贵山富水》《月照江夏韵》《黔山秀水》,每一本都是那么漂亮、精致、大气唯美。

因为同出师门,都是天柱文学界的泰山北斗高原苍鹰的弟子,我更愿意把师弟燕成当成自己的亲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份感情质朴、真诚,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喜欢师弟,是从喜欢他的文字开始的。

那时,我和已故的黔西南大才子陆似、湖南的冷月葬花魂、黎平的杨文奇是侗人网“侗人文坛”的版主,师弟燕成以“东南燕”的网名经常在上面发帖。

东南燕,燕是师弟的第二颗名字,东南,师弟告诉大家他是黔东南人。单从师弟的网名,就可以看出师弟的性格,看出他对故土的那份深深的眷恋和热爱。或许,也正是他这份难舍的故乡之恋,用心灵和执着触摸乡村的情怀,铸就了他这位优秀的乡土散文大师吧?!

师弟的思维活跃,文字灵动干净。读他的文章,仿佛就是和他进行一次心灵上的对话和交流。所以,师弟的每一个帖子,每一篇文章,我都会认真地读,并且给他点

评,回复。

和师弟的交集,就是从侗人网上开始的。

记得师弟发的那首诗《六月的那场雪》,曾深深地感动了我。

“是谁在六月/看到那场雪/白茫茫一片,在心空里飞舞/那场雪和那个六月/我的爱情冻藏在遥远的黔北/不可触摸的红豆/挣扎在六月的边缘/思念是那样苍白/六月的雪/把一个人的心事染白。”

说实话,正是这首浪漫、唯美、感伤的小诗,让我对师弟的文字拥有了一份无法言语的亲切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是一个追求浪漫、唯美的女子,喜欢把自己的思绪和情感,用文字来表达和宣泄。而师弟干净、唯美灵动的文字,似乎很符合我阅读的品味和写作的风格。

通过网上的交流,我不但知道了燕成是我的老乡,而且和我同出师门,都是高原苍鹰的得意门生。因此,读他的文章,关注他的写作和成长,成了我生活中一件最开心的事。

2009年,师弟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心痕》。

认真拜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我大受感动,特意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在泥泞中跋涉,在寒夜里收获——读巴佬散文集〈心痕〉有感》,发在2009年第4期《杉乡文学》上(巴佬是师弟的笔名)。

时隔4年,2013年,师弟再一次用《遍地草香》《贵山富水》《月照江夏韵》三本优美的文集,证明了自己的勤奋和实力。

说实话,相对于《心痕》而言,《遍地草香》《贵山富水》和《月照江夏韵》在思维表达和写作技巧上更为成熟,文字也更加老辣到位,情感也更显丰满真挚。其中,《遍地草香》这本集子,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一粒麦子》《娘的三种称呼》《老井·梨花》《遍地草香》《悲凉的乡土》《亲人书》《湿地·芭

蕉·祖父》等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清新的文字,真挚的情感,总让我深深地感动,久久地沉思。

对于故乡,师弟似乎有着一种莫名的情结。因此,他的文章中,大多都是对故乡的眷恋,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描写和感怀、追忆。在那些散发着淡淡泥土芬芳的文章中,我似乎看到了师弟的人生。这个优秀的青年,凭借自己的执着、才华和勤奋,从大山走向了城市。在浮躁、喧嚣的大都市里,师弟没有迷失自己,他的骨子里,永远流淌的,是故乡的血液。

就像作家阎延文说的那样,师弟一直用散文这种艺术形式,对故乡进行了一次真挚的文字朝圣。在他的笔下,乡土并未流逝,而是鲜活得历历在目。走进师弟的文字世界里,我们仿佛体验到了在都市喧嚣躁动中的一次难能可贵的心灵释放,体验到了一次灵魂的舞蹈与沉醉。

师弟的散文《一粒麦子》,曾入编10多个省市中高考模拟试卷。散文《梨娘》,入编教辅材料《初中语文—诗意行走》。他的系列散文《黔山秀水——一个苗族作家的贵州山水之旅》入选2017年度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的作品,曾在无数的大奖中斩获桂冠。

正如师弟大学老师卢涵宇说的那样,师弟是一个拥有着坚实生活质地的青年作家,一个热爱生活的歌者。他待生活认真,待师友真诚,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同时,他逐渐学会了用博大的胸怀拥抱这世间的万事万物。

这,就是我的师弟——刘燕成:一个像彩蝶一样,在阳光下飞舞的、用质朴的文字、歌舞着自己的生命和青春的精灵。

山村野菌

■杨蕾

距香炉山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只有十几户的小村庄——桐木。长期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会产生一种近乎遁世的举动,以此为家,守望一片茂盛森林和香炉山,直到终老。

桐木是根据苗名音译而来,据说这个小村庄曾经桐木成林,绿意葱郁,是无人居住的世外桃源。后来有人无意进入此地并繁衍生息,才有了后来桐木人居的小村。绿色,木屋,黑瓦,是小村庄的特别标识,也是香炉山的特别标识。从我忆事起,小村庄没有一棵桐木,却松林连绵,依托香炉山,成为苗岭大家庭之一。

特别是天然野山菌,成为香炉山一道远近驰名的菜系。

小山村天然的氧吧,原生态的蔬菜,是凯里绿色菜篮子首选,特别是野生菌,满山满岭长得任性,是凯里野生菌主要出产地之一。

桐木的野山菌,大多长在向阳的阔叶树木底下。几场突如其来的雨,山上便会长出许多的野山菌、野蘑菇,白的黄的红的,如精灵般神秘诱人。小时候,妈妈会选择在雨后一周带我进山里摘野山菌。

那年代,仿佛近在昨日,野生菌还不是城里人的“宠食”,城里人喜爱大鱼大肉,追求新鲜食物,对野山菌这土生土长的东西往往嗤之以鼻,认为野山菌是属于山里人的桌上菜。

妈妈会把摘下来的野山菌洗净,没有肉,就在汤里放一勺子的猪油,加青椒西红柿。西红柿最好是山里自然生长体积小的野生西红柿,因其味鲜,且原生态,是山里人做菜必选之一。把西红柿揉碎慢慢熬,沸腾的水和菌慢慢入味,锅中的汤汁变成西红柿的鲜色,再在汤里放上韭菜或者野葱,加蒜。蒜一定是整个的放,如果蒜变色,野山菌不可食用,有毒;如蒜不变色,野山菌则无毒可食用,放适量的盐,待锅中水翻滚散发醇美的芬芳就可起锅食用。

野山菌种类繁多,桐木山林中的菌类就达十几种,但山里人家一般喜爱采圆头野生菇、滑滑菌、丛毛菌。各种菌类味道不同,做法也不同,但是菌肉细腻丝滑,具有浓郁的肌肉香味,却没有肉类的腥气,除了油盐葱花之外,多加任何调味料对它来说都是亵渎。

我的兄弟姐妹多,各种花费和生活费就透支

掉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吃穿成父母的大难题，更别说零食了。靠山吃山，除了山药山果，野山菌是不需要刻意寻找的，它满山满岭的长，在当时很普通。妈妈从采蘑菇到做成各种不同蘑菇菜，只需屋前屋后走一圈就可让全家人饱腹一餐。妈妈的做法很简单，炖汤或清炒，都让人垂涎三尺欲罢不能，我们吃着开心，妈妈做得也开心。在妈妈变着花样用心撑起家里一片天的日子中，野山菌是穿越我整个童年的味道，馨香而温暖。

关于桐木乃至香炉山的野山菌，我特意查过很多资料，发现它是在蕨菜萌芽破土前后开始生长，周期极短，采三次到四次就过季了，八九月份雨后又开始疯长，也是周期极短，三四天就完成了从生长到结束的使命。野山菌极其脆弱，采摘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稍不注意伞盖就会破掉，清洗的时候也必须动作轻柔，从来没见过比它更娇气的菌子了。正是因为这份神秘和独特，使得它的味道也别具一格，没有任何一种菌类或者其他的食物能与之媲美。

野山菌只能在当季采食，过时不候。也无法制成干菌，因其脆弱嫩滑的特性，一朵完整的蕨菜菌，晒干之后只会剩下一点点靠近根部的柄，巨大的伞盖完全缩水消失。

妈妈曾经试着将野山菌晒干藏好，待需煮食将其泡水膨胀，再放进锅中与肉一起炖，味道已远远不如新鲜时的味道，甚至无味。

野山菌目前无法进行人工培植，技术和控温是一大难题，有专门研究野山菌的机构，多次培植和研究终宣告失败，这是目前为止科技培植的一大缺憾。

我是特别钟爱这种野山菌，但随着现代人“返璞归真”对带着“野生”这类食物的疯狂热爱，野山菌成为城里人饭桌上有市无货高价难求的食物。

香炉山附近山林因多种原因影响，附近的野山菌从最初的多如牛毛到凤毛麟角，甚至一些山林失去生长野山菌的温床而面临灭绝。对于食惯

野山菌的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想吃野山菌，得在很早去菜市场等待山里人千辛万苦采摘得来的野山菌，很多时候，还得靠运气才能买到。

桐木离凯里近，到野山菌生长季节，桐木山里来了很多城内采野山菌的队伍，穿梭于山与岭之间，村里人想要采摘野山菌得翻山越岭到更远的山里去采。野山菌渐渐少了，村子里专业采野山菌的阿图嫂子无野山菌可采，转行做了绣娘。爸爸妈妈也已去世，当了山里的守护神。村里很多如我般的人，受不住城市便捷的诱惑移民了城里。

再听到桐木的消息，是凯城决定从桐木的青山绿水间修建高速公路直达省城。

行走在葱郁的青山间，我有时会想这片松林苍翠、晨雾缭绕且鸟鸣清脆的小村庄将要消失在现代文明中，那份如野山菌青葱气味的山林被急速车辆呼啸气体取而代之时，便潸然泪下。

我们这些从乡野移居到城市的人，回不去的乡愁深深埋进心底，在任何可见和不可知的角落，温暖地疼痛着。

深重的乡土家国情怀

——解读石玉锡小说的“国民性”

■罗义群

2010年以来石玉锡出版了《竹影》《高坡佬》《逃汉》《半边人》等四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两个中短篇小说集《金桂》和《仙琴》。他的小说写的全是他的家乡——一个叫高坝的地方的故事。这些故事既独立成篇,又前后相互衔接和呼应,既可以看作是作家对家乡高坝侗乡叙事的片段和散章,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村寨文学叙事的宏伟长卷。

从描写农民的精神创伤的犀利叙述看,石玉锡小说颇有几分“鲁迅风格”;其秉持良知从常识出发,深刻揭露“三农”问题,刻画了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又有几分像赵树理。然而石玉锡的独特性是拥有一个极为深沉的精神层面: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家族宗法伦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封建残余被扫除的传统习俗,长期潜隐在乡风民俗中的忠孝仁义“旧观念”,崇拜自然,不悖天理,注重亲情的生命哲学,在石玉锡小说中往往被视为善与美的呈现,这就使得乡土叙述呈现出一种既独立于五四启蒙,又与“破旧立新”相对立的革命伦理的倾向。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高坝农民的“保守”“狭隘”,未必就是“高坡佬”秉性,未必就是“国民劣根性”。

“国民性”是指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总和。是自

然、社会、历史三维现实和民族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因此,各民族的“国民性”是有差异的。石玉锡小说所透视出的侗族“国民性”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古老朴素的天人之道和生命原乡

石玉锡小说“国民性”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央王朝对黔东南苗族实行羁縻制度,实行“民不入峒,蛮不出境”的规定。羁縻的要义就是将少数民族圈在其祖居地,不能随意迁徙,外界汉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因此,侗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依靠村落社会的权威组织,凭款约管理社区。因而侗族的“国民性”具有原生性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重视人伦亲情。费孝通在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时说,由于这个结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本形态的人情网络,“攀关系、讲交情”便是人际交往的特点。高坝村以血亲族群为纽带,宗族人愈多愈有话语权,势单力薄者奈何不得。要改变现状只有靠联姻,向大宗族靠拢,以获得立足之地。像“赵家根基浅,浅到在村上还没有坟墓。”但他家有三个闺女如花似玉,可以以姻亲关系找到安身立命的关系网。在血亲家族内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离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相处言而有信等。

血脉亲情至为重要。显恩15岁就到地主

家当长工，四弟显贵送到地主家私塾念书，学费由显恩的劳累支付。显贵知恩图报，把大哥的满崽当自己的崽来教，使他后来成为大学老师；二哥早死，显贵把二哥的崽玉常培养成小学教师。高坝村，血脉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第二，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因为生产力低下，原始人在大自然面前感到渺小无力，从而把日、月、水、火、风等自然现象视为灵异，顶礼膜拜，求其消灾降福。自然崇拜在高坝人的生活中表现为万物有灵与祖先崇拜。

村上人把他们的生老病死、福祸吉凶、长寿短命、夫妻聚散、子女良肖，一切人情世故，一切与他们活在世间的全部事理，都与相应的鬼神关联着，并认为生活中的样样关煞法师都能化改。

高庙是村上最大的土地庙。寨上凡有人病痛、家事不顺，都会提了供品及香纸去祭拜，祈求保佑。村子边有一片林子，叫虎林，身体单薄的明虹，要到山林去祭拜山林和土地公，再立一块碑安放在虎林山下，求土地神灵帮孩子系牢性命。寡妇馁莲屋里凡有异响，她都认为是老伴江照来要吃的，都要为他烧几把纸钱，嘱咐他在阴间买用的买吃的。

第三，遵守款约。侗族历史上曾建立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村与村、寨与寨之间的地方联盟——“款组织”，不同层次的“款组织”都订立有自己范围内行用的“款约法”，“款”本身就有“盟誓”和“条约”之意。“盟誓”指的是结盟和发誓，这是一种具有习惯法性质的法律约束形式。高坝人把款约称为古礼，大家务必自觉遵守。

在高坝社会，生命的花朵一到春天就绽放，因为有“款约”的规范，爱情的洪水才不至于任意泛滥。

《金桂》中生林与金桂是一对恋人，男才女貌十分般配。坤才是民兵连长，带民兵去学校

搜查，亲自从生林老师的房间里，搜出一本红宝书，宝书的扉页上的领袖像被打了一个巨大的叉。生林为此坐了十年牢。期间坤才夺走了生林的相好金桂。以卑劣的政治手段夺人所爱的丑恶行径，高坝人人人都心知肚明，包括坤才的父亲。十年后生林从监狱放回来，扮着蒙面人，一棒将坤才毙命。这个蒙面人是谁，高坝人，包括坤才的父亲都是清楚的，只是这一层纸没有戳破而已。不是高坝人没有法制意识，高坝人按照传统的款约，坤才负于生林在前，被报复在后，算是扯平了。生林与金桂又相爱在一起，并有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只有金桂才知道是谁的。但在高坝人看来，他只能是坤才的遗腹子。这个男婴的出现给金桂的外婆家、爷爷奶奶家带来了吉祥，也给金桂带来了希望。生林考上师范前途一片光明，但他没有忘记金桂和他的四个孩子。但按照“款约”，金桂不可能再嫁给生林，金桂在龙家属于祖母辈，“祖母”岂能下嫁给“孙子”？再说，金桂有儿女，不能再嫁，只能做“半边人”，否则会闹出人命来的。《金桂》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构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链是“款约”，离开了“款约”，它什么都不是。

第四，修阴积德。高坝人具有普遍的良好道德意识，即行善积德。江宗知道轮回因果，善恶推陈，祸福相依。自己断了香火，认为是前辈子造的罪，这辈子必须行善积德，把裁缝手艺传给残疾人荣祥。他崇尚“播下一粒善，广收万担福。”石天阳的老婆秀莲滚下山坡，肚里的胎婴丢了命，往后再也怀不上。在天阳看来，这是他前辈子修阴功还未修到头，于是他“修阴积德”，自觉无偿地修了三十年的路。

高坝人生活中不管欠缺什么，都用一个东西弥补，那就是修阴积德，也就是积善，凡事讲良心，方便众人，不求回报，自求心安。

第五，重情重义。亲情、乡情、爱情，像一汪汪清泉，滋润着一代又一代高坝人。矮小的召

社,女人跑了以后,既当爹又当娘,靠编竹来养活自己和女儿。村上人差不多都有召社编的竹器,对寨邻他的竹器几乎是卖一半,送一半。高坝人虽然穷,但看重的不是钱而是情义。

《老杨梅树》中的春桂,半残,村上没有姑娘看得上他,邻村的菊芝瘸了一条腿喜欢他。他俩常在老杨梅树下约会,六月十三日本来是菊芝的生日,他们约好这一天相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菊芝在赴约途中摔死。春桂有情有义,每到六月十三日都要到老杨梅树下坐半天,并将精心编织的竹席在菊芝遇难地烧化祭奠。《棉地》的庆吉和宜兰曾经相爱过,那块棉花地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虽然他俩的爱情树未结果,且庆吉一直独身。晚年庆吉在棉花地搭棚种树,死后以林抵工葬在棉地边,用他的灵魂永远守护棉地,永远守护那份纯真的爱情。

第六,固守本分。高坝人固守本分,历来顺受,生活卑微。一生生活勤俭劳苦,“开春栽树,入夏薅秧,秋里收谷,冬天烧炭,不愿歇息,直到老死”。们很容易满足:只要有儿女,肚子能填饱,就是一个幸福的人。高坝人忠于家庭,有责任感和担当。媿奴残疾,“一个人养育一屋崽女”,在粮食困难时期,媿奴把崽屙出来的包谷洗了吃,让包谷化成奶水转喂给自己的崽。高坝人一颗心珍贵无比,这颗心本分,不做非分只想,不求非分之财,这固然有些保守,可叙述者对其“高坡佬”死脑筋的善意讽刺,也都包含了对其实诚、守信、率真品行的肯定。

二、国民性的变化与提升

解放后,主流文化对侗族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对侗族“国民性”的变化与提升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第一,留念毛泽东时代,面对市场经济忧心忡忡。高坝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时代变迁,小说中均有所反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写得较多的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迁。高坝青年一家比着一家奔赴沿海寻找发财梦想。高坝农

耕文明的静好岁月被打碎了,特别是老一辈的“高坡佬”对世事变化很不理解:高坝女人“古来走路不敢大步,说话不敢大声,如今变得嘻嘻哈哈,拍胸脯摇屁股,扬腋窝叉大腿,考老们笑道:‘世道要乱了,破货们都疯了’”。解放初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村村办学校,孩子们就近上学;如今村村撤并学校,孩子们念书愈来愈远。高坝人留念毛泽东时代,对市场经济不可理解。

第二,识大体顾大局的家国情怀。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高坝人还生活在原生的“国民性”记忆里,还保有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现代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彰显了“高坡老”不合时宜的家国情怀。丙生爷85岁还砍柴,他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每有打仗的电影在村上放映,他的妻子总要难过好几天,这时丙生爷总要用家国情怀来宽慰。国家高于一切,为了国家什么都要隐忍,什么都能隐忍,什么都能奉献。国家修路要占显恩的木棚,他的几个儿子都说要敲国家一笔,但显恩不这么想。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死的人堆积如山,谁是为了钱?都是为了国家。因此,他头一个答应征拆。欧德勇是烈属,后来烈士待遇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村上人个个为他家鸣不平,但欧德勇大学毕业,依然选择从军,在世人眼里他们真是“傻卵高坡佬”。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高坝人的就业观悄然发生变化,或者读书找一份工作,或者学门手艺挣钱。于是高坝也走出了一批有作为的年轻人。比如玉山在大学当教师,欧德勇当了军官;彭明鉴做生意发了财。他们发的发财,当的当官,但不忘高坝,不忘乡亲,在古风犹存的乡村,高坝人之所以敬仰自己的子弟,是因为他们学业好、有本事、懂礼仪,是飘扬在高坝人心海上的一面道德旗帜。

第四,集资修建高坡亭。高坡亭是正气亭,用正气压邪气。“使年长的得宽心,年轻的有榜

样”。通过高坡亭传承和彰显深重的乡土家国情怀和高坡佬精神。这些“高坡佬”性情天真、生活朴素、观念保守、为人善良。老一辈的“高坡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营着传统的农业，因循守旧，安分守己，看不出有什么远大理想，但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却往往能彰显民族大义。新一代的“高坡佬”虽然走下高坡，走进城市，但身体里流淌着的依然是“高坡佬”的血。他们能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弄潮，他们坚守侗族传统文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求非分之财。高坝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见钱眼开，做出不干净的事来，作者所推崇的正是朴素率真的“仁”和“义”。

小说也写到了幽暗的人性。比如《金桂》里的坤才，打着“备战练兵”的幌子，训练女民兵，干出男盗女娼的勾当。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人物。在小说中则往往是一笔带过，并不着意渲染。只是如实写出这类基层官员的猥琐与疯狂。小说更多细节所涉及的，仍然是侗家人善良的人和事。显贵是个有个性的侗族汉子，他是高坝少有的有文化的农民。他快言快语，对各村小学的撤并很不以为然；对于老婆的唠叨，他义愤填膺，骂人刮毒：“你这个扁屎也要吹灰的麻皮”。话虽然说得粗鲁，但性格可爱，人物个性鲜活。

三、“高坡佬”性格彰显了与国民性批判相左的立场

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杜国景教授对石玉锡小说有如下评价：“石玉锡小说并不展示现代化进程与农耕传统的碰撞，也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或乡村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年轻一代从乡村逃离，乡村文化的凋敝，乡村的空巢、留守等等，这些题材是当代比较主流的乡村叙事，而石玉锡的文学想象，却始终驰骋于乡村乌托邦，所有作品都是对诗意侗乡的执著寻找与挽留，这个特点，在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而其文脉，却是从沈从文、废

名、汪曾祺、林斤澜那里一路流淌下来的。”

石玉锡小说涉及到人性的方方面面，且十分敏感，比如“包办婚姻”“寡妇再嫁”等，这些故事似乎成为五四文学“国民性批判”谱系的当代个案。其实不是。

《竹影》写皮所村的彭祖代与欧氏翠柳只有杏花和杏枝两个女儿，狡猾的弟弟与弟媳儿子多，于是就想把三儿子过继给哥哥，以便谋得哥哥的那份家产。哥嫂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的办法是从大舅家为二女儿杏枝招一个上门郎，以守住这份家业。未曾料到刘杏枝心里早已有了意中人。这样“老无所依”与“婚姻自由”形成了一对矛盾，而且十分尖锐。

“老无所依”的影子无时不影响着读者的思绪：西秋奶无儿无女，最后死在床上几天，无人知晓；图书馆馆长娶唐三妹为妻，也遇到“老无所依”的危机；玉文到乡下写生借宿在一位侗族老汉家，老汉与孙女相依为命，但无情的山火烧死了孙女玉兰，风烛残年的老汉将来养老靠谁？侗家人的家庭、婚姻、恋爱都离不开传统文化中的“礼”，因为侗家人最讲孝道，最强调做人要有情有义。看来小说强调的正是侗族质朴善良的个性，并非是令人生厌的“国民性”。

《半边人》揭示了高坝女人的残缺人生。“半边人”是当地老百姓对寡妇的称呼。《半边人》写了三个寡妇。寨下老太98岁，20岁守寡，按侗族“古礼”未改嫁。王银妹60岁，40岁守寡，当时的习俗可以改嫁，但子女多，难以割舍，自己选择不改嫁。吴青女，20余岁，丈夫死后，公开表示不做半边人，要改嫁。

在侗族社会，寡妇是弱势群体，寡妇的女儿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如果父死娘嫁人，嗷嗷待哺的孩子怎么办？于是侗族习惯法规定，有儿女的半边人不能改嫁。寨下老太是一个标准的“半边人”，一辈子不曾改嫁。她命运悲苦，靠一人之力养大了一对儿女，女儿外

嫁,儿子娶妻生子,但儿子媳妇先她而去,孙辈全是姑娘,都外嫁了。她辛苦一生,最后孑然一人。她恪守“半边人”的道德规范,赢得了全村人敬重,但她悲催的命运,令全村人哀怜,并掬一捧同情之泪。她恪守传统道德,但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吴青女公开表示不做“半边人”,因为她生活的时代不一样,她经济独立,能打工挣钱养活儿子。她表示儿子长大后交给婆家。吴青女的人生选择既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也符合侗族社会的习惯法,为世人所称道。

由此可知,寨下老太的悲剧不是五四“国民性批判”的逻辑使然,而是千百年侗族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制度作用的结果,但作者鞭挞的不是这个“思想制度”,而是让人感受到浓厚的乡情、亲情和爱情。石玉锡的小说,很少在价值论上体现进步论,都在追求实质意义上与传统侗族文化的契合。

石玉锡小说所塑造的高坡佬形象的性格,与时下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当今社会人们削尖了脑袋也要与官员拉关系,以期得到帮助,但丙生爷耻于这样做。他人穷,地位低,命运落差大,从心理学角度看,不过是人类面对无法逃避的羞辱而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其心理动机,恰是尊严。石玉锡用白描手法描写丙生爷“倔头倔脑”,但“批判”的色彩,远逊于替底层的农民鸣不平。《高坡佬》中,国家修路要征拆显恩的木棚,国家这块唐僧肉谁不想吃一口?但显恩拒绝这样做。这些可爱的“高坡佬”固守着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忠厚本分。不做非分之想,不求非分之财。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固然有些保守,叙述者对其“死脑筋”的恭维却也包含着诚实、守信、率真品性的肯定。石玉锡始终坚守侗族传统文化,追寻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坚守古老的安贫乐道,以致形成一个与“国民性批判”话语明显对立的价值体系。石玉锡的文化价值是人道的、乡土的,而非功

利的和现代性的。

石天阳修路的故事,如果从五四“国民性批判”的逻辑来判定价值,那是多么的“愚昧”,这种迷信简直就是妖魔“吃人”。但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逻辑,原生宗教对人的心灵控制和戕害,但对于侗家人是一种精神安慰,“人需要精神的慰藉,要求调剂情绪,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期盼,满足心理的需求,特别是面对生活的逆境与困难,人们都需要得到精神的抚慰。而原生宗教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长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因此,侗族传统文化不仅不“吃人”,相反还是人们心灵的抚慰剂。

综上所述,石玉锡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高坡佬”形象,彰显了侗家人深重的乡土家国情怀。乡土文化所保留的民族伦理和生活习俗,民间道德所蕴含的某种价值观念,在一些时候,不但不是应该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相反蕴含了超功利的自然天道与人间温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进行体认而非批判,贯穿了石玉锡小说创作的始终,石玉锡小说永远萦系于怀的就是念兹在兹的生命原乡和渐行渐远的精神家国。